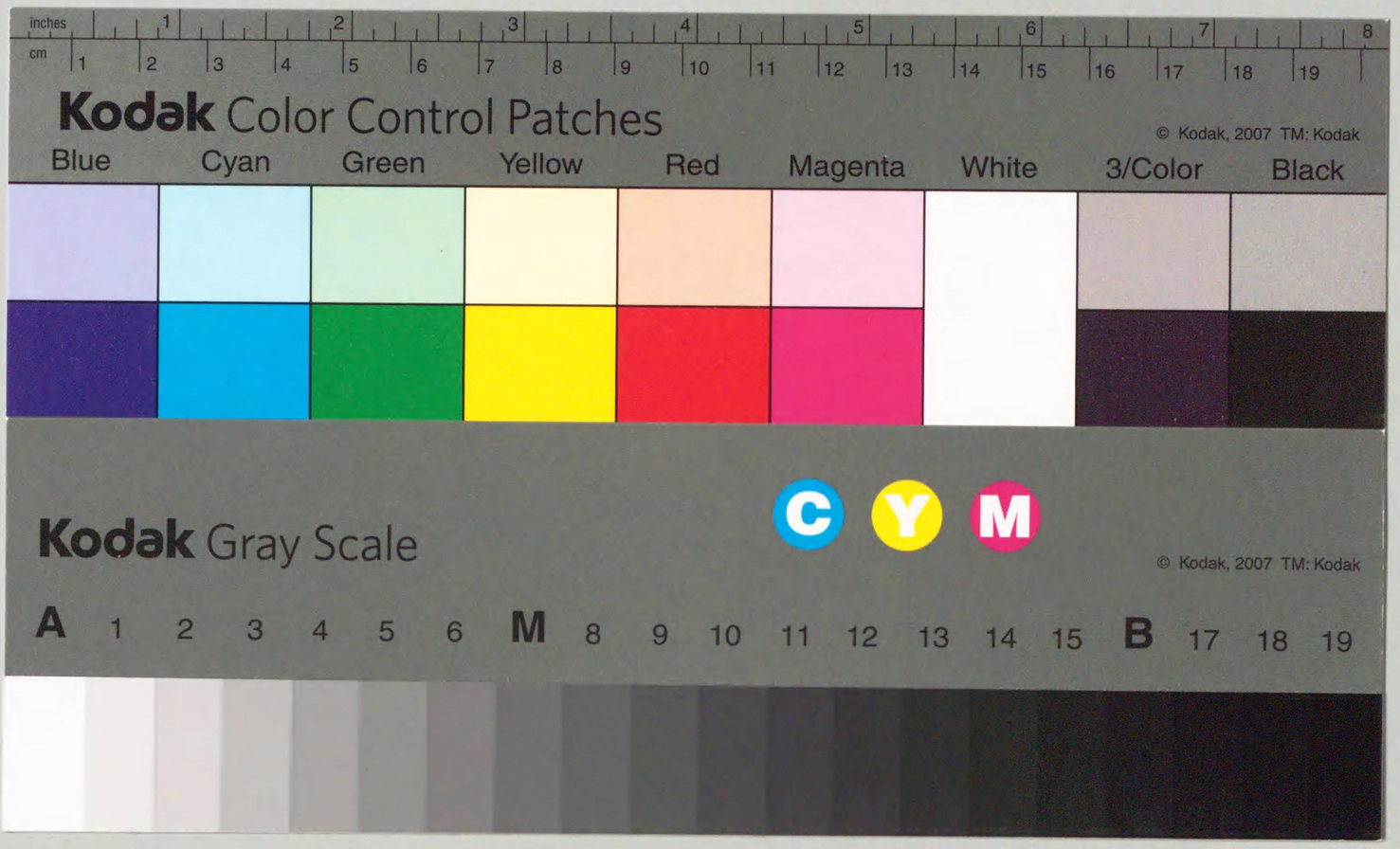

082.91
Ty992
00014653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二十輯

星湖僿說類選 下

朝鮮古書刊行會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二十輯

星湖僿說類選 下

朝鮮古書刊行會

星湖僿說下輯目錄

卷六上
經史篇一
經書門一 總論 易 詩
卷六下
經史篇二
經書門二 書 儀禮 周禮 禮記 春秋 左傳
卷七上
經史篇三
經書門三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小學 家禮 儒家 諸書 諸子 雜書
卷七下
經史篇四

082.91
Ty992

14653

論史門一 總論 歷代一 綱目 馬史 雜史小說 自上古至秦楚
卷八上
經史篇五
論史門二 歷代二 漢至唐 自
卷八下
經史篇六
論史門三 歷代三 附夷狄 自宋至隋
卷九上
經史篇七
論史門四 東事記 事上
卷九下
經史篇八

論史門五 東事記 事下 法制 風俗 事大 人物
卷十上
經史篇九
聖賢門 聖賢 從祀 諸儒
卷十中
萬物篇
禽獸門
卷十下
詩文篇
論文門
論詩門 總論 韓詩 陶詩 東坡詩 唐詩 朱子詩 李白詩 東詩 杜詩

已上

星湖僿說下輯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六上

經史篇一

經書門一 總論 易 詩

古經極鍊　余衰老之後。每閱古今書籍。東人之書必不及中土人。後世之書必不及前古人。無論其言議虛實。其文章風骨。若風頹水下。其勢有不可挽也。余平生好觀書。彌老彌覺有味。不知更歷五年十年之久。所見得如何也。夫子聖智也。亦有假年之歎。推類而思之。須假百千年而後方庶幾窺其門墻也。天地之生久矣。堯舜以上。人文大備。其言語極鍛窮鍊。不遺餘力。其或不能曉解者。卽習俗名物之異指。非鑪錘輕重之不工也。人或疑上古淳朴質勝者。井蛙之談天也。

○錯寫誤書　古書之錯寫誤讀多矣。如三已亥豕杖杕銀根之類何可悉數。然此有原本可以校勘。故斷斷謂非。又如古經遺文。或有雜出傳記。比并得眞者亦不少。安知外此。不有無限謬誤。無所考而止者乎。如韓退之以浴沂之浴作沿。何敢死之死作先。眞覺有理。只因無證而不取。可歎。

○敬叔景伯　周末典籍散失。文獻無徵。惟魯藏守舊章。故曰周禮在魯。聖人亦嘗有捨魯何適之歎。外此天下幾乎貿貿然昏閉矣。春秋哀公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敬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周人乃司姬周之書者。然則文武周公以來掌故禮樂之典。幾乎灰燼。而賴二子得免也。三代損益。至周大成。衰微之極。蕩殘無跡。獨存於東魯一邦。至是又幾於燒之天火。此殆否運之極。而似若有天意在也。幸賴二子出於聖人門而仕於朝。能辨此於造次顚沛之間。爲衛道之第一功。今之斷爛殘經。莫非餘力。後世冠儒冠說禮談經者。對卷宜輒思南宮子服之力量也。

○註疏有誤　世之目以儒術者有兩歧。讀書談道。謂之理學。考據于冠婚喪祭之儀者。謂之禮學。二者各有所主不相通。夫禮者。天理之節文。理與禮豈容二道。理者搜覓於玄妙之中。剖析於毫芒之間。而又擧世之所不曾留心者。其是與非。蓋無人覈知。故惟敬齋箴首二段爲節度。此表之動靜也。表既理會。裡亦可以交正。而戰兢洞屬。亦從此爲之基也。其以外飾誚世者。卽傷敎之言也。彼務外而忽內者。自是其人之罪。亦何有外嵇阮而內程朱者耶。禮者。尋常日用所不可闕。法敎既立。違者取駭。故雖博徒倡流。至其昏喪之變節。亦肯詢訪於知識。彌縫于耳目。惟懼宰責之或至。古聖人御世規模。於是爲大矣。然古今沿革。諸儒黑白。絲棼麻亂。互爭迭售。非明眼細心。實未易辨得出也。或者曰禮時爲大咸出人情。不必膠柱於往古。然人心如面。萬億不同。知愚賢不肖各自徑情。則天下其有不亂乎。或又曰家禮既著。已成三尺。古禮雖存。不害都忘。此未曾經歷者也。家禮亦依古而通變者也。依古則本立。通變則勉俗。故所以爲至。自家禮至于今又已五百年。風俗易移。有不可以不變者。若全昧其本。則將何據以通其末耶。況其錯節愈繁。每出於家禮之外。若不準於古則將於何取則哉。余以是慨于今之行禮者矣。然古禮之所信從。不外於註疏。而註疏或誤。有不可以不辨者。略擧數段。庶子之子承重於妾祖母也。君父並喪。不服父服也。繼禰之宗。不斬於長子也。此三者不覈於本源。亦無奈於末流聚訟其有既乎。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孔疏謂或庶子爲父他妾之後。或庶孫爲祖妾之後。皆如其母服三年也。故喪服圖式。宋薛紳父歿而養于祖母。及祖母亡而疑其服。議者引小記云。他人爲後尙三年。況父之所生母耶。此已成定論。然通典分明云。庶無傳祭不三年。此盛水不漏之說也。孫於祖朞。故朞於祖母。子於父三年。故三年於母。何獨庶孫朞於祖。而三年於祖母耶。祖服止於期。而加至三年者爲傳重也。禮。妾母不世祭。所傳者何重耶。小記之言。非此之謂也。本謂爲庶母後則如其母服三年。爲祖庶母後則如其祖母服朞也。其祖母尙朞。況祖慈母耶。其義玲瓏無礙。而但緣孔氏之一錯。轉爲圖式之謬。從通典者主朞而忘圖式。從圖式者主三年而忘通典。兩皆有執。不能相

屈。此孔穎達之過也。曾子問云。君喪服於身則不敢私服。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註疏皆云有君服則不敢服父母之喪。而待其喪畢。然後方行大小二祥之祭也。推一而極之。又謂父喪在後。不敢成服而待君喪之畢也。玆豈然哉。按禮。君與父喪並則殷事赴葬。互相輕重。無專公而棄私之義。若如疏說。或君喪連仍至於五年十年之久。則亦將奈何。此必無之理也。古者自始死之後成絰成衰。皆稱成服。葬而變衰期而除絰。皆稱除喪。凡喪既葬除成服之衰而受以成布。除麻絰而受葛。既練則除喪者先重者。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絰。所謂變除也。故成服始於戴絰。除喪始於受葛。國君之未葬不可祭。故必待卒哭除喪。而後方舉私喪之殷祭。所謂過時不祭。卽七月五月之時。時者非歲也。此豈難曉之禮。而漢唐諸儒云爾何也。今人拘拘於此。未能透看。故不能一遵乎古。亦不能脫略於俗。半陰半陽。不成頭緒。甚可笑也。喪服傳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也。記云不繼祖與禰也。鄭玄賈公彥皆云繼禰之宗。不爲長子三年也。凡爲子服止於期而加之三年者。爲傳重也。身爲父後。將所傳重於子而與他子等可乎。夫父之支子稱庶子可也。至支子之長子。於祖則固庶孫也。於父則嫡子也。何以謂庶子。若果如鄭賈之說。則當云庶孫。不爲長子斬。不當云庶子也。何以謂不繼祖與禰。凡繼祖繼禰則皆爲長子斬而否則不服也。蓋祖者舉重而言也。大夫三廟及祖。下士祖禰共廟。皆以祖爲言。喪禮朝祖。其實先祖後禰則繼禰之宗。宜朝于禰矣。今人或拘於朝祖之文。繼禰而不朝。其不通如此。此何以異例。余故據庶子之文。引朝祖之義。質之博禮。以三年爲斷。未爲無所考也。各有備論。玆不該錄。

○不知爲不知　聖賢遺書終不可以悉曉。故朱子之釋。亦或不免有未詳難曉。此不知爲不知也。試舉一二。如孟子建正則謂理會不得便擔却也。然此豈可不得而便止乎。恐必有其義在也。至畫井謂必無此理。是孟子拗處也。畫井何等大規模而寧有不曾親見而塗聽浪說之理。若然。何以爲孟子乎。詳在孟子疾書。余平生有不能無疑處。朱子於易著卦變之例。至渙之彖柔得位乎外者說不通。猶以六三當之。不顧三之非外而得位也。此猶彌縫而至損益自上下下之類。分明是屬著兩畫至此置而不舉何也。於書干支之類。凡越幾日者。必並數起止之日。至於武成自丁未至庚戌。分明是四日而云三日。則不合於前後文勢。朱子又不舉何也。於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却以六十調之說爲解。然大簇姑洗。同一林鍾調。此分明不合而又不舉何也。此非經有闕文誤字。則朱子之凡例有不然者也。朱子不言。故後儒掩而不講。可異。註解古經豈不難乎。六經之中。惟書最古。語言有別。況隸字古文。雖欲考定恐非眞的。隸字中通用亦多。其字相類而誤傳者何可辨識。今孟子中所引若干句分明與本書不同。可知其必有一誤也。其大義不異者不妨參看。而所指過別處。非後人之所能去取也。其他朱子所釋易詩及四書。其理義深密不

容後人之妄議或所引舊說又不免時有錯誤人未有指陳發明何也朱子姑舉一二易繫辭本義引韓子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據韓本文作合虛只見古今循用不覺推此類說餘可知矣其無考證處安保其一一無解者而疑乎

○高麗古經　語類韓無咎云神宗時高麗進先秦古書及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卽欲頒行王介甫恐壞他新經奏止之本亦不傳朱子以爲未必有此然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以言之道也朱子於此却云此說近是今集註採而錄之以此觀之高麗眞本未必有其書也今不可得見可勝歎哉徐福行時書本刀歌逸有書百篇今尙存之語此恐傳聞之誤也我國與日本壤地相近其國所行之書未焚書往往得之至近時極欲誇張詞藻而猶不見古經之存焉若或有之彼必不待求而衒售者久矣其令嚴不傳之者尤極可笑是甚謀計而若此之綱繆乎

○古經押韻　朱子謂上堂時聲必揚衣無撥足無蹶之類皆古人歌詠之辭其見於經往往有麗其文辭留心押韻者如易豐上六傳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不因韻語何必衍出天際翔一句乎又如禹貢彭蠡旣瀦陽鳥攸居陽鳥一句其不可少而云爾耶仲虺之誥佑賢輔德一節泰誓我

武維揚一節分明爲歌詠舞蹈之意洪範無偏無黨一節亦然諷誦思繹尙令人興動此古人作文之義也又如周公小象乾之在田乾乾在淵在天坤之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此豈偶爾而然者至漸之六爻節節雙韻讀書所當致思

○世治汚隆　尹幼章云書者始皆臣戒君末皆君誥臣詩者始皆下頌上末皆臣相贊其世治汚隆可見信矣斯言

○先儒書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禮也人生於三事之如一門生之於先生亦猶是也況孔孟爲萬世師範人莫不尊之如君親之如父則註經文字宜名而不宜字與爵明矣朱子集傳有劉聘君張敬夫等語故今大全小註稱號氏愚謂悉加更定而其號氏別錄備考可也朱子語類門人名之而不書姓蓋謂其問答之辭如在函席如論語中由也點也之例其於尊師之義尤覺襯帖不可易也右總論

○陰陽動靜圖　大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河圖之數也大戴禮明堂篇云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鄭註法龜文也此洛書之數也折中書爲陰陽動靜四圖若以陽動陰靜論則數起於上故河圖之一二本在上三四本在右六七本在下八九本在左而五十居中也一三七九動而相易二四六八不動也以陽靜陰動而論則數起於下故河圖之一二本在下三四本在左六七本在上八九本在右二四六八動而相易一三七九不

動也。洛書之陽動陰靜則數起於上。故一二三本在上。自南由西南至西也。四五六自東南由中至西北也。七八九自東由東北至北也。一三七九動而相易。二四六八不動也。以陽靜陰動論則數起於下。故一二三本在下。自北由東北至東也。四五六自西北由中至東南也。七八九自西由西南至南也。二四六八動而相易。一三七九不動也。此說亦好。凡數學推至於河洛而爲極。至今又從河洛究到其本源。學易之不可闕也。

○後天祖河圖　余嘗論洛書洪範之旨曰。自北而東。陽方也。生數居之。順數而止於東南隅。自南以西。陰方也。成數居之。逆數而至於南方。陰陽交而後萬物生。故東北之八。與西南之二相易。天道人事感應必通。故八庶徵之肅乂謀哲聖。卽二五事之肅乂謀哲聖。乃其明驗。自謂得千古之秘也。及見魯齋王氏說。可以相發。其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文。後天是統體奇偶之文。惟生數不動。以成數之六與七相易而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意蓋謂天一水地二火天三木地四金。自是不動。直坎離震兌四卦。九居西北。六居西南。八居東南。七居東北。乾坤直九六。艮巽直七八矣。此說大槪有得。其或下或上。必有其義。不可但以上偶下奇。爲自然也。以河圖言。圓變爲方。則四成數宜居四維。六居東北。八居東南。七居西南。九居西北。其勢卽然也。東北。天生而地成。西南。地生而天成。天地不交。萬物不成。故惟東北之六。與西南之七相易。而其餘六位不動。此又洪範之五事庶徵相易感通之義也。此後天之卦。亦本於河圖之證。先天奇偶之數。後天配合之數。洛書生成之數。而河洛卦範。相爲表裡。亦可驗矣。然王氏不言先天之所以祖河圖。則以舊說爲據也。舊說只據自一至九之數。而與河圖位次不見有著落。王氏蓋亦未及也。余則爲後天。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排列。洪範。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排列。先天。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排列。各有其義。後天。以陰陽老少爲主。乾九坤六之類是也。先天。以數之多少爲主。故一二爲震巽。三四爲坎离。六七爲兌艮。八九爲坤乾。乾坤三索而得六子。則其勢宜然。在河圖則陽數自北而至於西。其縫在西北。陰數自南而至於東。其縫在東南。內外交結。此太極圈子也。分以爲兩儀。則縫在西北者。退居東南。縫在東南者。退居西北。故爲震坎艮乾离兌坤巽之序。震居東北爲陽穉。乾居南爲陽長。巽居西南爲陰穉。坤居北爲陰長。至於四象則陽中包陰。陰中包陽。故坎與离相易。艮與兌相易。爲先天之位。此又先儒之未發者也。別有說不該。

○石龜氷龜　禹治水而洛出書。書者靈龜之文也。此說旣著繫辭。則非浪傳也。記云後玄武。謂龜蛇也。古者謂龜爲玄。禹所錫玄圭。恐是龜與命圭也。以圭承命。還圭而復命。禮也。於是並與洛書而告功也。胡庭芳啓蒙翼傳云。歐陽公未信圖書。以爲恠妄。並與繫辭不信。溫公通鑑。魏明帝靑龍間。張掖柳谷口水

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彗孛之象。恨不使歐公見之。以去其惑也。愚按圖書之義說得爛熳。疑若無復遺憾。而後人重加理會。輒出新義。縱橫沓合。苟非天工。不能到此。豈贋成紿人之比乎。按十六國春秋。苻堅永興十二年。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養之。又按金志。天會四年。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氷龜亘數十里。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俱。天降氷文。地涌石象。是果誰爲。彼氷與石。皆無情頑物。必象龜形。況神物之生。天理符應。理宜如此。歐公終不免淺之爲丈夫。

○隮　隮。古乾字。大義天行健。隮當作健。天行隮。與地勢坤比類相應。且六十四卦。皆書本卦之名。而獨於乾不然。則尤可疑也。漢書云居高屋之上。揭領水。史記。揭作建。蓋建與乾相通。亦可證。此說吾得之柳覃厚書。

○彖象　彖象皆從豕。必皆獸名。象之爲字。象形也。上兩畫像其牙。次一畫像其鼻。彖之爲字。去牙而存鼻也。象之爲獸有十二種。肉像十二辰。孕五歲而產。像再閏六十歲骨方完。足像干支始終。行必先移左足。其膽。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後左足。冬在後右足。宋淳化中。象有春斃者。得膽于前左足。其流行像四時也。其用在牙。牙聞雷聲而文生。像天地感氣。易之稱象。其義實協。兩牙挾鼻。雄者長七八尺。雌者只尺餘。則不以牙爲用者也。彖之爲字。只是象去其牙。則彖必是母象之名矣。卦靜屬陰。爻動屬陽。故卦辭曰彖。爻辭曰象。詳在易經疾書。

○文言　文言者。以他句例之。凡繫其辭也。說其卦也。序其卦也。雜其卦也。恐皆是文其言也。禮云居喪言不文。其文飾乎言者。爲文言也。繫辭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卽文言之註脚。文言者。其初恐無別卷。只在繫辭之內。如上繫八章及下繫五章。與文言同例。而彼二章。雜言諸卦。故仍在繫辭中。惟今所謂文言者。乾坤十二爻具備。故拈入於卦下而加之以今名也。今上繫八章中尙有亢龍一節。則可以驗矣。

○毒天下　易師之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先儒謂師旅不無毒害於天下。而民心願從。然歸藏易大畜小畜。作大毒小毒。列子亭之毒之。皆畜育之意也。按字書。毒與育古人相通。其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可以爲證。

○先後甲庚　陰陽拘忌自古有之。傳記皆可考。蠱之彖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壬癸甲。後甲三日。甲乙丙丁。巽之九五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三日。丁戊己庚。後庚三日。庚辛壬癸。先甲後庚吉。先庚後甲凶也。先後甲庚。實與陰陽家三合之說合。詳在易經疾書。

○大過時義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危者。高而易墜之名。邦旣無道。行亦不危。疑若無妨。然危只從無道之世。言行是己分事。不干於人。

非如言之關接于衆也。苟以涉危而自貶。則將汚穢庸陋而不羞。其可乎。然亦有隨其所處而異。宜仕國則言有時乎可危。舉時嫉忌則行有時乎不可危。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避世避人。要在時中耳。如或勢有所不可避者。不得已而有含光混世。優遊卒歲。莊周所謂爲善不近名。爲惡無近刑者。其志亦悲矣。尹幼章云大過彖傳云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其大彖則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卽危行言遜之義。蓋巽而說行易。剛過而中難。獨立不懼易。遯世無悶難。大過之時義也。

○居德則忌　從兄良溪先生。白首窮經。於易最用力。往往發其未發。一日與余講夬卦。其大象云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夬者愼之反。祿施於人而德居於己。故施祿宜夬。忌而不與。衆心不服。居德宜愼。肆而不節。身名易爽。故曰則忌。遂以履之九五夬履貞厲爲證。余思之良是。夫君子之治天下。必曰先愼乎德。忌夬之謂也。二典三謨之世。聖如姚姒。而猶兢兢乎如履薄氷如臨深淵。若曰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也。自此以後。此意日減分數。雖三代之盛。氣像覺有不侔。此治所以漸降也。至如後世任職敗事者。多由於居德不忌。易之所戒。信矣哉。

○小過大象　雷在天上。大壯之象。故曰非禮不履。君子行道。惟禮可蹈也。山上有雷。小過之象。故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至於大過。則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此巢父伯夷之倫。過於剛者也。所謂小過者何謂也。凡人之行。傲勝而恭不足。人之喪。怠勝而哀不足。人之用。奢勝而儉不足。聖人憂之。立教於小過之象。小過猶可。不足則大害。故行以恭爲主。惟恐或傲。喪以哀爲主。惟恐或怠。用以儉爲主。惟恐或奢。如是然後方庶幾不失於不足也。然恭過則身賤。哀過則滅性。儉過則背禮。亦可爲也。後俗不達。未嘗致意于恭儉。惟曰過哀。過哀亦何曾中心發於面目。或哭擗踰節。或治具效尤。不計其難繼。或乞假蕩產。惟矜於觀瞻。大非易象之義也。余則曰此以一人言也。不恭之害。至於失身喪國。又不若不儉之害最大。奢必費財。非貪歛不得。財出於民。故天下受其虐。無遠近少長男婦賢愚。失餬失祚。呼號顚連。孰非不儉之爲患。然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小過爲行程。則寡過矣。

○大衍數　周易折中曰凡方圓可以比例。惟經七者。方周二十八。圓周二十二。合成五十。是大衍之數。又句其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絃五。其積二十五。合成五十之數。因以開方。則不盡一數。則著策之虛一者是也。方面之中函八句股。又不盡一數。則著策之掛一者是也。全方四十九中函大方六六三十六爲過揲之數。小角一一如一二互乘爲十二。幷成十三爲掛扐之數。其論亦可備一說。蓋經一圍三。卽大概言者。其實經七爲二十二也。算書有方五斜七之說。亦未精。惟句三股四絃五爲準合。故其言如此。以五十開方。則七七四十九而虛一。故其用四十有九也。又七七方回之中。除最中一數。四隅各成橫三縱

四之長平方。又就其中。斜開爲絃。則二四爲八。所謂八句股也。其最中一數不在八句股之內。所謂掛一也。又全方四十九之中。除六六三十六爲大方。則兩廉十二而其隅爲一。與三十六合成掛扐之數。而三十六者。卽過揲之數也。」

○乾坤策數　平分周天各一百八十度。日出入朦影昏朝各十八度共三十六度。以加晝影合二百一十有六。以減夜漏餘一百四十有四。卽乾坤策數也。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故各一百八十者。寒暑晝夜並行之體數也。然陽生而陰殺。陽明而陰暗。故陽饒而陰乏。陽盈而陰虛。今以晝夜平分推之。其自然之數如此。若一歲寒暑之候則如邵子說開物於寅末。是亦先十八日也。閉物於戌初。是亦後十八日也。以故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其從陽者六千九百一十二。其從陰者四千六百八。生氣常盛則爲豐年。善類常多則爲治世。其消息盈虛之理。亦若是已。此李光地乾坤策數之解也。蓋易之二篇合三百八十四畫。而陰陽各得一百九十二畫也。乾之一畫三十六策則與九十二相乘爲六千九百一十二。坤之一畫二十四策則與九十二相乘爲四千六百八也。然陽數自饒陰數自乏。若以此與朦影之加減者合成一說。則未見得是。且寅末戌初云者。指夏至日軌也。若春秋分則日出入固在卯酉矣。一日百刻而夏至則晝增至六十刻。夜減至四十刻。蓋其增減二時有餘矣。則日出於寅初入於戌末。其說未可信。

○十三卦　夜臥尋思易十三卦。或但取其名而著之則有未然也。五行之中。惟火爲殺物也。觸木則燃。遇土則焦。守金則流。煎水則乾。兩火相値則上者滅。易所謂焚如棄如死如是也。聖人以生物爲心。而有時乎不可不殺。陸佃水漁是也。離上下皆火。故佃漁所以取諸離也。巽入也。木之穿入者也。如巽乎水而上水。謂穿入泉脉而上其水爲井也。雷者陽之發起。以木穿地而發起。故取諸益也。說卦云。相見乎離。離有日中人聚之象。火雷之象云。雷電合而章。始則電與雷必相隨而合。既而電必上升。雷必下行。雷電必待陰陽之交和。有致聚交易而退之象。又天將雷電。雲合雨集。既雷而散。故取諸噬嗑也。天地無所不包。如衣裳包人。天玄地黃。故玄衣黃裳。衣裳者禮之始也。天下非禮不治。故取諸乾坤也。巽入也風也。木不刳則不浮。不剡則不能入水運舟也。木在水上有風行之象。故舟楫之取諸渙固當也。其雷在澤中者卽龍藏於澤也。其動也水皆隨動。其升也無遠不到。如用牛馬引重致遠。故取諸隨也。雷之春發。非秋冬之豫養不能。故取諸豫也。雷者木之動也。山非閣在地上。其根揷入於地。是則地成凹坎。容物之入也。有杵臼舂穀之象。故取諸小過也。澤者下圓而上平。如弧之有弦。火之形必離。木之末銳如矢之削剡。故取諸睽也。其先弧而後矢者。二物無先後之可言。亦如上文先言臼而後言杵也。天庇萬物。如屋宇之庇人。震爲木爲雷。有棟宇待風雨之象。故取諸大壯也。巽入也風也。風無不入。故澤水

之無間而風能深入焉。又木也。用木深藏於地中。有棺槨葬埋之象。故取諸大過也。凡天下之快樂莫如大旱之雨澤。書契未易之前。其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有所未盡。群情之所憫也。比如旱乾苗枯。及易以書契。天下同快如雨澤之自天而下。故取諸夬也。

○序雜卦　近世尹美村宣擧著說。謂序卦雜卦出於三索八宮。列爲圖頗詳。自謂獨得之妙。余彌日諦看。終未覺其何指。訪於朋友亦不曉。豈有辨解千言而人猶不能覺之理。此余疑信鬪中而不決者殆十年矣。近見明人蕭漢中序卦說。十得其九矣。又見淸人李光地雜卦說。十得其七矣。嗚呼十翼之傳于世數千載。始能竊窺其涯際。前此蓋無有也。又如卦氣直日其說許多。乾坤剝復之外。其合不合。都未可指的。偶閱退之詩時卦轉習坎之句。以坎直冬至。余乃推以爲說。以後天卦各循四方之位。又以兌正秋一句爲證。恐有着落。縱不能直契聖旨。如此看。亦於義無滯。然先儒無言及此者何也。序卦說。見性理會通。雜卦說。見周易折中。

○序卦　先儒疑序卦之非聖作。余亦不信。其文如俚俗諢語。無甚發明矣。蕭漢中序卦說。自師比以下丁寧印證。不可輕易。序者古今所未解。惟蕭氏見得七八分。此決是出於先天圖。其中第三圖遯壯一宮有誤。恐與家睽一宮相錯也。其他一一有證。寧容此一段之獨違耶。歷數桃杏之實。衆桃而一杏。衆杏而一桃。豈不可辨識耶。若移家睽於咸恒之下。則與蹇解相勘洽合。而遯壯晋明。依舊相聯。爲其中宮。不然則如桃樹上一杏。斷無是理。然則遯乾包艮震。晋明夷包坤。與首乾之下坎包震艮之屯。坎包乾之需相照。亦似有理也。其故何也。彖象十翼之次第。本非古初之例。皆後人爲其考閱便而移易附見也。序卦之文既出。乃依其說。編入如此歟。不敢質言。

○雜卦　厚菴李光地者。福建人也。康熙間爲閣老。其學深於易。謂雜卦出於互體。其作圖則內外四圈。判其中爲直線。成二區。別東西。最內一圈左書陽右書陰。外三圈左右。各判其中爲橫線。成四區。別上下。第二圈左下區及右上區皆書乾坤。右下區左上區皆書既濟未濟。又其外二圈。判其中爲斜線。成八區。第三圈左下一區亦書乾坤。次上區書剝復。次上一區書漸歸妹。次上一區書蹇解。右上一區書夬姤。次下一區書頤大過。次下一區書家人睽。次下一區亦書既濟未濟。外一圈亦八區。左下一區書乾坤及剝復大過頤姤夬八卦。此生於剝復者也。次上一於乾坤者也。次上一區書比師臨觀屯蒙損益八卦。此生於剝復者也。次上一區書大畜無妄萃升否泰隨蠱八卦。此生於漸歸妹者也。次上一區書謙豫噬嗑賁震艮晋明夷八卦。此生於蹇解者也。右上一區書咸恒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八卦。此生於夬姤者也。次下一區書渙節小過中孚豐旅離坎八卦。此生於頤大過者也。次下一區書兌巽井困小畜履需訟八卦。此生於家人睽者也。

次下一區書解蹇睽家人漸歸妹及既濟未濟八卦。此生於既濟未濟者也。其說曰六十四卦中爲互卦者不過十六卦。第三圈所書是也。十六卦中爲互卦者不過四卦。第二圈所書乾坤既未濟是也。其位次齊整。其義不可誣也。較之於雜卦之序。多所不合。然除第三圈十六卦。其四十八卦中惟十二卦不合。其餘皆合。此豈偶然而然哉。易之奧未易可曉。而卦中元有此義則分明。讀易者宜諦看。不必以彼此移換爲疑也。此與蕭漢中序卦說皆千古獨見。可貴。

○三十六宮　三十六宮其說有三。其一謂八卦二十四畫半陽半陰。而陽一陰二則爲三十六也。然陰之一畫未有爲兩宮之理。況邵子所道天根月窟皆以六畫言耶。其二謂一與八爲九二與七爲九三與六爲九四與五爲九。四九三十六也。此只以數言之。亦於根窟之義未見着落。其不成道均也。其三謂六十四卦變易八卦。乾坤坎离頤大過中孚小過是也。交易五十六卦。屯蒙以下是也。變易者八卦各爲一宮。交易者二卦合成一宮。爲三十六宮也。此說最當。然卦無倒用之理。恐未有天根與剝同宮。月窟與夬同宮之義。既交易矣。當爲各宮而已。若果以交易而謂之同宮。則雖變易者。此變爲彼。疑是同宮也。以屯蒙言則二五相應。雖可相易。初上豈有相易之理。據周公六義。都無此說也。愚謂邵子固云。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地者乾坤也。凡六十四卦。其乾坤之逢遇而成者二十六卦。其餘二少相疊而成者惟三十六卦。以易之三索言。則二少亦皆得乾坤之一爻而成者也。春者乾坤肇開之和氣。故二十八卦既與乾坤逢遇。而雖三十六宮。莫非此春意之周遍無虧欠也。此可備一說。

○易卦六觚　易之義周孔沒後無曉者。六十四卦之次第雖有序卦一篇。義涉龐雜。終不可以卦畫推尋。所傳者不過卦名之義耳。如是而曰盡通可乎。聖經之義不須論。如京氏十二辟之排列。又所昧然。一辟之外公卿侯大夫。又何以云爾。卦起中孚但聞此句義終難曉。楊氏太玄首中卦與之合。此學漢末皆遵。而箋註無人。況何與論於羲經本旨耶。明之蕭漢中。雖若近之。而最初一節及噬賁一宮可疑也。後儒斷作三十六宮。二篇各十八宮。此則無可改評。排爲圖。圖又分爲六觚。則觚各六宮。就觚中看則乾坤陰陽之純不變。自此至小畜履爲一觚。陰陽交互爲泰否。自此至噬嗑賁爲一觚。陰陽終始爲剝復。自此至坎离爲一觚。坎离爲匡郭也。合上篇三觚十八宮。二十六卦皆主於乾坤坎离也。下篇主兩少兩長。兩少兩長合成咸恒。自此至損益爲一觚。兩少合爲損。兩長合爲益也。夫姤者剝復之反。至漸妹爲一觚。長女少男合成漸。長男少女合成妹也。豐旅一觚。恐是人事之極盛。自乾坤以下泰否剝復咸恒夬姤五觚。明有契悟。自豐旅以下歷巽兌至渙節。却與豐旅正相反。中孚小過與頤大過交換相應。既未濟與坎离相應。其義分明。其巽兌與上震艮。挾漸歸妹豐旅兩宮

而巽與艮交爲漸。震與兌交爲妹。則其絪緼屬聯若排攢。然則豐旅之居此。亦似宜爾。今序卦之次。卽聖人之分俵成此規模。乃天地之一始終也。上篇自物之始生言。下篇自事之極盛言。序卦可考。其觚中各卦序次。宜就其文推究可見。今禮中爵與算皆有六觚之名。法象之器也。

○卦氣起中孚　卦氣直日。昉於焦延壽。成於京房。此已經朱子勘破。然十二辟卦之義。本義取之京房意論之。則以震离兌坎直二至二分。而二十四畫直二十四氣。餘六十卦分排於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之數。則一月直五卦。餘五日四分日之一。通子納分爲二十一分。又與二十相乘爲四百二十分。均排於六十卦。則各得七分。然則一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就五卦之中分爲公辟侯大夫卿五者。而復臨泰壯等十二卦當辟。辟者君也。是一君統公侯卿大夫。而一月各得三十日八十分日之三十五分也。蓋一日分爲八十分。而五七爲三十五也。房又謂卦氣起於中孚。歷復屯謙睽升至臨。先儒或以此解七日來復之文曰。自中孚六日七分然後爲復。其說有未可詳。章本淸曰。偶閱諸家有曰。正月鯊鰡至二月鯉至三月鱖至四月鱄至八月黃鱄至九月蟹至仲冬豚魚至。卽仲孚豚魚之象也。唐人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豚魚澤中之物而得風之性者。卦爻取象。皆時物之自然而然者也。中孚卦氣。漢儒尙有所傳也。然房之圖錯互排列。實難齊整。或古者相傳有如此者耶。按太初曆日在牽牛。而楊雄作太玄。以牽牛起中首象中孚卦。第二周首象復卦。中孚實先於復。在曆家所謂先天之候者。其意亦如此也。

○考變占　朱子考變占。四爻五爻變占不變爻。二爻變并占二爻。而以上爻爲主。此多致後儒之疑。其占不變者。韓邦奇已詳辨之。而退溪從之。況艮之八。當時史官旣以彖辭爲對。其不言六而言八之義。朱子只因左氏而得之。又何從以知左氏之誤占其彖耶。朱子答蔡季通書云。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楊庭孚號更不著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矣。此必先生上章辭職。而西山爲筮出處得復之夬彖爲言故也。初上二爻不變則據啓蒙當主之卦。下爻占壯于前趾而今但以本卦之彖爲言。則却與左氏占彖之義合何也。此恐爲後定之論。而未及有成說耳。且復彖只云。有攸往一句。夙吉者卽解彖之辭。恐亦因有攸往一句而偶失照管。退溪亦考不及此耳。詳在考變說。並宜參考。

○易擧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易擧正三卷。今大全旣濟彖傳亦採此說。載在小註中矣。其言曰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此校今世流行及本國鄕學貢擧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落字顚倒誤謬者。並依正本。擧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數十處。坤初六象誤增堅氷二字。屯六三象何以從

禽也。脫何字。師六五以之字誤作言字。比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天文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以失字作無字。蹇九三以正字作反字。困初六象幽谷下多一幽字。鼎彖多而大亨三字。震彖出可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善風俗。今脫風字。豐九四象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彖信及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可小事。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小過六五象。止字誤作上字。既濟彖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二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互作雜字。愚按其說多有理。然中孚彖傳魚與虛爲韻。小過小象傳上與亢爲韻。抑恐無誤矣。然則其言未必皆是。惟在賢者採而去取之耳。以上見於文獻通考者如此。更按陶九成說郛。更有可取者追錄之。泰六四象以反字作失字。隨彖大亨脫利字。無妄彖健字上脫愈字。二六象求字作未字。離象繼明上脫明照二字。大壯六五牛字皆作羊字。明夷上六晦字上脫至字。而誤增不明二字。蹇象三正字皆作反字。姤勿用取下誤增女字。彖勿取上脫女壯二字。勿用取下誤增女字。井彖不改井下脫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兩九。艮九四限字誤作身。旅初六斷賤之斷誤作斯。巽彖申命下脫命乃行也一句。渙彖大川下脫利貞二字。節彖以通下脫然後乃亨也一句。上繫九章其知神之不爲乎不字誤作所字。下繫五章不見利不動動字誤作勸字。民不輔也輔字誤作與字。說卦乾以居之居字誤作君字。序卦始生必蒙始字誤作物字。蒙者蒙昧也脫昧字。比者親比也脫親字。此書馬端臨云。容齋隨筆以爲世罕有其書。頃於福州藏中見之。後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中國亦未甚流布也。宜謹識之。右易

○關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不淫。琴瑟友之之類是也。按左氏傳晉平公有疾。秦醫和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生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用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聽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像節也。非以慆心也。夫樂所以和氣平心。節以中聲。禁其過欲。六氣之中惟晦淫難制。幽獨得肆。駸尋滋惑。誰得以遏之。是以君子不廢琴瑟。完養於朝晝。向晦而宴息。所以防閑其踰節也。故聽其樂可以知其人。悅鄭衛煩手之聲。則知淫惑敗壞者也。悅其中聲。則知愼重合度者也。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謂閨門百度無不適宜也。何謂不哀。若但指其求之之切。則不應曰哀爾。荇菜所以薦之宗廟。娶婦所以嗣先妣。迎相之歸著代主饋。故曰不賀不樂。哀者樂之反。見參差之荇。則思得淑女。薦諸先廟。寧不哀乎。君子一舉足而未嘗忘父母。妃匹之重。豈亶爲內治之佐而已。以此觀之。頗有味。

○桃夭　余讀國風之詩。而知王道之易也。聖人之御天下。不過使斯民各樂

其樂而已。民之常情。莫樂於家室。如草木遇時。欣榮發達。不知愁苦。花實自成。所謂皥皥如也。桃夭之宜家宜室。卽文王所以興也。及其衰末。離亂困窮。喪其樂生之心。只有一箇身。且置之無所。況家室乎。蓁楚之詩見物無知無累。歎已之不如周室。又安得不廢乎。自檜以下。宜季子之無譏也。

○赳赳武夫　夫明主之治天下。必以得人爲先。周召二南求賢之詩惟兎罝一篇。拔之虞獵之中。擬以干城之任。而恰與渭川事同符。意者此亦是顚夭散之儔匹。而文王擧之也。當商周勘亂之際。非武不可。至於禮樂。周召諸公足以了辦。其在麟趾之詩振振公子。非周公之謂乎。曰振振公姓公族。非召公之倫乎。周家用人之盛。於詩可知。

○鵲巢　鵲巢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麟趾之應。其文勢亦相似。關關雎鳩君子好逑。與維鵲維巢維鳩居之相似。于嗟麟兮。與吁嗟乎騶虞相似。何以言之。今解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居鵲之巢。然鵲巢有覆。鳩巢露上。鳩未曾有居鵲之巢者。鵲則不淫。而鳩甚淫醜。詩人必不以此取比也。余謂兎罝云公侯好仇。仇與逑通。則鳩與逑獨不可相通乎。人配爲仇。則鳥配非鳩乎。古人用字諧聲。本多比例。其意謂如鵲之有巢。與逑同居如是看。意方無滯。鵲去鳩居之義。終覺不襯。姑識疑。以備更考。

○誰其尸之　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按昏義古者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夫季者幼少之稱。尸主也。使季女主斯魚芼之薦。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有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合以觀之。其義始明。今註中猶未明。故記之。

○雀無角　雀無角鼠無牙而穿室穿墉。則與有角有牙無別矣。汝無家而速我訟。則與有家無別矣。詩之意疑若如此。或者當時無家者擅作有家之威。脅人速訟。故云爾也。無家與有家對。古者始仕者不立第宅。不畜臣妾。至有位然後方許。故凡言有家。非指庶人一夫一婦之室也。字書曰大夫之邑曰家。仕于大夫者曰家臣。大學初仕但稱畜馬乘。至伐氷始稱家。皆可證。易之損上九曰得臣無家。蓋有有臣而無家者矣。此詩謂人皆知汝之猶未有家。何故先畜臣妾。至於脅以獄訟。然我既知其無實。誓不從汝爲家室矣。姑識此。以待更考。

○標梅死麕　標有梅行露之類皆指謂懼强暴所汚。婦女被后妃之化則至矣。何獨强暴者不被文王之化而至此之多乎。縱有如此。豈無善避之道而有迨今迨謂之急乎。是可疑也。豈不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乎。旣謂懷春則不但爲强暴也審矣。其誘之之吉士又異於刼掠蕩子。安知此兩詩非相勸者乎。古者三十有室。二十而嫁。苟失此期。則男誘女懷。物情宜然。孟子所謂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也。夫婦者人倫之始。至情存焉。有不可

以禁抑。故歉凶則殺禮多婚。奔者不禁。聖人察民如此。氷泮是昏因之候。而標梅則暑月也。年已滿矣。時又過矣。豈無懷春之心。懷之人道之當然。非直爲私昵之情也。用是推之。標梅三章乃懷春之註脚。爲此詩者非閨女自作。卽詩人模寫其情實如此。而聖人取之。欲使居上者有以知此而處之有道也。余見單門貧灶資粧無物。虛度盛壯之歲者。其寃鬱莫此若也。編詩之意豈不允愜乎。

吉則卜以決之也而不及今則梅落之時也既不及於氷泮則猶庶幾於梅落也謂則約信之言如所謂期待也至野有死麕據士昏禮贄不用死昏禮攝盛故士攝大夫之禮用生鴈之士贄書所謂一死是庶人之用死雉宜矣隨宜用麕羽毛何擇吉士謂迨吉之庶士也言取鹿於樸樕之林白茅以纏包聘彼如玉之女貴質也脫脫徐貌既聘之後須須待吉期而往迎不獨不可安過房室亦不可安涉門墻此又以標梅之女言也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編。先儒以爲難喻。王魯齋黜之。聖人之所載。重刪可乎。平王齊侯未必無其事。何必捨此而他求哉。禮天子之女下嫁。則上公主其事。是爲公主。意者當王姬下嫁齊侯之子。而召公主之。故民歌其事附諸召南也。且其詩未必皆文王之時作。周召二公亦必傳世。採詩於後來者又將何附乎。如春秋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又檀弓齊告王姬之喪。周女之嫁齊者固有矣。縱曰平非謚齊非國。其爲召公主婚則無疑。

○綠衣　衛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黃裳字出坤六五。此周公之辭也。周人豈不知而云爾耶。易大傳云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衣象乾。裳象坤。坤承乾者也。乾九五有君象。則坤六五有正位坤極之象。故曰黃中也曰正位也。坤六五之中正。乾九二之正中。既在純體中無不正也。然則衣之間色。比莊公之昏。裳之正色。比莊姜之賢。而以衣裳爲言者。乾坤之義也。上云黃裏。以配體言。下云黃裳。以地位言。第三章我與女對勘。則女指莊公也。莊姜而曰我者。衛人親之也。第四章絺絡凄風。喻莊姜也。如此看。不但詩意妥安。其於易。亦通快無滯矣。

○城隅　邶風云俟我城隅。註云幽僻。恐未詳。按考工記。王宮門隅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註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云東闕浮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然則若今之門樓也。說苑云。杞梁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可以爲證。唐風云。三星在隅。恐亦此意。

○墻有茨　詩云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茨蒺藜也。余考明楊繼盛椒山集。有臨死戒子書云。家居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院墻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其意蓋欲人之不得容易踰越也。於是頓覺古人築墻必皆栽之蒺藜。用絕板緣之路也。此詩之意蓋謂墻茨不可掃除。則外防固周密矣。室中之醜言又何若是之播聞耶。此非踰墻鑽穴之類。必是宮內穢行有如此者。恠而歎之之辭。至不可讀則已。有文字。終不可覆蓋也。開卷有得。豈虛語哉。

○騋牝三千　衛文公騋牝三千。字畜之政也。魯僖公駉駉牡馬。軍旅之用也。凡馬政驅牝入牧。揀牡歸用。此其要也。然尋常騎乘則牝或可使。易言牝馬之貞行地無疆是也。僖公將有淮夷之役故云爾。

○相鼠　相鼠詩蓋譏人之不衣冠而妄言妄作者也。儀如深衣。所謂行舉袖以爲儀是也。鼠既有皮。不冠裸行者可以知愧。其齒從止。開口爲言。閉口爲默。止亦閉義。故曰口容止。鼠既有齒。則饒舌妄言者可以知愧矣。體與禮皆從豊諸聲也。四體中節謂之禮。鼠善拱之獸。字書云見人則交前兩足于頸。拱之如揖。淮南子所謂聖人師拱鼠制禮是也。韓愈云禮鼠拱而立。皆可證。鼠既有體。則惰四肢而不勤者知愧矣。

○竿旄　衛文公大帛之冠大帛之衣節儉以興國。然徒儉未必有功。又必躬自卑遜。得賢士爲之用也。今竿旄一篇。卽延聘賢士之詩而一則曰素絲。二則曰素絲。素卽檜風素冠之素。蓋文公立國於創殘之餘。父喪甫畢。求賢如渴。冠素冠先屈於岩穴之士。一之二之至於三聘而不怠。故詩人美之也。紕。冠之武也。禮云縞冠素紕。旣祥之服是也。組。冠之纓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素冠則素組。亦其宜也。視與縮通。公羊傳天視予之視。卽縮之義也。檀弓所謂冠縮縫是也。素紕素組素縮。皆旣祥之冠飾也。文公當亡滅之際。服此冠親勞於郊坰之間。期致賢士如此。不然玄纁玉帛。周禮何必用素。凡重幣必多物。據左傳昭公六年。八疋卽見主之禮。六疋見上卿之禮。四疋二疋是大夫士之禮。八則過矣。二則不可矣。從四至六用之於卿大夫之間者也。文公蕃庶其畜。至於騋牝三千。詩人固已美之矣。其行也用以爲贄。禮意益勤。所以能致也。」

○兎爰　余讀兎爰之詩。知東周之不復振也。凡人君其始莫不欲厲精焉。及夫順耳之言日進。左右縱情之事不見妨碍。駸駸然豫大之心長而遂無所不至。爲者爲其事也。造者造其物也。庸者用其人也。其事其物其人。特不言之。意者事是悖事。造是乖物。庸是惡人也。篇中六尙字不應異義。亦不可屬之作詩人。其意若曰其初彼尙不爲如此之事。今逢百罹而尙不變其初。彼尙不造如此之物。今逢百憂而尙不悟其初。彼尙不庸如此之人。今逢百凶而尙不聰。憂甚於罹。凶甚於憂。猶有庶幾之心而歎其尙猶爾也。恠而憫之之意溢於言外。如此者在家必破。在國必殘。不但周室如此。中主以下莫不有是。特分數之別耳。非敢異於集傳。讀詩之法。蓋有此例矣。

○風雨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風雨晦冥之夜。不寐而坐。聽群雞之亂鳴。方覺詩人之意溢於言外。爲此詩者。必也殷憂深感者乎。古謂世亂有思之作。今集傳斷作滛奔之詩。概因鄭聲滛一句而然也。然聖人曰放鄭聲。採而著之。安在乎放也。余嘗夜坐待曉。黑暗而不知何時。惟雞鳴一回二回。默數而知其曉。色之遠近。恍有覺於詩人之意也。天地風雨暗黑。如月之晦。星斗皆藏。非

鷄何從而占之。然則既見君子者。反語而願見之辭。非已見而懽悅之意。與草虫章相勘。馬端臨曰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旅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然而見善於叔向何也。其說亦有理。晉侯悅新聲。叔向憂公室之卑。而況溱女所自作耶。鄭自有好詩。緇衣女曰鷄鳴之類是也。鄭之君臣。何不擧之以饗列國。而爲此披倡不典之歌。不顧人之笑侮乎。雖曰斷章取義。其辭之太不侔者。君子必不肯置諸牙頰矣。孔子遇程子於道曰。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以是知聖人深好此詩。値境而發之也。中心好之豈無其語。而乃以瀆亂之辭。比況於君子之會合也。是皆可疑。如此類抑亦從古之取義。未爲大妨矣。風雨如晦如當讀作而按春秋星隕如雨左傳云與雨偕也註云如而也而如古人通用

○雜佩　鄭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與順相勘。來是有以來之則順乃往而事之也。順如順悌之順。贈與問相勘。問是往而遺之則贈乃因其來而遺之也。有尊卑之別焉。好報卽平等交際之事。雜佩者是珩璜琚瑀之物。則彼弋獵小人從何處得許多每人而遺。恐是離騷所謂薜蘭雜糅之佩用也。古人必以香物盛之囊纏。佩以自潔。亦以遺人。所謂解佩結言是也。如贈芍贈柳寄梅之類。以誠不以物。其意亦甚好。大抵無位之士業農事獵。自是分內。酒肴琴瑟。妻子好合。則門內之治怡如也。師友之益又不可不念。故採掇馨香。雜以爲佩。相與交歡。導達情衷。此不特丈夫之賢。女子淑行有以助成。一則曰知二則曰知。是又不必人人而遺之。必待知其如此。然後爲之。其取友之則亦可賞也。讀至此三復興歎。

○野有蔓草　孔子遇程子傾盖與語。引野有蔓草爲證。既見君子亦既覯止等語。詩中自不乏。何苦以溱女亂行自況也乎。縱曰斷章取義。聖人之聞此。必掩耳不聽矣。及其卒章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分明有相觀而善之義。且置本旨之如何。只此一語爲朋友輔仁之標的。與流連酒炙拍肩執袂者奚啻天壤。三復感歎。

○溱洧　溱洧二章爲男女相悅之詩則明矣。中間士曰旣且有辭托之意。且往觀乎有昆勉之意。此爲一篇之要也。易曰冶容誨淫。女色者君子當如溱聲而遠之。苟浸染不覺則未有不陷者也。據易士夫女妻。士女。乃少男少女氣血方旺。情欲難防。故一見妖冶。始雖自沮。終被蠱惑。溱洧卽遊女陷人之囮穽。整飭之士遠避不蹈可矣。一往試之。目挑心搖。爛熳同歸。古今一轍。故詩人擧覩記以爲戒。讀此篇者須觀精彩何在。不然中間數句頗涉餘剩。不成語勢矣。女色之箴警。莫此爲切。

○采苓　唐風采苓下二章苦與下爲韻。葑與東爲韻。則苓與巔爲韻。苓一音零。年切卽古蓮字也。如七發之蔓草芳苓。七啓之芳蓮龜巢可證。邶風云山有榛隰有苓此

皆興起美人者豈以似栗之榛甘草之苓爲況也其苓之爲蓮則定矣榛者美盛貌也指茂盛華彩者云也

○秦之興亡　觀於秦風。知秦之興亡所由來遠矣。秦之先成及秦仲皆爲犬戎所殺。則幽王以後與周同仇者也。幽王之禍申侯爲之。而平王反德申侯。有揚之水三章。乃若秦則懷必報之心。故其詩云。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義正辭直。無愧於天下後世。無衣一篇。實爲秦興之苗脈也。其車鄰之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閹官也。史記穆公學于宁人。宁人亦寺人也。其後商鞅因景監見孝公。景監亦閹寺也。閹寺之權蓋已重矣。其流之害至於趙高而極焉。則車鄰一篇。實爲亡秦之苗脈也。然則寺人之令者。如中車府令之令。令。官名也。

○權輿　秦風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按管子齊侯田說桓公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曰。國有十年之蓄。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侯田之言非也。所謂權稱錘也。輿載物之槃也。二者推移停當。而得其中也。管子之意蓋謂自治既厚。人莫能與敵。何必待權輿於諸侯乎。以此推之。詩之權輿亦恐同然。蓋國之用財亦宜稱量輕重。不至潰渴。方免於危亡也。始也有夏屋四簋之饗。至於民散財竭。不免無餘不飽。是不能承用權輿之道故也。夏屋以四簋例之。恐是大房也。所謂邊豆大房是也。此可備一說。

○匪風下泉　匪風下泉。衰世之感也。下泉浸苞與陰雨膏黍相勘。恐是潤物之義也。稂蕭之屬。皆惡草害穀者也。與黍苗其善惡不同也。下泉亦恐以潤下爲義。指流泉也。流泉潤物。故澗溪之雜草皆茂。謂覇道盛而王法堙微也。芃芃陰雨。卽大雅黍苗首章之辭。指膏澤下及者也。曹檜皆東周至近之弱國。是時諸侯多不朝。惟至近數國尙守臣禮。服屬不替。故曰四國有王也。邠伯者必其董率。如西周之東西伯也。故愾歎止於三章。其終邠伯之勞猶有幸之心也。匪風亦可以推測也。

○採桑　蠶桑之俗古今同貫。其始生。必巡過山蹊之間。拾取卑孽殘葉以飼之。詩所謂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也。及其稍長。先取細條不成榦者。詩所謂蠶月條桑是也。至於肥大。始就高大之榦。斫其枝而飼之。不如此。人勞而樹亦不茂矣。詩所謂取彼斧戕。以伐遠揚。揚者旁枝之遠而揚於風者。今年伐其揚而存其餘。則其細微之萌。長養於夏秋。明年復如故矣。又及三眠則取山桑葉厚者飼之。詩所謂猗彼女桑是也。女桑山桑。此採桑之要法。

○八月苹葦　八月苹葦雖若太早。農家例以此物爲糾笠。故至霜後始刈。用之亦好。然當其茂盛。中實性勁。材中簾箔。如人之盛年筋骨强韌也。及其葉衰摧落。則皮肉疎脫。中虛節通。易以傷折。如人之血枯髓竭。無氣力可任也。古人事事詳盡如此。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求賢之作也。君子抱負才學不遇

於時。將不免老死溝壑。則豈非可惜之甚耶。三復此詩。爲之發歎。

○詩樂可疑　詩小雅七十四篇。以十篇爲什。故舊以鹿鳴南有嘉魚鴻鴈節南山谷風大田魚藻爲名。今附六笙詩自毛公始。而朱子又因此易其什名。非古也。毛公不過因儀禮歌笙之序。以意編入。朱子志疑則可矣。恐不必互換其名也。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必言歌。彼必言笙。其不同可見。又其下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若一以儀禮篇第爲據。關雎鵲巢亦且移易可乎。其所謂間歌笙奏鄉樂。名目自別。恐不可專憑此序也。孔疏云。新宮。毛公不知篇第。故不附。然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何不附新宮於鹿鳴之下。余嘗於詩經中辨此。蓋鹿鳴四牡之類間歌也。南陔白華之類笙奏也。關雎卷耳之類鄉樂也。新宮管詩也。邠雅邠頌籥詩也。肆夏時夏之類金奏也。何可混以合之。又新宮與斯干何干。桑間與桑中何干。此皆可疑。捫虱新話云詩之亡者六篇按鄉飲酒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詩篇名者皆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燕禮又有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無辭意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管與笙一類也有聲而已故新宮亦亡然以余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射義諸侯以無辭宮詩亦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者又有貍首驪駒焉賦則非矣蓋未有別而當在鹿鳴之首下三篇則不可編入於此矣今詩集傳引左傳或以貍首爲節以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以四正爲貍首之夫君子也凡前以漢庶江士公小謂大鼓莫處吹生無辭曰歌驪駒註云其詩亦必有辭而門亡之愚謂此說似路然以毛詩整所謂無駒以亦非存驪駒在路夫其僕夫駕驪無駒以知僕之亡者六篇按鄉飲酒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新宮入笙入三百篇成云新宮不知新宮也中無新宮二字則何由知其如此也若使新宮中可以推知矣且詩言志歌永言若宮孔子世家曰不易詩

○魚麗嘉魚　山野遊衍亦不可無需。然大忌富貴相脆甘羶葷非嘉趣也。莫若卽其所居之地。辦其見在之物。爲不勞費而裕如也。魚麗于罶嘗沙君子有酒旨且多。漁而得肴。釀之爲酒。無往而不足也。東坡得之爲赤壁賦曰。舉網得魚。謀婦需酒。於是可以賓主偕樂而無闕。因此推之。南有嘉魚不獨取興。亦所以賦其事也。上二章與魚麗同義。三章與瓠葉同。四章與女曰鷄鳴同。魚盡而繼以瓠。瓠盡而繼以鶴。肴饌既盡。適又得鶴。又可以娛賓。故曰式燕又思。其蕭散悅豫之意藹然於言外。

○張仲孝友　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義不可深曉。及見綱目唐穆宗元年范氏說。益歎看經之不草草也。其言曰周宣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

前後得孝友正直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忠謀見用。所以能成功也。今詳詩之意。必不以尋常士友從遊者爲榮。凱旋之日。迎勞之人。非天子近臣而何。是以特以著之。蓋其質行孝友。故事君如孝於父。待同僚如友兄弟。其有後君忌功之患耶。古人論人。必本孝悌。其務實如此。在內有以助成。故在外能盡其智力。其歸相與宴飲。樂其有成。其視國如家。無人己之別。可以想見當時賢者。吉甫山甫之徒以武功垂後。不知輔相之任。更有張仲者在也。

○采芑　采芑四章皆以三句爲一節。卽後世鶴膝之所祖也。獨末章上六句異例。上下諷詠。方得其音節。蓋以八字爲句也。第四章是歌曲之亂。聲調倏變而長。爲之節拍。所謂繹如而成是也。泰誓云。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亦分明是歌曲。意者誓告之時。間以永言。使三軍興動武勇。上以二句爲聯。終以三句爲聯。第三句不押韻。可見鶴膝之體。三百篇中惟采芑最分明。李斯諸頌。效以爲之。唐元結中興頌亦遵之。凡十五節。采芑中間二句爲聯則亦十五節。結已得矣。（豳風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朱子謂飛歸爲腰首二章田與千爲韻止試鄉央爲韻是或偶然而然如采芑分明錯互押韻也止試鼓旅爲韻末章享犹雷威爲韻三章天千淵闐韻讀詩皆宜諦看）

○鶴鳴　鶴鳴之詩其知道乎。鶴聲聲遠聞者也。鳴于九皐。聞野聞天。則君子修行。孚于下而達于朝矣。魚出入隨時者也。在渚在淵。不失其宜。則見可以進。知難以退者也。檀。四時不凋。蟠結可蔭者也。其樹之有意。樂之有待。則浩然有歸休之志者也。惟蘀惟穀繁茂在下。則無人而不治也。石與玉各在他山。生不相干。而玉非石不攻。則君子居世。審其出處。雖耳聞目覩之外。善觀者自有箭身之機。如滄浪纓足之謠。孺子未必有自取之意。聲入心通。聖人許之。此必害未及己。見幾而作者乎。先之以知覺之魚鳥。次之以生意之草樹。次之以頑然之玉石。無不有得。士大夫以此存心。何患乎蹈危誤身乎。

○黃鳥　骨肉之親天顯也。平居或不能相德。至困厄之際。莫不反懷。小雅黃鳥之詩是也。其人必始以邦族爲不足恃。轉移他方。依倚他人。及其不能庇恤。然後方覺其不如父兄宗族矣。至我行其野。一則曰昏因。二則曰昏因。歎其不如所願。姻黨雖曰親厚。終不若鄉土宿好也。其勢利人情。古今一般。

○雨無正　雨無正四章云。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讒言則退。易大壯之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遂者遂其志而進也。此詩卽進退維谷之意。退與遂反。退遂互文也。戎成飢成而不退不遂。昏謬度日也。是以有日瘁之憯。若以告訓訊。恐非字義也。此如節南山不問不仕之意。訊問也。凡在位者智或不逮。必須博訪利病。惟恐敗蠱。方是庶幾矣。既不能善處於其間。而又不肯咨諏採擇。賢者袖手憂悶。發此歎也。蓋心無所主者。雖嘉言日陳。始雖傾聽。響答。俄復讒說沮之。則便須如前。聽言則答者善端之萌也。譖言則退者俄復茅塞也。自古事昏君者百端忠告以誘

之。小人一語敗之。古今一轍也。六章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此得罪天子。而非衆人之所棄。則必忠讜被逐者也。如是者謂之不可使其怨怒。不獨疎遠。亦及於朋友。則必讒疾同例者也。如是者謂之可使。譖疾出於阿意。故左右君臣惟視人主之好惡。爲之取舍。此倒句也。其意若曰無辜得罪者謂之不可使。怨及朋友者謂之可使也。

○雨無正五章　余讀詩至雨無正五章。益知衰季處世之難也。心之所存。惟言可以宣布。當疑忌之時。居疎遠之地。身孤勢壓。縱有百段在中。其何能小展乎。人主之位深於九淵。左右之讒劇於千塗。故白可使黑。氷可使熱矣。詩曰哀哉不能言。非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不能言。非實不能。乃聽者幻變語脈。非吾言之所出。而勒成不能。無以自明故也。其能言非實能。亦有所恃而能巧也。蓋懷抱智慮有舌而不敢言者之作也。惟君之所信不過近習媚悅之說。而國事以之日非。則寧不恠且憫乎。有足三歎者矣。

○相彼投兎　孟子以赤子入井。發明惻隱之心。然猶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嫌。其心有未可知也。詩云相彼投兎。尚或先之。夫人之於兎。本欲獵獲之。今逐於物而投我。此固所願。然其危急而不可避人。則人反哀之而導出之。此可見善端之不可掩。比孟子益覺分曉。

○巷伯　子曰惡惡如巷伯。惡之之至可以爲法也。凡好善惡惡。須至公無私。然後方得是非之眞。若果遭讒而被宮刑者。則或不能免有我之私。君子奚取焉。蓋寺人親近君主。凡上之採納。下之訴謁。無不與知。其小人之譖愛中毒。君子之枉被戕害。莫不目擊而內記。至於作詩。遍戒其賢可知也。其所謂楊園之道倚于畝丘者何也。倚偏也。畝丘非正路之所。蓋宵小之行計必因宦妾密地。陰通如蜂穴蟻房。非衆目之所覩。而別有邪徑。楊園倚丘。卽指其蹤跡詭秘而言也。旣形容其搆揑巧密之態。又指撞撞往來之路。庶幾人有愼防。其意切矣。苟使此人證明之。彼雖三尺喙長。萬斛河辯。何能掩諱而盡其辭耶。如漢之呂强。明之懷恩。我國之金處善。往往不無其人。不可以刑餘而誣之也。

○隰桑　隰桑之四章曰。心乎愛矣。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子曰愛之根於心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遂引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爲證。蓋所存者深則不待發之於口。故其必言而先泄者。知心之猶未至也。恩大如天者。不應曰吾有以必報也。情深如海者。不應曰吾有以無忘。而所以服乎膺者益固也。是以父子之親。不屑言乎恩。夫婦之密。不屑言乎愛。爲此詩者可謂善於名狀矣。王昌齡答田太守詩曰。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亦有以及此。微軀。指田太守也。

○英英白雲　夫雲薄則白。厚則黑。不厚無以雨澤也。霜露者。星月之光與地氣相感而成。故有雲隔蔽則無以成也。小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彼白雲不但

不成雨澤。遮蔽星月。如何能有露。此蓋反語而箋解失之也。上章云。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此申后。怨幽王之不能庇育妻子。故指雲而言曰。爾豈露彼管茅而俾有生遂耶。大抵古經中多此例。如載馳之我思不閟是也。

○白華綿蠻　小雅白華。周申后作。管是席材。茅是藉物。易所謂爲物薄而用可重也。以己之潔白爲喻。然管茅得雨露而長。白雲非雨候而阻蔽地氣。露亦不下。此反語而疾之之辭。樵薪卬烘。謂廢棄而躬自炊爨。不免勞苦也。川梁非鵞之所止。高林卽鶴得其所。喻己與褒姒也。因此推之。下篇綿蠻。亦爲太子宜臼作也。黃鳥止于丘隅。得其所也。見而羨之。嗟己之廢棄在外也。然不以無道期必於其父。故猶庶幾望其飲食教誨而載之後車。飲食教誨皆爲父之責。其義極明。

○牧野洋洋　詩云牧野洋洋。野而云洋洋何也。蓋傍水也。尉繚子云。武王伐紂。背濟水而陣。洋洋者指濟水。非指牧野也。

○豐水有芑　生民詩云。誕降嘉種。維糜維芑。后稷所種非一而惟此四種稱誕降。則是天爲后稷貽之也。劉向云。飴我釐麰。始自天降。則芑之始從天降審矣。文王有聲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謨。以燕翼子。此言芑是后稷之始種。故爲周家詒謀之法。而武王亦親稼於豐也。採芑云薄言採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註以爲菜名。其或穀或菜未詳。而其爲周俗之務植則審矣。必曰新田菑畝。則與熟田之稻粱別矣。其曰豈不者何也。此分明是答人之辭。武王征伐而有天下。疑若不暇乎稼穡之艱難。故以此曉人也。雖不如文王之田功以時躬自種植。不廢世傳之卑事。然無逸數殷周四君。惟舉文王。蓋武勤多亂。有不得如平時之卽功也。

○無競維人　衛武抑戒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上二句卽周廟烈文之頌。乃文武之德也。故後孫表而出之。卽所以前王不忘也。下句不過其覆解者也。何以無競。非恭不得。故曰荏苒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據下桑柔。柔木卽桑木也。蠶之緝絲非桑則不成。桑者木也。疑若不能爲緝絲。緝絲不由桑不成。謂德之不由恭不成也。恭之於德大矣哉。

○不愧屋漏　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庸。皆以愼獨爲要。如小人閑居之戒。猶是歇后。必也夫婦姙席之間。無絲髮違理。方是精切功夫。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若室中有人。雖小人不肯爲不善。其或無人而敢爲。則何獨屋漏是愧耶。屋漏者室西北隅也。按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良席夫席也。止趾也。奧在西南隅。而良席在東。則婦席在西也。趾北則枕在奧而趾在屋漏也。且夫婦居室。夫旣主奧。則婦必居于屋漏。其禮如此。於是而不愧。則斯無所愧矣。古人言語都雅不露痕迹。可以爲法。

○高山仰止　讀詩不可草草。後來箋辭率多常語。無雋永間因古人取義。方

知有餘味在也。如鳶飛魚躍。苟非中庸一節。後世安得以知如是耶。又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驟看殊不覺有深義。聖人賛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向道而行。中道而廢也。忘身之老也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然後知其緊要在止字上。止與已兩字相照。止如大學止於至善。註云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亦善發揮矣。蓋景行之君子。人未必仰望。或笑而侮之者有之。高山在前。則無愚無不肖莫不仰面而瞻。雖欲低看得乎。賢智之於景行。亦猶是也。不獨仰之。必欲行之。必至於是。守以不失也。其意若曰高山仰之而已矣。景行行之而已矣。行而中廢則有矣。初無量度己力之不及而暫撤之意也。以此推之。凡詩之用止字皆如此。若曰斷章取義與作者之意相反。則恐無是理。特後人之不能透看耳。如於緝熙敬止之類是也。

○二雅贈寄　按二雅之詩節南山云家父作頌。以究王訩。巷伯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崇高云吉甫作詩。以贈申伯。烝民云吉甫作詩。以慰其心。必著其名於卒章。俾有知其託意。如今詩家之贈寄。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又如十月之交云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雨無正云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卷阿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民勞云王欲玉汝。是用大諫。桑柔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此數篇雖不著名。亦分明有屬贈之意。意者古之人意甚忠厚。雖見不善。猶懷庶幾之心。先以詩警切之。俾有改變也。不然。譏刺之足矣。何必中其本情於下端若此耶。國初有問備之規。宰相有過尤則同朝之臣必有帖申覆。宰相多爲之屈。實淸時之美風也。近世亦無此。只或以君命責喻。亦謂之問備。非本事爾。

○一唱三歎　淸廟之歌一唱三歎。先儒謂一人倡之。三人和之。然此皆尙古之義也。一唱三歎。如三年之哭不文也。懸一磬尙拊搏也。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一倡一和則安在乎尙古也。歎者。古之歌者必間以歎嗟之辭。如嗚呼之類是也。書無逸之篇凡七更端而嗚呼。此是一唱七歎也。今周頌首三篇皆祀文王之詩則皆淸廟所歌者也。外此豈復有他歌哉。如曰於穆淸廟。曰於穆不已。曰於乎不顯。於歎辭。此豈非三歎乎。廟樂主於讌樂而必以嗟嘆之辭間之者。尙古質樸之義也。然則頌首三篇當在一唱之中。

○享先妣　周禮春官大司樂享先妣。在天地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卽先儒所謂姜嫄是也。周以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朱子註魯頌。不用此說。非謂周禮不可信。所謂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似指僖公故云耳。是以易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王母。本義却引周禮爲證。可以見矣。然則小過之過祖遇妣。詩之似續妣祖。皆當以此義看矣。其必特祀何也。姜嫄若果帝嚳之元妣。則享於禘足矣。去嚳而獨享其妣。可乎。意者非元妣。而不敢配者乎。祭法凡有功德者皆可祀。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

弗無子。此所以不得不祀也乎。大戴記帝嚳元妃產稷次妃產契次妃產堯次妃產帝摯若是以長也則摯者少昊也何故先摯以賢也則何故捨堯以嫡也則何故捨稷此皆不可信其非嫡而稱妃何也當時但稱元妃次妃則何故捨稷而稱妃亦宜矣

○魯風　人疑魯風之無。魯何嘗無風。其爲饗祀之樂歌有四篇頌。其餘弊笱載駈二篇則編在齊風。皆譏刺國惡者。則魯風有變無正。其詳未可考。其詩曰齊子歸止。齊子發夕。分明是魯人之作也。以季子之言推之。當時周樂所載各不過首數篇。今之三百。皆後來所增。其付在齊風。或是夫子之意與。春秋同一筆法。其義嚴矣。凡母后之非道。何代無有。事有殊機。心有異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鄭莊秦昭往轍烱鑑。要在酌其輕重而處之。比如父母狂性。不憚赴火蹈水。爲子者必將衝怒勒持。俾不得動身可也。齊姜之事何以異是。苟有防閑彌縫之道。豈不逾於拱默俟命而已乎。易曰榦母之蠱不可貞。夫子釋之曰得中道也。但患時中之不可易以擇耳。

○反語　古經蓋多反語。如嗚呼不顯。乃豈不顯也。又如所謂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類。皆如此也。小學萬石君言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此亦反語。註說本是。而諺釋者謂詭言以不當爲固當則誤矣。如書盤庚比于罰。洪範不羅于咎。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冏命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莫非反語。而蔡傳不然。義有未著也。國風我思不遠我思不閟。亦恐如此言爾。雖以爲不臧。我之所思豈不遠且閟乎。閟卽菀結之義。於採虻散菀尤愜矣。至於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卽謂其才能不優於我乎。蓋知童子而老成也。

○不顯無射　大雅首數篇多言不顯字。註皆作反語看。然以上下文勢推之。恐或不必然。其思齊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凡四亦字必將同義。不顯之非反語明矣。易乾文言釋閑邪存其誠。註云無射亦保之意。謂既無厭射則疑若至矣。而聖人必更加持守之功也。然較思齊四五章。其義不應懸殊。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觀一矧字。知射之非厭意也。既不可度則不厭怠實當。何以云矧乎。愚謂射有三義。凡名其事者去聲也。志物而發矢者入聲也。其意度而有中者。雖意別而亦入聲也。抑詩之句蓋言既不知其降格之時。又況可以意其神之何在而必中耶。此禮所謂於此乎於彼乎之意也。保。如不保其往之保。謂知其必然也。既盡雝肅之誠。則雖不能必中其何在。亦保其神格之必然也。不顯云者。如所謂不可度思之義。神之來雖不顯現而可見。亦必有降臨也。其享祭者雖無必中其在位。而亦保其必降也。如是看。如下章所謂在下者不聞而亦式。在上者不諫而亦入。於義洽合矣。是故因爲神保靈保之語。皆斷其必有也。古人字多通用。國風所謂服之無斁。斁皆厭也。如小雅所謂好爾無射。周頌所謂無射於人斯。恐皆與斁通者。而與此不同。惟其義之不能推去者。只以本義看。未爲不可也。然則有不顯帝命不時者何也。此如上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此則覆解也。以未受命時言故曰不顯。

邦則疑若不顯。維新則便是不時。不時者不有定時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謂周之多士如此。周是舊邦。雖未顯見於世。亦不替其德。傳世益遠也。世之不顯。厥猷翼翼者。此又覆解也。雖是未受命之時。而謀猷之敬謹如此也。以下章校勘知不顯亦世亦指周邦而言。非士之不顯也。如不顯不承於乎不顯不顯維德之類。卽尙絅闇然之義。不然。終解不顯維德一句不得也。非曰必然。欲以備一說也。仁山金氏云不。皆丕字之通用也。不顯不承。與丕顯哉丕承哉同一句法。當考。

○誦詩　窮經將以致用也。說經而不措於天下萬事。是徒能讀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皆相爲用而不可闕者也。後之學者讀詩專於諷誦。行禮專爲揖遜。叩之政事則蔑如。奚可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矯其弊也。政以治民爲要。治民又莫過於下情之達。故詩可以察其隱而安之也。禮不獨施於閨門之內。出而應事。非禮不可。況奉命出壇。又執禮之大者。如春秋傳宴享賦詩皆審於接物不辱命之節度。古人之務實如此。在今日經術事務判爲二道。易地則霿然。何哉。

○學詩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言與詩何干。書云詩言志。凡出乎口者莫非言。何必詩也。蓋言而不能盡者唯詩可達也。古人旣言而又必引詩爲證者。不獨使人聽信。詠歎之間。能達其言外之志。故無詩不可以言矣。

○斷章取義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盧蒲葵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其言本無理。然事異而言同者。可斷取其一句而用之。如語勢之絕殊者。而强引爲證。不幾於誣乎。試言一事。如於緝熙敬止。止彼本語辭。而此爲止至善之義可乎。余謂凡此類兩相較量。其一處不可移動者。一處亦宜同註。大學不可註語辭。則詩亦宜同註也。敬止者如曰敬而已矣。敬而止焉。更無他理。則大學詩傳可合一看也。後人只據左說。其於判別東西者皆云斷章。吾不信也。如巧言之二章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謂信讒而生亂也。小人之讒言罔極。一一深信。雖有破綻。亦不或怒。怒則庶幾沮亂。又或福祉長遠則雖有讒。亦庶幾已亂也。今不怒而無祉則豈有庶幾哉。言必至於亂亡也。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云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不已者必益之。蓋怒可以沮亂。喜何以已亂。亂與耻相反。亂未生而自已。是謂耻之也。故昭公三年。晏子以踊貴屨賤告公。而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不以喜爲言也。范武子則以喜釋耻。此亦斷章而意實相協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本謂以沼沚之蘩。薦祀于公宮也。文公三年。秦穆公引此爲不治孟明之罪。復任國事。此斷章也。凡此類不可盡述。姑擧一二。

○刪詩　聖人刪詩必將可刪而刪之。如素以爲絢一句見乎論語而無貶辭。人疑或別有其詩。殆非也。夫子特刪此一句耳。先絢後素。理之所無。子夏之知寧以此爲疑乎。繪畫之後素功。奚待夫子之訓而方喻哉。是必不然矣。詩人之意極言巧美。目之爲佳麗。此不待增飾而然者。故曰以素爲絢。其意若曰素亦至矣。此便是絢。何必增飾然後爲絢。蓋欲主於素而去其飾也。質之勝文。雖逾於文之勝質。終不若文質之適均。此子夏所以發問也。夫子曰繪事後素。謂雖素而又不可不加繪事。是爲彬彬也。子夏因此而便覺生質雖美。又不可不更加修禮之功。故夫子許之也。刪之之意可見。若如註說。存之固宜耳。又如棠棣章室遠一節。其意非也。故夫子發其病而刪之。與此相類也。棠棣。常棣也。

○鳥獸草木名　詩之緒餘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故二南二十五篇中物類之名。已四十二種。孟子曰仁民而愛物。民如同胞。物吾與也。鳥獸有知覺之心。與人同。但無義理之心。草木有生長之心。與人及鳥獸同。而但無知覺之心。人則三者俱有。所以爲群物之主。三者皆天地之所賦。而同育於覆載之間。特有偏全之殊也。人豈可以其疎遠而遺忘之哉。詩貴比興。比興必以其物。苟不舉名。何以取況。余謂有物則有則。有則而後有名。恐無無其象而取義。詩中先言他物而無所取象云者。必以今人之不盡詳也。夫豈公然攬取不干之物。若識其名知其性氣之如何。豈非讀詩之要訣。

○四始五際　漢郎顗上書云。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余昔遍考四始五際之說。略有發揮。家姪秉休之錄。尤覺詳備。故重載於此。以待後閱焉。漢書郎顗傳云。四始之缺。五際之厄。翼奉傳云。齊詩闡五際之要。皆是也。又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此非嬰之自剏。其源則出於緯書。春秋緯孔演圖曰。詩含五際。詩緯凡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又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戌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正義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愚據詩緯汎歷二字。窮究四始五際之義。蓋以周詩配歲運而稽其隆衰之際也。大明屬亥者。亥當陰極抗陽之際。則有革命之象。而大明言武王伐商之事。故相配也。四牡屬寅者。寅當陽之始。則有始治之象。而四牡言君勞使臣勉勵圖治之義。故相配也。天保屬卯者。卯當陰陽交際之時。則有從亂漸治之象。而天保言下報其上增益漸盛之義。故相配也。嘉魚屬巳者。巳當陽之盛。則有昇平之象。而嘉魚言群臣宴樂之義。故相配也。采芑屬午者。午當陰謝陽興之際。則有撥亂中興之象。而采芑美宣王中興之政。故相配也。鴻鴈屬申者。申當陰之始。則有將亂之象。而鴻鴈喻宣王流民之怨。故相配也。祈父屬酉者。酉當陰盛陽微之際。則有從治

入亂之象。故祈父刺宣王暮政之亂。故相配也。四始名義本自著焉。五際之亥午當陰陽極盛之際。故皆有大段變革之象。卯酉當陰陽交遞之際。故皆有微瑣改正之義。韓氏所謂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有變改之政。是也。詩緯既云戌在天門出入候聽。而正義又云亥爲天門。候聽者乾。戌亥間之則戌亥有天門之象。而戌者狗也。又有出入候聽之象。詩緯從戌狗言。故曰戌在天門。正義從天門言故曰亥爲天門。文雖小別。而其義則一也。愚思周詩之治亂。與歲運之盛衰。本無交涉。而今觀詩緯。强加安排。逐一配合。則終歸旁術。非可尊信而湮沒不傳。亦爲可惜。故今依排列作圖。而略註釋于下。好古之士庶幾取焉。此不過周末拘儒因成周之終始治亂。而排鋪勘定而云爾。非後世之可述也。讀詩者只掇拾舊說。疑其有蘊藏深密者存。故說出破惑也。右詩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六上 終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六下

經史篇

經書門二 書記 儀禮 春秋 周禮 左傳 禮

堯不露形迹　余讀二典。堯訪人於群臣。其對皆誣。堯雖不納。不能使之不誣。舜訪人於群臣。其對皆實。舜卽納焉而天下治。其故何也。蓋帝嚳之末天下大亂。賢不肖不分。摯之賢猶不能保守。堯以至仁嗣位。先惠而後威。如天之廣大包容萬物。賢者樂生。不肖者畏忌。所以爲蕩蕩無名也。及舜之時。首正象刑。亟黜四凶。然後始擧十六相。而天下咸服。可見四罪一節。爲去惡進賢之關捩。至第三篇知人安民一節。爲其註脚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故曰惟帝難之。難者不容易之辭。若其無難。堯不必待舜而爲之。不然又何以曰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孔壬耶。若數人者。帝因憂畏久矣。其間必有大段難辨。故堯之默運神機。如寒熱之剝換。而有不露形迹者。四凶亦拱手就法。若乘舟。舟回而不自覺東西之易方也。是所以爲堯也夫。

○罪四凶　治天下不過曰進賢退不肖。然不肖不退。賢不能進。按左傳文公十六年。舜臣堯。先去四凶。然後進十六相。所謂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也。堯不能擧賢去凶何也。羲農遠矣。自黃帝以下。國雖革除。而子孫世襲。黃帝之後曰

渾敦驩兜是也。少昊之後曰窮奇共工是也。顓頊之後曰檮杌鯀是也。如後世三恪之國而聖王既遠。世濟其惡者也。擅權用事。各據藩服。以時入朝。堯是帝嚳之子。摯亡而堯興。意者爲三族所主張而積習服衆。權柄尙有存者。堯有至德。雖相時駕馭。何可以斷行誅殛。班固人物表。摯在上中。其賢可證。而旋立旋廢何也。至問若采則兜薦共工。問治水則僉舉鯀。堯卽曰靜言庸違。方命圮族。堯豈不欲去之速。顧未有任之也。後因師錫得舜而倚任。舜承帝之旨。而正三人之罪。荀子有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之文。其爲强藩亦可證也。夫然後十六相次第甄拔。所謂八凱鯀族也。八元堯族也。一退一進莫非帝命。故曰臣堯也。其黨惡之罪。放齊有焉。朋淫如朱。而謂之啓明。冀其嗣堯而見德也。舜獨漏此何也。帝捨朱而巽位於己。帝崩後舜尙遜位。觀謳歌之歸。況先殺薦朱之人耶。此與禹之數四凶而不舉鯀同義。不然。放齊之罪宜在驩兜之上也。呂覽云。堯戰于丹水之南。以服南蠻。意者丹是堯之本國而封朱於此。故朱之傲虐。不在王國也。此放齊所以謾言也。春秋之義先治黨與良以。胥小亂政。必有形勢之互仗。彼兜者乃與醜類惡物頑嚚不友之共工。比周行胷。厥罪惟均也。堯典宗旨。只在下四節進退賢不肖之間也。舜典之要。亦在明目達聰之後。四凶既去。百度咸得其人。天下安得不治。且三苗之謂饕餮者聚歛之稱。據左氏傳可知。此亦縉雲氏之後也。縉雲者。後之夏官是也。夏官則封於南土。而堯時仍之也。養民之方。要在廉而不虐。貪不去則廉不長。故亦與三凶比並而不得不懲也。衡湘之間財賦所積。受封於此者驕奢恣逸。其勢然也。故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聚歛積實。不分孤寡。不恤窮匱。此其實事也。其竄于三苗者。卽其受封之不才子而非本土之民也。然則爲苗民除害。非謂土俗性悍也。惟其君長之罪。故遠離疆土。竄之三危。三危者西北極遠之邊裔也。旣竄之後餘孽未殄。頑不卽工。然時月之間。感化於兩階之舞。翻然來朝。其非肆惡怙終之性可知。衡湘之距京師不下三四千里。苟不速化向善。其聞風來格。豈在七旬之間哉。若夫共工之罪則大矣。以皐陶之言考之。巧言令色。卽帝所謂靜言庸違象恭。而添一畏字。以惟帝其難包之。其爲帝所畏可知。意者其僞功之際。有違命擅行。不可不懲也。共工。少昊之後也。據左氏傳。齊是鷫鳩之墟。而鷫鳩者卽小皡官名。共工恐亦受封於東方也。共工。冬官之屬。其職掌邦土。鳩者聚也。所聚不越乎土地。則所謂僞功亦在乎開拓疆域之間也。堯禪舜受。而肇置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遂有蠻夷率服之咨命。此九州之外添有幽幷營三州也。幽今遼地。據職方氏。其山醫巫閭。其利魚鹽。此非今鴨綠山海之間而何哉。然則舜之肇置此十二州。雖賴其功。而共工之違命拓荒。貽弊邊民則有矣。其事如鯀之祀以障水之功而流之羽也。故流之幽州以示民也。及禹亦在舜時。而便去此三州。亦皆見罪與功俱也。據荀子共工爲禹所伐。而首去三州。其

流在幽州。則所謂僝功之亦在三州可知矣。羽山者。禹貢所謂蒙羽羽畎是也。在徐州之境。河患之最。惟兗徐也。故殛鯀於此。亦示民也。驩兜。黃帝之後。黃帝爲中央之帝。功在中土。則兜之世守必在於是。嵩山卽中岳在河南。放之於此。亦如共工之於幽州也。註嵩山在南裔江漢之外。恐不然。

○三考　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註謂九載者恐不然也。九載則大遲而害事。按召誥自三月丙午越三日戊申又越三日庚戌又越五日甲寅。此數日例也。數年奚獨不然。若甲子受官則丙寅爲三載考績。卽周三年也。戊辰爲二考。周四年也。庚午爲三考。周六年也。若果九載。初考周二年。二考三考皆周三年矣。其有此理耶。孔子曰三年有成。子路曰三年可使有用。初考之限也。孟子曰大國五年。再考之限也。子曰七年可使卽戎。孟子小國七年。三考之限也。其治績於是可判。聖人必量度遲速有如此者。後世殿最之制宜以爲式。今法守宰必六年而遞。善治者又加一年。若爲定式。其十考十上者例加一年。則諧於今而不違於古。其十二上者。則又必使自其任遷職。必有振刷之效矣。宋文帝守宰以六朞爲斷。其有見於此乎。

○山虞　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釋者謂聖王同仁者非矣。孟子曰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乃此章之註解也。草木暢茂則焚之。禽獸害人則驅之。是爲舜治草木禽獸也。草木大盛。鳥獸必至。鳥獸至。民生被害。山虞之職不獨愛養。亦宜剗除其害也。舜所以別立其官。春蒐秋獮。乃其設始也。今若別置其官。視同夷狄。率衆逐捕。賞功如斬馘。則彼孤行草間之虫。顧何能爲民生之毒痡。任司牧者當體念。

○六宗　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何故不言后土。說者謂六宗是也。而以地數六當之。則涉乎傅會。凡物生於天而成於地。祖天而宗地。如祖黃帝而宗堯之例。何謂六宗。古者祀天有五方之帝。又有總會一上帝合六天矣。地亦然。五方各異。而東岳謂之岱宗。則西爲華宗。南爲衡宗。北爲恒宗。中爲嵩宗。而又必有總會一大宗也。望于山川何也。五岳之外又名山大川之祭如魯望晉望楚望之類是也。天旣各祭。地何獨告于一處耶。故曰六宗。

○念茲在茲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臧武仲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功可念也。又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時也。又哀公六年孔子曰。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以此兩說推之。書之言與今解不同。四句都不出專心順理之義。蓋念則存心不忘也。釋則詳繹究解也。名則是非之定。允則好惡之誠。名言而未允出則形於口者猶未若出於心之眞實無僞也。茲此也。懸空說一事物也。凡事物上莫不有停當道理。然人患用志不壹。而私志綢繆。不免違物而處之。所以事不成而功不順。若果念釋此物。不離于此理。名允此物。不離

於此理。壹此不懈。在己者隨事順理。及物者以時能恕。則皐陶之功。蓋如是而已矣。此雖與今註不同。古人既有此意。則不害爲一說。故著之。

○四隣　昔者禹進於舜曰。其弼直唯動丕應傒志。帝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臣者對君之稱。服勤之謂也。隣者相與之稱。輔弼之謂也。二者初非異意。惟服勤者方能輔弼。輔弼者方能服勤也。其目有四。故遂歷言翼爲明聽四條。然後復結之曰。予違汝弼欽四隣。其語勢上下關鎖無滲漏也。左右有民者佐助而使下親附也。宣力四方者。用力而使遠方奔走來王也。十二章作服。禮之事也。或前或後儀文光輝。故曰明也。聲律治忽。樂之事也。心志和平非僻不入。故曰聽。聽者使之聰察而理之也。當時天下既平。寇賊不興。四隣之職不過如此。及文王受命則曰。予曰有附疏。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亦稱四隣。世有治忽之變。故指目少別。大意則相照也。尙書大傳云。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兩相較勘。其義尤明。」

○甘誓孥戮　聖人之治天下。罰不及嗣。故文王之治岐。罪人不孥也。秋官司厲奴。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後世之沒入爲奴是也。此已治世之一變。又何至於併妻子而殺之乎。戰雖危事。犯律者戮其身足矣。孥其子已過矣。何可以殺其在家不與謀之妻子乎。漢書王莽傳引此書。孥正作奴。尤信。夏啓乃謳歌獄訟之所歸。而忍爲此耶。余謂孥與戮是兩事。卽孥其子而戮其身也。蔡傳雖引盤庚爲證。此又不然。余嘗解噬嗑之滅鼻。曰滅鼻劓也。滅趾刖也。滅耳刵也。與困之劓刖康誥劓刵相照。噬膚滅鼻。以嗜欲而犯劓刑者也。禮有膚鼎臘鼎。其噬膚噬臘卽其事也。用此相勘。則劓殄滅之者。謂劓而盡滅其鼻。非滅其族也。當刑者衆。故曰殄滅也。無遺育者。謂此類盡滅而無復養育也。何處見得殺其妻子意看乎。彼二罪在今日不過誅止其身。況三代耶。

○其如台　商書以我爲台。其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既云予。又曰台。恐有別義也。盤庚湯誓彤日戡黎曰其如台。台字恐當訓此。

○洪範　天錫九疇。箕子得之。卒傳於中華。建極之周天子。周天子不應但聞而虛受也。然至人事之損益則有之。故其三八政一條與周禮不合。此特時然耳。建極在身。治躬錫福。莫過次二之五事。然後推之八政。卽施爲事。八政不外於五事。苟非肅乂哲謀聖五者。政無所本也。故周家之尊述服行。惟箕子之指授也。何以爲證。周之末昏君亂德。五事失道。小旻之詩作。其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先民箕子也。大猷洪範也。繼之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分明是不程不經之註脚。前此周室之程箕子而經洪範。可以的然明矣。及箕子東封也。孔子贊之曰。箕子之明夷。明不息也。謂不行

於中華而明於東方也。雖曰文獻無徵。其所施措必不捨洪範而他圖也。況五事之肅乂謀哲聖。內修諸身而上通庶徵。何可一日少緩。但後來傳聞。只云八條之敎。又遺失者五條。恨之恨也。且所謂八中之三者。不過曰殺人以命償。傷人以穀償。盜沒爲其家奴婢。此不出於八政中司寇一科之內。而所闕者七也。意者檀氏之季衰微危亡。民風極難。先以禁暴之刑略示統御。此劉漢所以得三章之法也。此必是殷王東面西怨南面北怨之大規模。而箕子行之也。豈非古帝王草昧勘亂之定制耶。

○五福不言貴　洪範五福不言貴。福非私享之厚。爲敎化設。敎化莫大乎向善背惡。同一天下之俗也。福有天錫有人錫。天生定命之外人力之所得與者富貴也。故曰既富方穀。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爲人錫而與壽考康寧別矣。以天錫言則無壽則初無爲善之路。故爲先。聖人必富而後敎之。救死不贍奚暇禮義。故富爲次。或離亂疾病之憂。則亦力不及於爲善。故康寧次之。好德。好善也。好之在己而所以爲好則賦性之良順也。不然者爲善難而爲惡易。王政之所棄。故攸好德次之。人未必皆得壽。其死於正命而修身而待之者。卽人事之無憾。故考終命次之。若崇高貴顯者不過爲私分之徼幸。非與於天叙民彝之則也。固有爲善而得爵者。未見因爵而增善也。故人錫之福有二。而言富不言貴。聖經垂訓。令人有惕然感發處矣。是以六極凶短折與壽反。疾與憂與康寧反。貧與富反。惡與弱與攸好德反。凶短折。如桔梏死之類。初無與論於敎化也。疾憂之妨害人。甚於貧窶。賦性之難化或有險惡昏弱。聖人不能變。然有畏威寡罪而革面之理。故以此終之。莫非有序。凡此或値事勢之所驅。故主敎者宜以刑法臨之。必須懲創而勉强。隨分用力。故曰威用六極。其精神都在威字上。

○周公致辟　金縢。我之不辟。雖以避爲解。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者相符。恐非避而退居之義。及至罪人已得。猶云未敢誚公。前此誚責可知。特罪不及耳。蓋是時群叔流言。成王之疑已深。若不究言根。只事遜避。彼計成而危險轉甚。周公將何以保其軀命耶。亦恐無以暴其心而告於先王也。不但身之不免。群叔行凶。武庚得志。則奈王室何哉。及居東三年。罪人斯得。若使群叔不待周公之致討。而跟脚自露。則成王必將渙然氷釋之不暇。又何故止未敢誚責而已乎。意者斯得也。周公得之。故信與疑半而然耳。公若是無意於致討。則彼罪人又何從而得哉。愚謂居東卽東征。二年始得罪人。又一年啓縢而後歸。則合三年。鴟鴞之詩既至有子之後。則當是盛夏之際。而東山之詩所觸目亦盛夏之節。則已朞年也。罪人雖得。王但未敢誚公。公亦未敢遽歸。至明年方歸也。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然後以王命討之。誅武庚而致辟管叔。王室始安。而公之寃亦大白矣。不然。以公之尊貴。承制出師。而家室之荒頓。豈至如東山所云

耶。此不可不講。

○多方解　韓久庵論井田論潮汐論性情之類。驗之於實迹。多所違失。獨其多方解一篇。最有理。其言曰。謹按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克商七年而崩。成王東征亦爲三年矣。所謂五祀自克商之初數之則有餘。以移爾遐逖之後言之屬耳。將何以折衷。武王克商。於是與諸侯共立紂子武庚。畀付殷命。而各自退保封疆。以待天命。其後武庚不悛父惡。剿割日甚。而四海謳歌皆歸于周。有不可遏然後始伐殷爲天下主。其曰天維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卽其事也。猶不敢奪武庚之國。仍舊邦命新爵作爲王賓。且遣三叔爲監。使武庚不得荼毒生靈。放遠王命。及乎武庚自作不靜。越茲蠢動。然後大罰殛之。以此見之。武王克商後始乃卽王位臣多方。而至成王東征之時。殷民之奔走我監適五祀矣。其說蓋謂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合成王東征三年則爲十年矣。其立武庚五年而合臣我監五年則亦十年矣。以武王伐殷以後合成王三年故爲五年。不但文義甚詳。其於革伐之際心迹皦然無可疑者。宜表而出之。鄭愚伏撰久庵碑。謂經解不落科臼。如孟子所謂怨慕。極有發明。並可參考。

○呂刑　呂刑一篇與舜典相表裡。一切照勘。未見窒礙也。髦者年老也。荒度與荒度土功同。蘇說是。謂既老而遺命。豈有耗亂之理。故每擧皇帝而爲證。皇帝者舜也。舜典所謂金作贖刑。恐通指五刑之贖。說者以有財者獨免爲疑。然五刑與鞭扑雖有輕重之別。其有財獨免則均。聖人豈以其輕而貨爲之哉。大禹謨云。帝德罔愆。罪疑唯輕。功疑唯重。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其義同也。穆王之意雖有上刑。閱實其罪。疑赦而下服。縱曰無財。親戚隣里有救助之意。身有服役代償之勞。又不足則算直遞減。以至於輕。則上伸哀敬之仁。下蒙全完之澤。不亦可乎。穆王不過因古義而詳其輕重之數也。若曰舜之五刑一定而都無宥赦。則恐非唯齊非齊之道也。且舜亦有五刑。則劓刵椓黥。非始於有苗。苗民只有劓刵椓黥之肉刑。而不知更施鞭扑官敎之刑。又不知上刑適輕之義。故只以劓刵椓黥殺之戮之。是所謂幷制也。是所謂罔差也。非議創始也。聖人旣取以垂後則必非違倍害敎之書。宜究到本旨。然後方可矣。其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皐陶制刑之序。與舜典洽合。但伯夷降典。先儒疑其有誤。愚意聖王之治必先德禮而後政刑。伯夷典禮秩宗。恐不在皐陶作士明刑之後。按舜典益與夔龍新命者也。其餘伯夷之類皆舊已受任者也。刑本於禮。苟無折之以禮。則刑無所措。所謂降典。典禮之稱。所謂折民惟刑。卽折之以禮爲維刑之則。而士乃從其則而制刑也。伯夷之前已降典折民可知也。然則呂刑一書蓋發舜典未發之蘊歟。蓋舜之新命者乃其新卽位而補其闕也。其餘皆攝政時所處者。故其序如此。

○秦誓　聖人删書。載秦誓於末。說者謂著秦之代周。若然聖人喜言未來爲纖緯之作俑。又爲取其悔過一念。然則其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役。安在乎懲忿。聖人因其可採而採。非容心於其間也。書者所以導政。政在安民。安民在得人。觀典謨大要。不出於求賢任能也。大學治平章獨取一介臣以下二節。其言斷斷於好賢有利。蔽賢便亡。是其骨子也。夫側陋伏野。非近貴之薦引。人主何從以知之。苟得休休之量。果使網羅才彥。布列朝著。則國斯興矣。娼嫉而違之。俾不能達。雖欲不喪。得乎。此平天下之要道。而秦誓能言之。聖人之取之也宜哉。當時勸之者孟明。止之者蹇叔。賢愚之目二子當之。一進一退之間。必有嫉妬蒙蔽之患。而穆公不能察識。幾至喪亡。故云爾。不然此數句果何因而說起乎。

右書

○胖合　儀禮喪服傳。夫妻胖合也。疏引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謂夫婦胖合。子胤生焉。其義不明。字林云。胖合其半已成夫婦。此亦近之而猶未備。夫婦之始合巹而醑。巹破瓢爲巵。復合而酌酒以成禮。胖者半也。謂半破成兩也。既胖而復合。爲人倫之始。所以爲胖合也。

○緦布　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疏云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緦。精粗與朝服同。不謂七升半。而謂去半於十五升。其義未詳。故或者謂既成布而抽去之。此必無之理。既成而復抽去。孰若未成而除之。況比絲成布一上一下。若間去其一則其能成布而不解散耶。良溪云。爲父斬衰三升。故爲君以三升半別之。今以緦布別於朝服。猶存十五升之名。而只抽去半升。爲稍別於朝服。其實十四升半也。彼則同一三升而欲其細也。故增添其半。此則同一十五升。而欲其稍麄也。故抽去其半。其義同也。此說不可易。

○問名某氏　昏禮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註疏皆言。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卽姓號之名。舜爲謚。猶爲名是也。問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故問之也。此說恐不然也。蓋曾不知爲誰氏之女。則前此媒氏往來及納采之禮。何所擇而行哉。或是主人之女。則此禮可廢乎。疏又云。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此亦不成說。問者將加諸卜也。擧其父名足矣。又何用母姓名耶。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疏亦以問名當之。苟有行媒。名亦可以問知也。若果姓號則此豈因媒氏而始問也。古者不獨人名。若官若邑之類必加氏字。若女名不出於外。則後世流傳婦人之名何從以得哉。其謂某氏者敬之也。如名蘭則曰蘭氏。名蕙則曰蕙氏。與今俗無異矣。將加諸卜而告於廟。故不得已如是。此古今之別也。

○冠婚下達　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子通解辨其非。從陸氏說。謂下達二字本謂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謂用鴈。亦攝盛之意也。此訓至矣。然陸佃云。若

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此說卽朱子之所取也。按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廢之可也。謂緇布冠。自諸侯下至庶人皆同也。何謂冠禮不下達。陸說朱訓皆考未及此耶。以此推之。昏之下達。亦非但指自士至庶人。卽自天子下至於庶人之謂也歟。然其所謂下達。亦但謂鴈與緇冠二物。其餘儀章器物。自有尊卑之別。於禮可證矣。

○儀禮遺經　文獻通考云。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尙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儀禮註中謂古文今文是也。蓋古禮五十六篇。而高堂生所傳爲十七篇。及孔子宅中得其完書。與今文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但秘在於館閣。其說備見于士冠禮疏可考也。不知鄭玄註時不取餘篇何義。又不知是甚時失了。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升庵集云。一統志。劉有年杭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今求之內閣。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也。嗚呼先儒生於秦火之餘。惟以不見全經爲恨。然而見之而不能傳。明人又後於漢千五百年。見之而又不傳。世愈遠矣。書愈湮矣。設或遺篇斷簡遺在民間者。其能表章之者有幾人哉。又按儀禮旁通圖序。吳澄取二戴記及鄭註纂逸經。又取戴義爲十傳。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至正間司業李民。嘗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劉有年所獻。豈卽是耶。其說亦似有理。卽無論周公本文與後人彙纂。其有補於禮家則大矣。等置而任其湮沒何哉。

○儀禮經傳　齊桓公問於仲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禮之於國。其關如此。夫禮者。民之防也。防如畜水之防。防去則水未有不散也。俗置無論。今世士大夫之風。已駭矣。衣冠拜跪恬然都闕。喪葬大節草草無考。此猶歇後。至於國家典禮。公卿以下但憑胥徒願指。茫若浮海失舵。此何光景。國不崇禮。昧者不見妨礙。故苟使留意節文。公肆譏侮。自以爲淸議。如是亦足以了當公家事也。朱子有未上之奏云。前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通習知其說。凞寧以來。安石變亂舊章。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博士諸生。不過採其虛文。以供應擧。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矣。於是編著儀禮經傳。三禮者。儀禮周禮禮記也。宋初設法講明有如是。今生員試惟有禮記義者。不過揭其沒緊一句爲題。取應者亦類彙繁文而已。不及於人事之儀則。此一循王安石故智也。使紫陽而在。必將三復嘆慨而不休也。今其經傳一書流傳海外。而縉紳學士視作篋中故紙。無人遮眼。吾夫子憂患後世之志無如末俗何也。余謂此書宜在試士之科。就其中擧二道爲問目。取其通多者爲入格。卽維持世運之一助耳。右禮儀

○君祿　周室班祿。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畊也。下士食公田百畝之入。以今時行之斗計之。極饒之地。極樂之歲。穀不滿千斗。古無水田。兼夏秋兩穡。麥菽諸種不過如此。如種稻一歲一穡。則又不及此數也。地薄歲儉。又不及此數也。千斗之穀。舂米則減五分之三。得米不過四百斗。以此爲一歲之需。君之祿比下士三百二十倍。則得米不過十二萬八千斗。我國以十五斗爲一石。則不過八千五百三十石。此乃人君一歲之祿。而並食宮內百職者也。周禮千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正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惟王及后之服不會。註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此說大錯。夫人君之於宮內。如衆庶之於家中。各以其祿爲百用之需。既擠定其祿。使不得踰越。等秩如此。寧有恣其取用。無有限節之理哉。此胡氏所謂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而起者也。若然。非武王周公之法斷然矣。愚謂君上用度實非庶僚所可撙節。故凡宮內之膳饗酒醬裘服之屬。皆掌於大冢宰。所以爲宮府一體。而防閑之嚴密也。彼膳夫等之不會。爲有管領者故也。若使大小臣隣。只拱手旁睨。任其濫觴。則冢宰之所掌。果何事乎。唐之太宗說經迷旨。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卒使承乾。索性妄行。未踰六旬。用過七萬。驕奢益肆。不保祿位。宜後辟之監戒。

○明水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夫遂。陽燧也。鑒。方諸也。鯜魚甲亦稱方諸。故人或誤認。余驗諸史非也。鑒制未聞。或圓而凹中。向月水生也。註以明水瀋滌粢盛。粢盛者飯也。饎飯以水。又何以明水洗之。愚意古人食竟。必三飡以漱口。祭亦有此例也。明燭者非但爲火照。蕭合脂膋皆用明火也。禮云明水洗齊。貴新也。縮酌用茅。明酌也。意者鬱鬯和明水縮於茅上也。陽精莫如日。陰精莫如月。故明火以燔蕭以報魂。明水以縮酌以報魄。其理宜然。若但爲瀋滌粢盛而饎飯則陳設後設此何爲。今國家祀典。只陳虛器。甚無謂。

○鋤屋閒粟　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閑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興其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註鉏粟。一井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一夫之稅粟也。閑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其義可疑。百畝一夫。三夫爲屋。一夫之罰。何謂屋粟。民無職事者惰無恒產。懲勸以力作可矣。雖欲出粟得乎。如是而必罰。不幾於厲民乎。孟子曰田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朱子釋之之意如此。尹幼章云。夫與里之有布。元有其制。如後世之調庸。孟子特欲去之者將寬其賦。以安民也。如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罪人不孥。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皆與周官不同。夫里無布。不過與此同科。其言極是矣。余謂用以質劑者。分明是斂而還頒

也。五百人爲旅則乃一鄙之地。此恐如後世社倉之類。凡民事鋤功爲急。修屋次之。所謂亟其乘屋始播百穀是也。民之有粟。蓋藏甚難。冗費亦易。計入於官府。質劑爲信。時至而均頒之。益民甚大。與九夫惟正之貢不干也。所謂閑粟。意者不時之需也。事之緩急。時之近遠。都未可預度。故曰閑粟。不如此。民或倉卒蕩產矣。如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亦此類之謂也。苟非竭知民情。惡能及此。

○養猛獸　聖人不作無益害有益。所謂益者。以天下言。非一人私益也。昔者猛獸害人。故周公驅之。民於是賴生。如虎豹犀兕之類宜獵取以用其皮角足矣。何至豢養而獘民哉。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凡祭祀供猛獸。註。虎豹熊羆之屬。敎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敎無不服。此甚害義。祭祀之共謂中膳羞如冬獻狼之類。禮有狼臅膏。蓋爲中膳者或不時得。故養之也。所謂敎擾之。疑亦圈畜而熟習也。若虎豹熊羆之屬。必將多殺畜物以飼之。賓祭牲牢猶曰不得已也。況棄犬羊餧惡物乎。果如註說。斷非聖人之制。乃周末文勝之後隨事補入者也。周禮此類甚多。或曰虎兕出於柙何謂也。孔子見時有如此而記之也。勿論古今。掌其柙而不能藏護非過也。如仲舒大儒。猶不及此。乃曰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不乃爲後世窮心役物者助耶。如秋官夷隸貉隸之屬。其可盡信耶。不然則古俗尙鬼。故有壓勝之術。如哲族之懸矢烏巢壺涿之午貫牡檡庭氏之太陰弓。莫非鄉儺驅疫之義。虎豹取其神威。故生畜之耶。然亦皆非周公之舊。

○矢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匀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註云一弓百矢。三十斤爲匀。夫三十斤者四百八十兩。漢文以百金爲十家產。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則匀實中人三家之產。聽獄本理寃。而使之蕩產可乎。孟子曰金重於羽。豈一鉤金與一車羽之謂乎。匀恐鈞字之誤耳。矢百亦恐太多。古者射必以乘矢。乘者四也。束矢疑指四矢也。若如註說。民之號訴者鮮矣。先王雖有禁止獄訟之心。無財之民必將有抱寃不敢言者。豈非害事乎。此乃朝政爲然。至於州郡無是。今世任守宰者或使牒訴者必呈鳥羽薪炬之屬。以倣矢金之遺意。則非矣。其擊鼓登聞必刑之。然後聽理。此非所前聞矣。要當以下情上通爲務。其猥瑣者。司寇審別之而已。納財受刑。恐皆有妨。

○射御數　周禮六藝註說多不曉。其五射則白矢。謂貫帿過見鏃白也。貫則鏃在陰何可見也。愚意白者指其羽也。謂矢皆不捆復白見於帿中。參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去也。凡射者莫不皆然。若是而有中不中。則其不中。不足取也。愚意上下一直相連在帿中也。剡注。謂頭高鏃低剡剡然也。愚謂頭高鏃低者矢力不足以遠至。善射者必頭低鏃高。縱不能如此。何必取反是者耶。若

然者。雖中。謂之揚觸而不算也。愚意謂矢鏃同注一處。易曰刻木。謂矢後之鐵鏃。卽刻之意也。襄尺。謂臣與君射。襄君一尺不與並立。此亦何人不然而於此取之耶。愚意襄。駕也。詩所謂上襄是也。四矢皆中而如駟馬之橫聯也。并儀亦四矢皆中而其形方正。蓋有皆中而不能齊整者。有上下相連者。有合注一處者。有左右橫聯者。有四隅正方者。是謂藝成也。五御則鳴和鑾者。徐疾調也。逐水曲者。周旋也。過君表者。徐驅無聲也。舞交衢者。折旋也。逐禽左者。疾驅而不失範也。非謂眞有君有禽。其馳驟之法當如是也。九數則余略涉算家知其說。不外於方圓句股之積冪而已。凡儒家所當究者只是步天樂律二事。其他亦不過因乘商除而無不通。至於盈朒正負之類。卽雜家之小數。而畢竟無用。聖人必不敎人。徒弊精神如此也。蓋數至於九而極。故曰九數。

○周官奇字　漢興。太史試學童。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古文者。孔氏壁下古文。奇字者。史籀篇中與孔壁書有異同者。劉棻從楊雄學奇字。太玄經中多古字非常用。卽劉棻所學也。今周禮篇中最多奇字。人遂疑棻之託成以惑王莽。然棻亦何能剏出規模耶。周官舊藏。元有此文。至周衰文勝之後。一世流行。必有隨事添益。故棻則悉取而成編。至役鬼驅烏之類。似非聖人之制。其立表定時之規分明有誤。容有佞人臆見攙入也。成帝時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及向卒。其子奉車都尉歆。承命成父之業。奏七略。歆子業。卽從雄學奇字者。宜人之疑及於郤正之口氣也。然冬官考工記。卽漢儒補入。而文字同然。以是知周家舊藏元有此文也。

○周禮　周禮一書。林存孝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愚謂周禮顯自劉歆始。潁濱五峯之論。亦不爲無據。然其疑處自可疑而排陳六官。規模宏遠。有非先聖不能制者。故鄭玄諸儒執其可信而略其疑。蘇胡之論。執其可疑而略其信。俱不得爲通論也。意者周之典禮未必皆周公手筆。憲章既成。歷世遵用。其勢必將逾久而逾繁且密矣。以至衰晩。其綱條增删。藏在王府。亦必有方册可考。如今時官司施行法例。豈皆國初所定耶。周之六官所載亦猶是也。然則與周官異同者。乃沿革或不同也。其細末冗散者。卽後來所添也。姑擧其一。土圭之法。分明有不通者。聖人寧有是耶。別有辨不贅。又如服不氏敎擾猛獸。射烏氏驅烏鳶。夷隷及貉隷索鳥獸。言冥氏設弧張翟氏猗猛鳥。若簇氏覆鳥巢。蠟氏去蛙黽。壺涿氏殺淵神。或書干支列宿之名。或牡檡午貫。其不經甚矣。若謂悉皆周公致太平之跡。斷不然也。夫儀禮實周公所制。而間有孔子之言。則分明是後來所添。周禮之間以繁冗。何以異是。故自武帝時已有不信。而若今所傳者抑恐非復武帝之舊矣。何也。今之詩書六藝存者亦不少。

而其奇文古字未有若此書之獨多。西京之末。楊雄最博古文。於太玄可驗也。始雄人皆忽之。惟劉歆敬焉。歆之子棻從雄學奇字。而周禮之文恰與相類。意者歆之父子因周舊錄。以意增飾之耶。是何前無後無。而獨太玄之侔稱耶。後之尙論者。必有同我矣。

○周禮冬官　車淸臣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簡秩散亂。俗儒補緝。並附地官。金叔明曰。周禮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愚按周禮今存三百四十五。則所亡爲十五。如考工記所見與人玉人等。亦恐不可闕。或者此類皆在十五之中。而並地官錯附者爲冬官全部耶。今考工記所見者二十九。而闕者六。只存二十三。其文恰與周禮相似。恐是先亡而後完。所謂三百六十者。或是擧大數。未必無零餘也。右周禮

○防墓崩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舊釋爲始當堅久。如此則始不堅久而悔也。恐無此理。上云墓而不墳。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古者殷以前也。周制天子高十尺。諸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降殺以兩。則無官者或宜二尺或不封也。聖人分明自道東西南北之人。故封之示不當封也。雖封而必不過四尺也。聖人從心不逾矩。不滯一隅。前旣失其塋。爲不封也。權以處之。未爲害理。四尺之墳。雨而崩頹。固其宜矣。聖人豈不默識。崩者未必盡滅。不應者。示不應修也。然門人旣爲之修築。則又不可謂不可。故流涕而道之也。何以爲證。季子嬴博之葬子。其高可隱則必一丈也。而夫子許其合禮。季子。諸侯之大夫。而子則無官。其可隱之非制明矣。葬於異國之土。非高大。不可而爲識。故如此而聖人不譏。君子行事或有時中而不爲僭。此不可不察。

○懸棺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飮水盡其歡。斯爲之孝。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之。人豈有非之者。此擧至薄者爲言。無與於禮也。斂而必言形者。衣周於身。棺周於衣。纔足以不見其形也。謂衣未必重。棺未必厚。單衣薄棺。只可以蔽形也。還葬者不待踰月。殯而後卽葬也。懸棺而窆者。不能具車馬萎翣。以機懸棺而行也。按曾子問下殤土周葬于園。輿機而往。塗邇故也。註以繩鉤之。以機擧屍。輿之以就園。其意蓋繩以爲鉤懸於機。舁其機而行也。夫子將擧其禮之至薄。故以下殤之例爲喩。凡葬自天子以下皆用碑繂懸棺。此何以云爾。註說非也。夫貧者士之常。貧而備禮不循理。後世此義已晦。惟務避譏。不憚過分。奚可哉。

○司業　朱子曰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板子。廢業不作樂耳。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按周禮無司業。戴記文王世子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後世因爲官名。簨簴鍾鼓之具也。廢業奚止於鍾鼓。旣云大功廢業。則大功以下否也。小功不

廢樂可乎。若然。謝安之偲功不廢絲竹爲不非。且樂正所司又不止於鍾鼓。而禮記云爾耶。甚可疑也。愚謂凡業農業屨。居業學業之類。未必皆指樂也。周禮四術四教皆掌於樂正。禮記所云。則不過謂學業之業也。

○郵表畷　郊特牲郵表畷。卽八蜡之一也。鄭註引詩商頌以綴旒作畷郵。愚謂郵表畷。斯乃田畯督約者也。其督之時必有旗旒指揮衆民。故稱曰旒表綴。後字轉爲郵表畷。畷以用於田事。故改從田也。呂覽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有措大築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希望也。可以驗矣。

○支子不祭　支子不祭禮也。宋之諸賢皆有通變之說。因宋時宗法不立。明道沒後伊川始立廟。仁宗至和。制其宗傳於立廟者之子孫。故太中之喪。舍嫡孫而伊川主喪。因以立端彥爲宗。可以見矣。故支子之祭不祭。繫於宗法之立不立也。程子曰後世如欲立宗子。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此指宗法不立之前。非與於旣立之後也。朱子與黃子耕書云。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竟未安而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採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上言竟未安。下言不得已。其意不以爲允愜也。答李堯卿云。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此又與前說大意同也。至答李晦叔書云。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所謂前輩。卽范丈所定。而結之曰得禮之變。亦程子所謂不立宗子。徒欲廢祭之意也。若宗旣立則所謂謹守禮文。未可義起者。爲禮家三尺。恐下不得禮變字也。且其所謂逐位祭畢者指時祭也。祭未必同日。猶或如此。如忌日則同日各祭可乎。據禮聞喪在外者爲位不奠。其喪所有奠者爲其精神無分故也。設有十子各居。同日之忌十處各祭。奚可哉。退溪每擧此爲證。故人多遵行。其相距數百里之間。或一時遊宦在外者。莫不如此則未安。假饒有此。必在他方屬遠無往來展敬之便者方可。

○桑蓬　曲禮子生。設弧於門左。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內。則云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孔疏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夫弧矢之利以威四方。射與事天地何干。旁禦四方之難則上射下射亦是禦災害之義。上下爲災四方爲害也。其曰有所事者天地之災與人害。皆男子之所當防禦故云爾。其必以射者。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彼日月薄蝕。豈弓矢之所救止哉。凡在宇內。莫非日月相推以生成。其災運之際。陰陽乖和。物受其厄。此必然之理也。弓矢者非捄日月。卽捄其災厲不爲人厄也。桑蓬之用亦猶是也。註文云桑蓬非

弓矢材。此亦未詳。始生之禮宜從其初。弓矢之初。必自桑蓬始。與喪之用麻祭之用茅同義。

○明堂　明堂之議。蔡邕之說最備。然古聖王垂訓。莫非崇儉以爲百代之法。豈有若是之宏大廣設之理。蒿柱茅簷。雖欲若是。恐難成矣。三代禮繁。尙不可如此。況黃帝之邃古耶。夫帝王之朝諸侯出政令。儉約爲主。無論古義之如何。別爲一代之制。建一樸素之宮。當會同行政時出居于此。明示萬目。與天下同其規模。方是建極之道。魏徵之言曰。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以作。何必師古。其言不可易。月令則靑陽總章明堂玄堂。各有左右介而爲十二月所居之所。至保傅篇則曰。帝入東學則上親而貴仁。帝入西學則上賢而貴德。帝入南學則上齒而貴信。帝入北學則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則承師而問道。學者四門之學也。太初篇曰。天子朝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將何適從而又無正寢時節可乎。此皆後儒因而增衍。不可盡從者也。魏徵之論。於斯益信矣。邕也。雜採群書合以爲一。做成窮奢極侈。勞民傷財。縱欲敗度之作俑。而卒不可施行。其拘曲不通如此。愚謂此奚獨君天下者有此。凡侯國之主亦宜倣是而爲之。小大雖別。治理本同。別作出治之堂。異其名號。爲四時朝群牧庶氓之所。庶乎得之。今朝政之出必曰廟謨廟務。廟者非指宗廟。乃月令所謂太廟。旣曰廟矣。寧可闕其所哉。然後定其等級品式。使臣庶視以效之。無敢越厥。豈非世敎之有裨乎。

○經解　儒敎莫如尊經。經之爲敎同歸而殊塗。聖人立法。本旨有在。昧者爲之則弊。亦隨之。經解所以去弊而返正也。古者必有如此之失。而著爲後戒。學經者何可以不究其旨。釋者不得於言而反疑不出於聖人。則未必然矣。凡經有六。包之以一敎字。敎是去惡取新之名。詩之爲敎不以刑禁。欲使之諷曉自得。故以溫柔敦厚爲主。然人有善不善。不知人之有不可以諷曉而革面者。則敎亦不成。其失愚也。書之爲敎通達治亂之明驗。必先覺未來之得失。欲使求利而遠害。故以疏通知遠爲主。然時有不同。事或有別。不可以一槪裁之。而或不免膠守而得罪。則敎亦不成。其失誣也。樂之爲敎剗崖窒窾。與衆合同。一歸於和順。故以廣博易良爲主。然易於流蕩。放逸恣欲。則其失奢也。易之爲敎也。推本天元。講究象數。得乎陰陽盛衰之理。進退存亡之義。至妙至微。易以差舛。故以潔靜精微爲主。然斷之以吉凶。欲人之趨利而避害。則其終必入於數術讖緯。而敎亦不成。反爲賊道之甚也。禮之爲敎也。謙遜節約。矜持乎百行萬善之間。欲其各得其所。故以恭儉莊敬爲主。然三百三千同方異曲。決嫌辨疑不勝其繁。多則其失煩也。春秋之爲敎也。竊竊尊經。一一比勘。一言一行莫不援以爲證。欲人之無敢越厥。故以屬辭比事爲主。然三家異說。照例各殊。輕重大小之間。爭競成風。則其失亂也。失而不救。無以爲治。凡此率由於禮。不失其本。

故以昏姻鄉飲喪祭聘覲終之。禮者。如輕重之於權衡。曲直之於繩墨。方圓之於規矩。一正禮而六敎皆得矣。

○周樂去商　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則天神可禮。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則地祇可禮。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則人鬼可禮。凡五聲而不用商。說者謂商鬼神之所畏。然人鬼或然而天地亦畏耶。至於佩玉右徵角左宮羽。此何與於鬼神。鄭說有未考也。或曰德運所忌。周以木德故也。然或德運在水。亦可以去宮耶。或曰壓勝之術尤不當理。而以商爲殷。或者近之。何也。樂記。子謂賓牟賈曰。聲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商雖非武音。而謂之何音。則必以五音之一爲言。謂之武王之志荒則必以國號爲言。商。金也。其色白。殷人尙白。其音主商可知矣。殷之稱商自盤庚始。國音尙商。故仍以改之而其爲殷則同。故或謂殷商也。武王天與人歸。非貪濫於取商。故曰非武音也。或謂商殺伐之聲。故不取者非矣。武成所謂殺伐用張何也。以意臆之。聲濫及商者。夫子聽而恠之也。武本無此音。而今如此故也。武舞之時必有濫商之音。爲殷邦傷殘之調。故賓牟賈明之。武既革命。復安用形容濫商於舞列之間哉。此周樂所以去商也。去商者以調也。非闕此一音也。五音闕一則不可以爲樂也。吾前以論此甚詳。朱子曰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此與吾意合。然朱子嘗看詳律呂新書。分明去商音。新書爲六十調。其實只有十二調。配於五聲。疑若安排得定。然其祀天神圜鍾爲宮。則夾鍾宮也。黃鍾爲角。則夷則宮也。至大簇爲徵。則林鍾宮也。姑洗爲羽。則亦林鍾宮也。均是林鍾宮而一謂之大簇爲徵。一謂之姑洗爲羽可乎。然則音同而名殊。其義分明不合。然掩而苟同之何也。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何嘗云商耶。其去商者合五聲爲四調而特去商調也。夫子所謂翕純皦繹是也。詳在樂說。右禮記

○不書卽位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一則不書卽位。先儒許多辭說恐皆不叶。此左氏攝也。一句有以亂之也。左氏而有此。其餘奚論。按君薨有不待明年先卽位者。莊公三十一年八月。子般卽位是也。有君薨既久而方卽位者。定公夏六月癸亥卽位是也。正月卽位常也。外此皆其變也。隱公之立。蓋在危疑之間。而不待明年。故至元年遂無事。子般事可據。苟使子般不死。必將如此例耳。隱公魯之先公。既定位君臨。而孔子其敢削之耶。若然。託始賢君之義安在。隱與桓。以分則等也。以年則長也。胡爲而攝哉。只因蒐裘之諭。當時已有傳會。宜乎史闕文之。今也則無。

○仲子之宮　子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春秋夫人者正嫡之稱。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魯夫人。故歸魯而生桓公。經又書夫人子

氏薨。則雖有孟子之元妃。必以立爲嫡夫人也。必將上請于天子。定號于國中。何可貶稱諸侯之妾。如聲子者只稱繼室。恐是孟子之媵而如攝女君之例也。故左氏傳稱桓公爲太子也。又從衆仲之言。初獻六羽。亦正嫡之禮也。然當時無二嫡之例。孟子既入廟則不可並附。故別爲宮安其主。若是妾母之廟。經何以必書。至聲子之卒。只書君氏。左傳云不赴于諸侯。不返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然則仲子之喪必赴于諸侯。祔于姑也。祔者如今大夫士家衆子皆祔之例。祔未必入廟也。意者祔姑而別爲廟。如周之閟宮也。左氏去聖不遠。此豈有誤。然則隱之攝從父命也。天子之下賵亦未必爲失禮。其所失特在不及也。後儒以仲子之宮爲妾母之廟者恐不然。不爾。隱公何獨不考聲子之宮。聖人何必獨貶時君之母乎。

○會戎　魯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及戎盟于唐。說者謂譏失中國之體。窃以爲不然。左氏云修惠公之好戎請盟。公辭。秋戎又請盟。盟于唐。唐與潛皆地。彼來而此會也。君子之待戎狄。固有遜禮而遠害者。太王文王事可驗。故亦有以大事小而不恥者。況先君之修好而一朝絕之。來求以不會可耶。始請盟而不許。終亦不免。蓋不得已也。後六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是時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不賓。戎乃伐于楚丘以歸。其不賓之害至於身爲俘虜。此可以鑑矣。漢文忘前修好。與之抗禮。生民乂安。武帝雖遠逐凶奴。天下爲之創殘。高麗太祖斥絕契丹。定宗別設光軍司以禦之。然累世受其虐毒。至成宗卑遜順事。國以之康寧。及金國暴興。仁宗排群議上表稱臣。遂能世結歡盟。邊境無虞。史策是之。豈非春秋會戎之義耶。

○王出　春秋魯僖公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二十八年五月。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冬諸侯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愚按前此莊公十九年。惠公出奔鄭。處于櫟。四年而返。皆不書。後此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王猛居于皇。秋王猛入于王城。王猛者悼王也。越明年敬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入于成周。則四年而返也。凡王出者四而或閱年不能返。有如此者。踐土之盟。公朝于王所者。意者王出居于鄭而尚未返也。若爲下勞晉侯而至。則何獨河陽之狩。而後始書乎。後書河陽之狩。則前之不狩可見。蓋踐土之盟爲居鄭故也。溫之會爲召諸侯見也。當是時天位未定。民情懷疑。遵先王巡狩之禮。暫至河陽。朝見列國之君。未爲不可。春秋之筆未必非與之之辭也。至於昭公之出奔。齊侯取鄆居之。則鄆是魯地。故言居。居如居皇居鄭之居也。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居也。昭公猶在魯地。則宜書曰居也。後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邑也。及鄆潰而入乾侯。則書曰在。在者非其地也。書法不同。綱目。唐中宗之出。而書曰帝在房州。稱帝書在非例也。宜遵春秋。書曰帝居房州。楊愼有此說極是。

○妾母　母以子貴。自僖公之成風始極矣。前此子氏之薨。稱夫人而不書葬。小君則猶不敢同嫡。夫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故其薨稱夫人。稱於國中也。其葬稱小君者。赴於列國也。既赴而葬。與天下同其稱也。子氏不書葬。則其尊不出域內也。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告於天子矣。如之何不書小君葬乎。自是宣之敬嬴。哀之定姒。昭之齊歸。四妾母同例。尊卑無小別矣。至哀公之母姒氏。不稱夫人。卒不書薨。葬不書小君。左氏云不赴不祔。公羊云哀未君也。此不特爲哀公立未踰年。三家擅柄。君不君臣不臣久矣。哀公縱欲尊其所生。其能得乎。何以明之。至十三年夏孟子卒。孟子。昭公之夫人也。只云孟子卒。說者以爲孔子筆法。然既諱其姓。而稱孟子。位若未貶。則書云夫人子氏薨。葬我小君孟子。又何妨乎。昭公之娶。欲去三家之權。故結好强吳。不憚同姓。此季氏之所深惡也。後昭公以之逃難乾侯。國無主者數年。既沒葬于墓道之南。君且如此。況不命于天子之小君乎。意者孟子之生存。不以夫人之禮。貶其爵號與群妾等。而昭定哀三世之間。不能措其手足。惟三家是從。故其卒葬不得不依此書之。國家之所處如此。聖人又安得異其例耶。如此者又所以顯三家不臣之跡。推此觀之。哀公之母亦猶是也。

○齊豹之盜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豹殺孟縶并殺宗魯。春秋書盜殺衛侯之兄縶。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如何吊焉。胡氏傳謂歸獄宗魯。蓋因仲尼之言。斷以宗魯爲盜也。然此於事理不妥。宗魯雖與聞其亂。既以身殉之。捨其犯手。直稱爲盜可乎。按昭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分明云。春秋書齊豹曰盜。此不可誣也。若曰宗魯便是孟縶之賊。則近之矣。謂齊豹之盜可乎。仲尼之言。蓋曰由齊豹之爲盜而致孟縶之賊害。乃若宗魯則不能止其盜而救其害。其不知不仁甚矣。胡氏之說抑亦齊豹之幸。而宗魯之寃也乎。

○春秋書弑　陳恒弑其君。孔子朝服請討。既不能得。則惋慨之意溢於言表。縱不能鈇鉞于其身。豈不欲書以標出。與天下後世共惡之耶。此春秋之義也。唐世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廢書嘆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存褒貶以爲戒。故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弘之賢不待懲創。秉彝藹見。宜有以養成。以禮易之。此孟子所謂仁術也。胡氏譏之以聖訓不明。腐儒之罪。抑或過矣。其言曰亂賊不避陷穽。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豈不謬哉。卒乃以誅死之罪實之。其義亦遠矣。夫謀大逆者。比之暴虎。非虎傷則己爲其所噉必矣。倖則利。不幸則死。然而敢若此。此類不可以誅死威之也。商臣是也。若夫其義之可講則有之。匿行胷臆。躲身閃避。則非特筆不明。如晉之盾丘明因夫子之言。曰爲法受惡許之止。穀梁謂嗌不容粒。此皆謬妄。弑父與君。天下之極惡。不可輕加于人審

矣。盾之賢。苟無粘手惹脚。寧有爲法而安受之理。夫子之聖。又豈有無其實而歸獄之義哉。亡不越境。卽其斷案。則此以不越境弑之也。止之孝自責而至於死。君子恕人。豈有因其自責。加之惡名之道。苟知若此。止將不自責之爲愈矣。穀梁之志荒矣。不嘗藥。卽其斷案。則此以不嘗藥弑之也。如曰夷皐之弑也。穿而非盾買之弑也。藥而非止則可乎。余以聖人之筆斷之。左穀以下有不盡信也。說者曰稱國而弑君。罪在君也。尤覺乖謬。使君無道。臣亦可弑耶。如楚之圍齊之商人之類。其惡難掩。猶不稱國何也。意者一筆一削惟恐一事之有誤。一人之非辜。故其在他國。賊或不得。則不可以傳聞而斷罪也。稱國而不稱人。聖人愼之也。故晉欒書弑厲公亦稱國。如鄭歸生齊陳乞莫不稱人。獨於書之顯惡。不然。胡氏求其說而不得。糢糊彌縫。圍之弑麇也。弑也而書卒。胡氏以爲中國之力莫能致討。將恐天下後世以簒賊非獨不致討。又可從而主盟而無惡。故權輕重而略之。此說亦汚矣。烏足以知聖人坦蕩之心者哉。魯之於楚不嘗風馬牛也。耳目之外。雖聖智有不可臆揣也。左氏云圍入問疾縊之。其事隱而未顯也。又云使赴于鄭。亦以正終聞於諸侯也。夫子亦據所聞而書之。左氏之錄。卽後來鉤得其實也。徒以聖無不知。故爲此委曲之論。殊不知聖人亦人也。於其所不知闕如也。聖人之心如白日。光之所照無不洞明。物之所蔽亦有時而不燭。春秋之書是也。圍之弑也。公子比力不能制。則出奔晉。未爲臣也。及棄疾之弑圍也。脅而立之。書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虔者圍也。胡氏以爲凡去國爵號有列於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累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嗚呼不思而已矣。此數者非有傳記。卽臆以爲君臣之證案。則過矣。又況比去國。本朝之爲之也。非比所知也。假使莽操既簒。而其所以待光武昭烈者用此爲例。則二君將低首伈伈恭守臣節乎。此亦以經爲斷。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必歸而臣於圍矣。是以書弑。聖人必於心跡之間。見其如此。故特著焉。復何疑焉。又至於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亦弑也。而書殺。胡氏謂比之行止遲速。去就死生。觀起與國人所爲。未嘗可否之。安得爲棄疾之君。若然。周赧不得爲天下之宗。而漢獻唐文雖殺無害也。比不過君位未定。不日而殺之。此同惡之相殘。非下之干上也。春秋之際。弑君三十六。皆以此意看。

○責備賢者　君子無求備於一人。故管仲不仁不敬。而聖人不掩其功。此論人之節度也。季子有讓國之至行。聖人之所許也。劉質夫謂吳季札讓國而生亂。故春秋罪之。去公子而只云吳子使札來。此不成道理。札固有罪。國是季子之應有也。僚本不當立。國人之所共知。而闔廬之弑也。以爲我宜立也。其致國於季子。徒以人心不附也。其實欲因季子而得之也。季子爲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弑也。斯言固當。而其弑君之罪必討乃已者也。非季子之許之。則闔廬烏

能保其身哉。季子則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其意不過逃罪而免禍也。其自爲計則得矣。賊之不討自季子始矣。春秋之討罪莫重於簒弑。故不書公子以貶之。在季子則宜因國人之心。正弑君之罪。擇立諸公子之賢者。讓以遜之當矣。不爾則當時君位惟智力者有之。罪其可已乎。胡氏謂責備賢者。陳繼儒云責備賢者定非長者言。其義當然。（礼之讓國在二十九年之後先罪而貶之可乎周之禮立嫡以長閣廬宜嗣而傳於餘祭傳於餘祭者將以傳季子也何不於其時以立嫡大義爭之此吳亂之萌萌於餘祭而季子之失見矣）

○春秋經傳　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考正經只加一二字。都無事實。千載之下依俙億探。其能有小懲大創。思所以改行易慮耶。意者當時魯史具備。事或緣亂混是淪非。聖人就其中覈其情實爲標題。如今通鑑有綱。至於實跡則付之本事而已。非謂舍其傳而孤行其經。後人遂別採聖人之筆。以爲斯足以威罰百代之人。非本旨也。左丘明又就本史中增删而爲之傳。雖使有轉訛失眞。靡左氏何從而推尋其意耶。故春秋之傳左氏爲上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人謂姓有單複之別者誤矣。史遷謂左丘失明。杜預謂丘明爲素臣。可以驗矣。聖人見時之善諛周容者。輒曰惟某恥之。其爲人可見。斷不是吐剛茹柔。逞私逞筆者也。其有史才。聖人已許之矣。不可以少涉浮誇而忽之也。（右春秋）

○吊生不及哀　左傳云贈死不及謚。吊生不及哀。非禮也。杜註云諸侯以上既葬。縗麻除哭泣。諒闇終喪。故謂不及哀。此說大謬。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豈有三月而除縗之禮乎。此因後世短喪之乖例。而有此傳會。賊教莫甚焉。按禮喪稱哀子哀孫。卒哭稱孝子孝孫。則哀之漸殺也。天王之賵在既葬之後。故曰不及哀。

○祈招　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云。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按尙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祈樂。祈穀之樂也。祭謀之詩。蓋諷王歸而務農也。齊景公使爲君臣相悅之樂。則徵招角招。徵角屬民與事。君臣之樂。不越乎民事之得宜。以夏詩考之。亦不出乎務農安民之義。所謂畜君。恐只謂人君待養於民事也。何尤者無咎也。

○左傳稱號　左氏傳凡稱人一行之內數句之間。指呼不同。或名或字或官或謚。隨語輒異。斷非一人之筆。意者凡稱有尊卑輕重之別。或賢而卑之。惡而尊之。亦可以觀時世矣。其成書也。集群言裁取焉。信而轉信。不動一字。依本文書之。故然也。此製狐白裘手段也。蓋不自任褒貶之義。付之覽者之取舍。亦良史之意也。

○左傳始末　春秋聖筆止於獲麟。經止於孔某卒。傳至於哀公孫邾如越。其意同也。春秋聖人因魯史而修之。非聖人所刱也。當時列國各有史氏。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氏之類。執簡而直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相繼謹書。孔子同

時亦必有其人是則史氏書之者孔子修之也修以鈇鉞付之空言其之也其意悲矣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猶庶幾除亂賊而扶王室是時哀公之尊畏聖人殆可謂至矣事必訪焉但無力自奮商其誄辭切切有所望可想也其終借越伐魯欲去三桓者其本旨有在矣聖人於佛肸公山尙有欲往之志有匏瓜不食之歎陳恒之弑聖人旣致仕猶朝服請討不計齊魯之强弱則其事勢或有可乘之會然而不能則聖人亦無奈何也至於獲麟反袂而泣非泣麟傷素志之不行於是絕筆宜矣然其史氏之執簡者自在不可以是遽撤其任故因以書之非爲孔子書也後三年孔子亦卒三桓益張哀公之國將從此不保所謂天不憖遺俾屛余在位者驗矣蓋聖人爲三桓所憚故俾屛在位莫非其力而謂之無自律則從此無以自立也自古國之將亡史氏先逃夏將亡太史令終古奔殷殷將亡內史令向摯奔周賊臣奸亂不書失職書則陷禍其義遠跡而已自此以後史氏之絕筆亦宜矣左氏之文不過如今時政記受任於哀公之朝者也至其君借外兵討內亂不得已遜位則又如何不絕筆哉是時亂臣之勢大難治者莫如三桓及晉之三家苟能法行於兩國則天下可定也孔子之志本如此是以左氏旣絕筆又別記悼四年晉三家事以著簒弑之不可復治是以後威烈王二十四年魏趙韓三家共滅晉分其地而爲命諸侯綱目始此商其始末其義較然明矣然則左氏實終春秋之餘意綱目又泝接丘明之書一串貫過來爾

○虞不臘　後世皆以左傳虞不臘及秦庶長之類謂戰國後作此甚不然何不據左傳謂秦以前已有臘與庶長而乃以此爲秦以後作也虞不臘卽當時宮之奇之言之奇何以知秦以後事而先言也韓非子有腰臘之說韓是始皇以前人此又何也史云秦更臘爲嘉平嘉平之前非臘耶又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窃比老彭之意此是夫子以前人窃比老彭卽註說恐不可證聖人之言有相類者曰吾與點也曰起余者商賜也曰偃之言是也與人歌而善者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莫非許人爲善之義欲揚左丘明之善以此爲說寧有疑哉且作史以直筆爲重於此尤著左氏之爲史才也又引杜預丘明素臣之語爲姓左之證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預與遷孰爲先後遷是司馬複姓而後世只稱馬南宮敬叔南宮姓而夫子謂南容公羊穀梁而謂公穀孟孫季孫而謂季孟此類何可殫記右左傳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六下 終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七上

經史篇三

經書門三

論語首章　看經雖合牢守定訓。亦須遞換旁求。卒歸于正。方是深得。不然。或不免口耳之粗耳。如論語首章首言一學字。學據未通而言。若是無不明。學無所措。故或因經訓而得之。或資先覺而得之。皆學也。凡事因道著。道因學明。此開卷第一義。學屬知習屬行。學而未習。猶未至於悅。如蒭豢雖知可食。至嚥嚼然後方得其悅口矣。朋自遠來何謂之樂。其所以樂於朋友者莫如輔仁。講訂道義。導善救過。卽其事也。雖學習而知悅。又須良朋畢集。旁求博采。極深研幾。然後吾所得者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悅如食肉而好之。樂如旣飽而浩然。悅屬於彼。猶是二也。樂屬於己。則一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與此相似。學屬知。悅屬好。兩樂字相帖也。學知不如悅彼。悅彼不如自樂也。慍與憫不同。慍屬於彼。憫屬於己也。若不見是而慍。賤丈夫。然猶不慍。不過尋常人也。何謂君子。愚疑人不知者。如詩所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類。不知我則其待我也必將有所不知之故。而其待我也有情外違理者。然亦須自盡在己而不加慍怒。如所謂犯而不校也。若悠悠行路不與我相

干。奚論其知與不知耶。古語簡質。樂有朋。不言其所樂何事。不慍不知而不言所不知何事。皆可例推。孟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樂朋友之註脚。中庸曰寬裕以敎不報無道。不慍不知之註脚也。非敢謂義必如此。只欲探討蹊徑。無所不至耳。

○不强對　子曰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謂不强其所不知也。余見素號博洽多知者。人問之。鮮或不對。後來深考有不合者。此爲博洽所使。耻其不能。故依倂臆記。勒作已知也。古今之事變。四海之物態。經史雜家文句寧有盡該之理。以爲都識者。盖有不知者多故也。昔唐高宗問帝丘之義。而竇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也。德玄曰人各有能不能。吾不强對所不知。此吾所能也。噫此聖人之意也。敬宗之乘人不知。挺身衒鬻。豈非所不知者多耶。記性或優。而謙德則不知也。其所不知比德玄。不啻遠矣。

○使臣以禮　夫子答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雖非望報而爲之。然苟能如是。其効必至也。夫禮與忠孰非曉其說。但不能實得。故不行耳。君勢尊而臣勢卑。尊則肆卑則畏。故君或可以厭然無愧。臣敢曰我不欲忠乎。此不待聖人之敎而自知矣。君不以禮則臣必耻。耻則怨。怨則便與忠貳矣。蘇軾曰君使臣以利。則其臣皆小人。幸而得之。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以爵祿而至者。利盡則去。以威刑而服者。威弛則背。故不若以禮。禮者遏絕非僻而興動其善

心也。初非上之所望。而己亦自忘其進於忠也。彼爵祿威刑。何足以與於此。

○問社　論語社對一章終覺不成說。三不字例同而義不同。事苟悖理。雖既往宜追正之。何可諉諸過去而置之乎。哀公問社。則意者將立社而其事必有不合於理。故夫子云爾也。然則其必欲立天子之大社也乎。其故何也。魯之僭用郊。夫自僖公始。春秋可考。先儒謂成王之賜。恐不然。然魯自有國社。故雖僭郊而猶不及於僭社。至是將欲并舉。夫郊與社義同。聖人每譏其郊禘。而未嘗云郊社。其必前此未曾立大社也。然則宰我宜據禮對云。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各樹其野之宜木。遂以名之曰松社栢社栗社也。則成事之說當如此也。然此泛論其義。未有以畜止時君之僭。宜對云天子諸侯等威有別。其禮不可僭踰也。則遂事之諫。當如此也。然今問社之意。實自僭郊而萌。又不可不因其機會而追咎既往。并與其原本而繩正之。宜對云不獨此也。魯之郊天非禮也。既知非禮。不可一日而冒行云爾。則既往之咎當如此也。宰我皆不及此。故聖人惜之也。

○禮讓爲國　曹大家疏云。能以禮讓爲國。從政乎何有。此說甚明。今論語之文必有闕遺。恨不得以此質之朱先生耳。今諺釋以禮讓爲句。又失集註之意。」

○一貫　孔曾思孟道統有傳也。孔子之傳于曾子莫過乎一貫。則子思之傳孟子亦不過如此。孔子不曾言一之爲何物。宜於子思推尋也。中庸之書亦莫大乎九經。九經本於五道。倫常是也。五道本於三德。知仁勇是也。三德本於一誠。如衆葉本於枝。衆枝本於幹。衆幹本於一根。非一而貫之乎。子思又言達道達德而結之曰行之者一也。言九經而結之曰一也。始不言一之爲何物。然受之者未必如曾子之答唯。則卒乃反覆詳言。使人曉然知誠之無不該貫。卽憤悱啓發之義也。兩相參較。孔傳曾受。可以發鑰而無疑耳。然曾子何以只道忠恕也。誠者無息也。忠恕所以誠之地也。苟不忠恕。誠爲虛位。凡日用倫常。行以忠恕。而至誠無息。卽聖人之極功。未至於此者。姑當着力自忠恕始。曾子不過指其路脈。其至不至則存乎其人也。乃子思則又增知仁勇一段而尤備。非智不知。非仁不體。非勇不强。忠恕則包之。不然。事或急迫而反傷於道矣。蓋天道健而無息而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意。聖人一理泛應亦猶是也。此豈諸子所能喻哉。聖門教人。必度其可及而言之。故夫子答子張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答子路曰。先之勞之無倦而已。與一貫忠恕雖有淺深之別。此便是這話。比如登山。諸子用力於中阿。夫子則身到冢項。通見四下。應接如意。其見註中者不舉。

○乘桴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乎。聖人如非眞有其志。必不發無實之言。何也。況桴非涉海遠遁之物。又何捨舟而舉桴乎。愚謂註中假設二字。正是破的。浮海危險也。乘桴必敗也。道既不行。雖乘必敗之物。涉危險

之地。惟子路從之矣。其意與仁者井有人之義同。聖人非實欲。而子路聞之喜。則其好勇太過也。設有如此。宜詳量其當否。而今不然。則無所取財也。畏匡之際子謂顏淵。吾以汝爲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所謂取財者如此也。乘桴之上。只欠一雖字。故人或錯看。

○樂山樂水　樂山樂水。程子引而不發。又何以見得體其仁智之深乎。仁智者以人心言。仁體而義用。故智從仁出也。其所以爲仁智之道。則本具於天地。其著見於物。則靜者爲山。動者爲水。靜故包涵生育。動故周流不息。而水從山出也。山之爲體寂而不見兆朕。故以質言。水之爲用感而無所不達。故以性言。質靜不毀則久而已矣。氣動不括則通而已矣。聖人之壽體受歸全。必得所稟之限。故如山。聖人之道嚮道而行。勉焉孜孜不知年數之不足。故如水。其先水後山者以物喻。人必從易曉處可入故也。惟體仁之深者方知山質之有似乎定命。體智之深者方知水性之有似乎樂行。

○舉隅三反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義有未明。子曰吾無隱乎爾。無隱云者。鄙夫有問悾悾如也。必叩其兩端而竭焉。恐無不啓不發氣像。佛家云爲鴦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其意謂以繡示人。姑不說針法。使看者推究自得也。若並與針法。恐得之不深也。無乃略似之耶。此類若轉換求之。亦或有補。憤者求通而心欝也。悱者排也。心奮而將發也。啓。通而發出也。憤啓。如誠求而通其門也。悱發。如排闥而出也。既如此而事物之理極精極博。未可以周恰普通也。物必有四隅。只舉一隅。餘不可該矣。須臾舉三隅而閱之。歷三隅則反而復也。復恐入聲讀。如一方物一反二反三反則復。無不詳閱也。此啓發以後事。皆從學問人說。非與教術也。又如看山。憤啓。如欲往而知其路。悱發。如勇行起程。始看一隅而止。則不詳其全體之如何。閱四隅而復於起處。方是盡得也。如是看亦可。

○病禱　命有一定天限。而亦可以增損。人無百歲者一定也。或戕賊而夭。患害而夭。故忘生殉欲。君子恥之。大有之九五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子釋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信順之至。天亦祐之。況於鬼神乎。鬼神有病人殺人之理。故知亦能有祐人生人之道。武王之病。周公禱之。豈無理而聖人爲之哉。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聖人平生其爲履信思順大矣。聖人之禱其諸異乎人也。天固默祐。然而不免者於是乎大限之不可踰也。聖人亦嘗畏於匡矣。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於予何。聖人平生關係斯文。至使人不能害。則此天祐之左契也。聖人之禱如斯而已。

○泰伯三讓　泰伯三讓天下。不過以意推之。泰伯時疑若無此事也。太王之

意如此而泰伯不從也。則恐無二三之可數。既謂之三。則必有其事。事必關天下者也。余讀皇矣之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贊頌王業之基本也。泰伯讓位。自繫其人身上事。於此何干。其必作邦作對之功。泰伯與有。而王季受而不失也。喪者失也。有得然後方有失。得在王季之前。而泰伯當之矣。愚謂太王之世有聖德之子。輔成至治而殷祚已替。故天下靡然歸之。泰伯亦佐其父。讓至二三。實有其事。然讓者太王也。其出於泰伯之意則未有知者。故曰民無得以稱焉也。其實天下歸之者泰伯也。讓者泰伯也。是以皇矣之詩孔子之言。皆歸重於泰伯也。及其世運之不可遏也。則逊之荆蠻。遂其初心。亦不失端委而治荆之去岐周不啻絕遠。猶且如此。當時天下之衆情可見。荆蠻尙然。況據岐周之故。受其來歸。天下豈不可運之掌上耶。然而不爲。所以爲至德。後至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事紂固至矣。而率其叛國。卽不及泰伯處。泰伯之三讓。意者不受其叛國等事乎。故朱子亦嘗曰武王不及文王。文王又不及泰伯。

○驕吝　子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今盈歉之解固盡矣。推以言之。亦有可喻。治天下不可以獨賢可能。必須廣致材智。與之同理也。若驕不屈下。吝不爵賞。終亦喪敗。何足觀哉。周公則不然。執贄所師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善見者四十九人。官朝者萬人。若果驕且吝。其至者不過貪而尸祿也。此甚言急賢之義耳。如是者亦得。

○顏淵厚葬　孟子曰無使土親膚。故有棺有槨也。不然。築其上形體被壓。是不忍也。不然。與土木親膚何別。孟子之意不過人生時不席地而臥故云爾也。聖人葬鯉有棺而無槨。當時未有灰槨。畢竟材木朽腐之後。與土相親而已矣。顏淵之喪。門人厚葬。苟欲用槨。諸門人子貢之富有者。豈不欲悉力幫助得優。然而聖人不爲者。爲不循理也。循理者。隨遇而安。行不滯於區區外物。及門人厚葬顏淵。則曰回也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二三子。其辭極嚴。然而不禁何也。前既示之以不可。則未始不嚴。而路也不聽也。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以死者之心爲言。其簞食瓢飲之志豈安於不循理也。死者無能爲也。故雖欲撥去而不得。知回之心惟夫子也。以俗情言。如子貢之倫。必不吝情於其葬。隨得庀葬。疑若無妨。惟孔子與顏淵回則辭受之間。斷斷然不以一毫有所累也。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吝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也。其意可見。淵之死或爲狐狸蚊螭所食。而門人掩之。則夫子必無是說矣。夫財者人之所共惜。聚之既勤。則散之豈其本心。散之者勉爲也。回其甘心哉。當其無灰隔之時。槨尙可闕。他非可論矣。今人不避苟得。惟務觀美。於生於死。俱不合理。不幾於生不思孝。死必崇葬之譏耶。若至誠哀慕。如生養之無所不至。則猶是近之。此又未可信矣。今人父有遺命。例多不

從謂爲厚親也夫衆人之目何如死父之心自非如魏犨之亂命則不從者皆不免爲不孝之歸蓋古人無此也楊王孫羸葬涉乎悖理然遊說而不能得則從之從之未必善班固之贊曰賢於秦始皇遠矣抑恐有斟酌王文正遺命削髮被緇其子欲從之楊億止之止之宜矣其欲從者以死者之心推之事之如生也其不敢變亂之意則善矣余見世人之智慮處事萬不及厥父祖而惟其命不從豈不駭怪

○曾點之對　余一日睡間思得曾點舞雩之對殆於問東答西矣夫子之問不過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故各對以人知擧用以後事冠童浴風人人可爲何與乎知與不知耶此特言志非對問也而夫子亟許何也商其意皆聖世治平之後物各得所歌詠而樂其生之語也若使當時有知夫子者出而授之以政則必將陶鑄熙皞使天下之人無長無少咸囿於大化之中優游自得不知爲之者點之所期不過如此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門人居常窃歎只在於夫子之不見知也其意若曰彼子路等卽不過身爲人知也苟有深知而任之者則夫子而在何必區區諸子之爲也如此則如點之徒相與樂育於太和春風世界足矣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點之意亦猶是也是以聖人喟然而歎斯歎也非歎點之言也歎世之不可有爲也與之者亦與其知此意也」

○論語筆解　韓文公作論語筆解其說一見於送李愿序註中今按說郛有此書略採以存之以晝寢之晝作畫以人之生也直作生也悳三嗅之嗅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予以汝爲死矣之死作先與顏淵後之對勸君子而不仁之仁作備扣其脛之扣作指以桑於前之桑作驂貞而不諒之諒作讓也其中以浴乎沂之浴作沿此說大有理三月非裸浴之時朱子雖以湯泉委曲解之浴乎湯泉旋風乎舞雩其有不病者乎況東周以後時月之名與見於詩書者不同若建子爲正則乃今之正月又可以浴乎

○宗廟會同　禮者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事神治民非禮不成故壞國喪家亡身必先去其禮宗廟會同禮之大端苟能於此則無所不辨矣昔者夫子哂子路之不讓爲無禮也公西赤端章甫作小相疑若不越於籩豆微事而却許以爲邦之莫大反有優於二子之治兵足民何也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禮行於聘享而友邦睦焉軍旅繕修不若交隣之愈也民氓殷富不若導化之愈也夫子嘗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赤之言又謙卑遜順能有其實者則取之宜然故衛靈之無道而使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所以不亡也後世侯國神怒於內敵忤於外喪敗立至由不知禮始也

○片言折獄　歐陽詹片言折獄論曰古者將刑循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片言不可以折獄者明矣其說固然後以爲聖人非於子路之不審

則誤矣。愚謂此所謂言。指訟者之言。恐非聽訟者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片言。半言也。若燭其無情。何待盡其辭乎。猶呂刑所謂明淸乎單辭。若曰指子路則語脈不著。子路雖賢。其折獄必詳。言其曲直。使人各自曉然無疑而後止。何必半吐半呑。不竭其兩端耶。若但曰片言而可折獄。則殊欠愼克之義。而必有害事者矣。

○羿不得死　南宮括問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南宮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朱子謂以禹稷喩夫子。窃詳括之言乃尋常庸品所可道。何以賛歎之至此。以有天下比況於己。而夫子亟許之。似無此理。蓋論語之文多有爲發。截去上面所以發。只載聖人之言。如斯焉取斯之類可證。當時必有無實德而材力如羿奡得志秉權。爲衆人之所艷服者。舉一世翁翁譽而無人覺得。又必有德行君子廢置於農圃之間。雖善不尊者。故括則據實爲言如此。然威勢可以禍福人。人亦不敢開口。故夫子又不欲顯言之。竢其出也。私語侍者云爾。意者指陽貨之徒歟。貨本非大夫。特以威權檀政。而夫子報以大夫之禮。其問答之辭極遜。可以見矣。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若無罪罟之橫罹。是是非非有何不可。但往往有危言不免者。此君子之時也。

○擇交　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必聖人見不能擇交於始而不免陷身於後者。故爲此戒。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不然。循之爲同惡。去之爲背德。雖欲善後得乎。況旣濡染套中。勢位所驅。耳目所習。必有熒惑疑亂。作爲議論。一切移人者而不自覺也。楊雄發迹於王音之門。終至美新。蔡邕私遇於董卓而身死獄中。如張浚之賢。始不辭汪黃之吹噓。手辦李忠定去國。此數子者平日自期皆非草草。可謂身敗事裂矣。朱子答劉子澄書云。苟彧爲全身就事之計。不覺其淪胥。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眞。以爲是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蓋當時漢之不亡。惟操爲功。故人心歸焉。是非眩焉。如乘舟而舟旋。不自知其南北易位也。朱子雖罪或極嚴。猶爲恕人之論。以明亂世擇操術不可不愼如此。君子立身如利刃待物。物至輒成兩端。是非旣辨。取舍決於目前。無容咨情。然後免夫因循轉輾之患也。

○鄭聲　左傳煩手淫聲謂之鄭聲。禮疏謂煩手躑躅之聲。似是繁複促數之意。黃帝素問。病虛而言語重複謂之鄭聲。其意亦同。子曰鄭聲淫。佞人殆。此或指淫聲。未必是國號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亡國亂世不同科。而今詩集傳。以桑中當桑間。恐非其實。今按列國之風。惟陳自大姬好巫。轉成淫佚。至於株林而極矣。正風起於文王。變風終於陳靈。其正也后德不妬。衆妾其變也。君臣同姪一婦人。然聖人擧鄭而漏陳何哉。陳

風十篇。男女相悅五之四。不啻過於鄭矣。五經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婬也。以是疑鄭國之音。雖爲亂世之歸。而聖人之亟欲放之者。摠指煩手躑躅之樂也。」

○餒餒　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文勢終似未安。按餒者飼也。而與餒字相近。或者傳錄之誤。古人亦有餒餒通用之例。夫子之意謂學則必得祿。如耕則必得餒。先難後獲之義。

○聖人之言　論語二十篇皆聖人之言行。宜無一毫可疑。其或有一時有爲而發者。其於未盡曉處。亦宜像想當時緣何等事端而發此言句乎。必得其事。然後方得其言也。其他聖言之散見者奚止此哉。如孟子書所著操存舍亡一節。卽治心之喫緊。而却不見於論語。如此類又何限。其在他傳記者有未曉處。輒以非論語所載。歸之贋說。而不復致思奚可哉。如左氏傳數說。未必元無意義。如於趙盾則曰爲法受惡。聖人未必心賢之也。趙氏卽晉之權柄。如之何直斥而受其鋒刃耶。卽謂之法又謂之惡。語雖婉順而意在嚴誅。此實爲聖智之言也。又如陳恒事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程子雖以計較利害辨之。然魯是隣國而彼强此弱。雖急於討賊。宜更有十分商量。然後發也。若不度衆寡。不恤存亡。輕發而大衂。則彼亂未靖。而吾之宗社先墟矣。聖人恐不爲此。何可曰勝負爲餘事乎。是以其所謂聖人之言者。學者宜去其違悖若干。餘悉溫繹而註釋。誦習而服膺。豈不有益。余每欲聚而成書。命曰論語翼。姑未暇。右論語

○先利後義　孟子曰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夫千乘不爲不多。在百乘者宜若已足。以萬乘看。利在於必奪也。簒弑之賊未必皆始願如此。位高則勢重。勢重則心恣。心恣則罪積。罪積而亦沒自全之策。只有僭奪一路在前。如卓之廢昏立明。其言誠有如此者。操之臨死一言。未必非實心。勢有所驅而然也。是以有震主之威。能保身完名者。諸葛亮郭子儀數人也。是蓋審於義利先後之分也。

○夏諺　夏世多諺。今人未之覺也。詩蕩之八章云。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顚沛以下三句。卽夏諺而周人引之也。謂之人亦有言。則是證古之詞也。謂之在夏后之世。則乃以其人實之。不然。末二句卽無意義也。孟子引晏子語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勞者不息。飢者不食。嗸嗸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此一節連上文均是夏諺。蓋夏德衰。遺民先述盛際之化。而嗟嘆其今時之不然也。今註以晏子時當之。恐不然。

○孔孟非幼孤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此先儒已疑之。又有一事可證。中庸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然則夫子既嘗事父矣。又如孟子書有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之說。則是知孔孟皆非幼孤。

○公田百畝　井田之說每疑公田之爲百畝而非八十畝。孟子既謂請野九

一國中什一。國中非井也。畫井於野。而但曰九一。安在乎什一。余既有說以明之。後因課兒偶思及之。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蓋餘夫私田也。合四夫爲百畝。故如是爲斷。圭田則公田也。公田若果八十畝而割取五十。則奇羨不齊。恐不如是參差也。此必是野井九一而公田百畝者乎。

○孟仲子　孟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也。格致叢書云。孟仲子名睾。孟子之子也。魯頌閟宮毛傳云。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毛氏。漢人而其言甚尊稱之。當時必有文籍可據而云爾。毛詩正義曰。孔子以詩授卜商。商授魯人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仲子蓋毛氏之淵源也。

○聖人任　夷惠之化至於廉頑立懦敦薄寬鄙。其存心如此。故見效如此。所謂過化存神也。伊尹曰我先覺者也。非予覺之伊誰爲。所覺者何物。覺之何方。必是堯舜相傳之學。其學亦不過曰危微精一執中之義也。大禹之後寥寥無聞。惟尹任之。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以納諸溝中。卽堯舜病博施之心也。其耕於有莘之野。嘐嘐然悅古之道。古者堯舜也。恐是傳五百年不傳之統者也。夷之清惠之和。終在伊尹力量之內。而若尹者幾於中道矣。然而孟子舍是何也。天降大任。任在身上。故便有不任不措之意。故一就二就知桀審矣。何至於三就。殆有損於可以止而止也。夫愚謂任與果相反。任公而果私也。自聖道絕。許多名臣便是任底意思不足。此世之所以不復治也。

○封國之制　朱子曰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爲大國。豈有此理。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旣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考。所以難得見端的也。又如朱子旣以井牧之法爲必無。比之於王莽之制。末乃謂孟子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難盡信。而目之以拗處。今又擧封國之制。歸之錯傳謬說。若然。孟子平生大規模。只是架虛脫空而無用之談也。井牧之制旣曾有辨。封國大小。亦合商量。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其田方千里。列國之疆域大而受田小者。亦猶是也。蓋包衆小國爲附庸而中建一大國也。如春秋時呑幷幾盡。而魯尙有顓臾。謂之社稷之臣。可以見矣。又如朱子當初不曾理會開方算法。故注孟子書。旣以萬乘爲方千里。而却以千乘爲方百里。後來作井田類說。却自分明。用此知此類之或出於初年說而未及改正者耳。

○萬物備我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形容仁體之極。大凡盈天地之間。四海八荒禽獸草木皆物也。仁者一視莫不屬己。故兆民皆我民也。蠻夷皆我蠻夷也。禽獸草木皆我禽獸草木也。我者物之對也。雖彼我相形。我可以包括無外。而各有處之之道。是萬物皆備於我之度內而無闕。我若處之不盡其道。則反諸我身。必有歉焉而餒矣。反之而無少欠闕。其樂當如何哉。故曰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求仁得仁。所謂反身而樂也。禮云聖人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身。此猶欠少。孟子又推擴至萬物屬己。可謂盡之矣。

○鄉愿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猶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人之不善者名狀何限。何必以過門不入爲言。此以不見其面爲幸。見面則必覩其醜態。聽其諛辭。故惡之之甚。寧欲不覩聞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所知也。二子之所養如此。況聖人乎。聖人所惡惡。其利口之無定體無要歸。變亂黑白。顚倒是非。以至覆敗邦家。此商之所以亡也。聖人其有感於畢命之辭乎。右孟子

○中庸　人知程子始表章庸學。然橫渠長於明道一歲。其十八時。范文正已勸讀中庸。則程子前有其人矣。唐李翺復性書節節尊尙。已見得四書規模。則范張前有其人矣。梁簡文謝勅賚中庸講疏啓曰。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敎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載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其見識可謂卓絕矣。此則李翺前有其人矣。今據十三經大學中庸。卽鄭玄註孔穎達疏。孔唐人。孔前已有講疏矣。博古者宜考焉。

○道不行章　中庸道其不行一節。不言所以不行之由。疑與人莫不飮食一節合爲一章。凡論語中有此例。因古語而爲之說也。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古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所謂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者。蓋以世之不知道。取比於飮食而不知味。故夫子明之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思衰集夫子之言中庸者十章爲篇。故此兩節亦在其中。飮食一節。既非夫子自言。其勢不得已如此。恐不可以章首無子曰字疑之也。

○臨容執敬別　子思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此五段二十字。必各有其義也。聽聰視明。不礙於理也。睿。通也。雖不見聞。亦曉達赤子之疾苦也。知則據事而推得也。寬以局量言。裕以處事言。量寬則受有許多事。裕則不至急切也。溫者。無辭氣之暴慢也。柔者。接遇之無拂戾也。發者。斷以作事也。優游不決則不可以有執。故先言發也。强如弓之難屈。剛如金之難入。毅如索之難絕也。齊整。勅也。莊嚴。肅也。事固有中而不正。正而不中者。若曰中則必正。何必曰中正。凡人之事例多太過不及者。執兩端而用中則庶幾免乎乖戾。然子莫之執一。未必得其正。故既中且正。然後方爲時中也。其是非之別則外而文彩。內而道理。無能遁其迹也。密者。思之細。察者。視之詳也。偶因課兒。思及輒書。右庸中

○補亡章　李晦齋章句補遺。謂格致章未嘗亡。合知止物有聽訟三節而改編之。此說自王魯齋李玉山蔡虛齋權陽村已有之。而晦齋與之暗合。章句雖

云因程子所定。別爲次序。然兩程子固云格致之當先於誠意。而未嘗云章亡。柳西厓云格致不必別置一章而意自足。余因此求之。凡八條起語皆上下鉤連。惟誠意一章不然。只有所謂誠其意而已。疑若誠意之上更無傳也。既云止於至善。繼云知止則謂當知明德新民之所止也。致知之義恐不外是矣。又繼之云物有本末及知所先後。則謂萬物萬事皆當究悉其先後也。格物之義恐不外是矣。知止二字與上下節鉤連。格致之義無餘蘊。其先知後物。自是文勢不得不如此。今補亡章。不害爲此二節之註脚。蓋綱云明明德。上明字明之也。已兼知行說。明之爲虛。明德爲實。釋其虛而留其實。至演爲條目則明德有三。新民有三。上又添明之之功者有二。謂下功自此始。知上二節也。其下承之以二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知之至。謂格致者不過如此。至其作傳則克明德克明峻德。重複言其明之之功。至是凡五見矣。何必更添傳文而後爲得乎。如是者亦似完備無罅縫矣。古經文字或多如此。如此而亦無不明則止矣。何必紛紛移易而後爲得乎。在今論之。無論補亡補遺。義實渙然者。章句之力也。退溪李先生答李仲久書。極力辨其是非。而以鉅室爲喩曰以正寢之材撤補所壞。更不計正寢之材初非廊廡之材。不見其完而寢屋則敗矣。此則有未然者。彼方謂正寢廊廡其材誤入。故欲修改完繕也。退溪之說。恐不能曉人也。而況屋室將易數架則非毀改不可。所以爲難。假令彼說十分是當。則移此補彼。卽片時書寫之勞。而全書不動。何憚而不爲。但恐後人之智不及前賢。而敬遵其已成文字。義亦無不明耳。

○格致誠正　余於格物正心兩條。終有所未深曉者。言知則物在其中。言心則意在其中也。章句以爲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等。是序不可亂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等。是功不可闕也。然物格而後知至不可作。功不可闕。其於文勢有未安也。物既格後更別有知止一段事耶。抑又思之。凡看經時有替換言句。雖未必得而不害爲尋究之一端也。格誠二字亦可以諧聲推之。格從各。各有辨別之義。易曰物以群分。天下之物萬殊也。木之理別於金之理。水之理別於火之理。又松之理別於柳之理。鐵之理別於鉛之理。又如父子別於君臣。兄弟別於夫婦。在物各辨其理。不復餘蘊。然後方就吾心上論。雖已辨別於物理。我若不知所以處之之道。則不可謂吾知之已至也。至於父慈子孝。辨別得父是育養恩勤底。子是胞胎生長底。此是思所以爲慈爲孝之道。各臻其極。此是致知也。若辨別未審。吾知亦無由致盡也。誠從成。如中庸誠者自成可證。意有完成。不復移動也。自慊而毋自欺者。乃其節度也。雖知處物之如何。而未必完成意向。故爲人父母必欲止於慈。爲人子必欲止於孝。更無不爲無妨之意。此是誠意也。猶未說到心之正不正。正者以理義言也。所謂道心是也。至此功夫甚大。若但知誠意。不加正心之功。則或爲忿懥恐懼等

所攪動。而不免於不正也。但既自慊而毋自欺。則宜無邪惡。故朱子以清裡面波浪動蕩爲喻。然心卽正後却有五僻之累。而身不得修何也。心雖已正。至處事之際毫忽不察。則又不免爲親愛賤惡等所引去。何以異例。不可道意已誠心無私邪之失。既誠正。不患偏繫之累也。非曰有得。姑識所疑。

○大學出於易　聖人作易。總論平天下之要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曾子得之演爲大學傳第十章。首尾不出於人與財二段。以財聚人。以人守位。故國不可以無財。理易陷於爲非。故以義終之。其要在於絜矩也。以人守位則求賢爲急。賢非才技之謂也。休休有容則合天下之才技。彥聖無不舉。反是必亡。故秦誓一節。爲得失之要。生財一節。爲聚財之要。總會于絜矩一句。節節句句莫非從易中流出。讀者須仔細勘合。方有益。

○得民得人　國之所以有國者。有君有民也。君與民皆人也。然容有有民而無君。未有無民之君。則爲君之道。得民爲上。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其有人之本則歸乎德。德所以得人。故大學必先以得衆失衆爲治亂之要。其所以得失則不過曰善不善也。指其善不善之目。則不過曰忠信驕泰也。然則其所謂先愼乎德者。亦不過存忠信去驕泰而已。其所謂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爲忠信之節度。其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爲驕泰之符驗。此得民之始終也。既有民矣。須有以治之。其上承乎君。下施於民者惟臣。臣者亦人也。古者二帝三王之勤勤懇懇。莫非以得人爲先。聖人刪書。其於列國。惟取秦誓。其言蓋有合乎大道也。大學拔其最要則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則雖無他技。尙亦有利。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則殆哉。聖人之取之也。亦不過如此也。見賢則舉。舉必先。見不善則退。退必遠。此得人之始終也。一部治平。當以此意看。右大學

○善小惡小　昭烈戒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部判於幾微。爲君子小人之路逕也。道心既著。人心既別。則行之之道。當從此語始。可謂卓然有見識矣。然其語有所祖。賈太傅審勢篇曰。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物。則其流至於大亂。是以子民者謹焉。蓋賈傅先獲者而其意尤詳。至大明羅公僑云。人自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擴之。使若泉達火燃。此皆當表以出之。

○范質顏之推　范質失身於趙宋。顏之推歷事齊周及隋。皆貴顯。苟其言之善也。則載之小學書。以訓後學。此如衛武公用篡得國而懿戒賓之初筵之類。採於三百篇中。君子之不遺善如此。

○分陰　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魏王脩戒子書曰。

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侃之言。蓋祖此也。然淮南子云。聖人惜分陰之陰。則聖人已惜分陰矣。蓋寸陰至微小也。言寸而不言分者。非不愛分也。言寸則分毫皆舉之矣。聖人豈以分陰爲太微而不愛哉。侃之心謂衆人且當益力於聖人。故分陰亦惜云爾。則意是而語錯也。右學小

○家禮　後世言禮轉益難處。禮本於周公。背此則非道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其可違耶。至家禮出。儒家一切遵之。不思聖人本意。蓋日漸繁褥也。殷人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既折衷之定論。家禮祔於卒哭。其意謂禮皆用周。此不可獨從殷。然士庶之三年饋食。非周也。故朱子居祝夫人喪。守墓於寒泉。引國語日祭之文。許其三年。然則周禮亦未必皆從也。況國語韋昭之說耶。天子諸侯之事非通於士庶。士庶而行之非僭耶。僭而不忌。則何事可憚耶。家禮無官者皆立四世木主。古者大夫以下只束茅依神。何嘗有此耶。朱子亦自謂今之四世廟已是僭。知其僭而猶可犯之耶。其爲此者爲當時宗法不立故也。家禮完定廟制。又立始祖之祭。然而並立四世木主何也。又況最長遷房之例分明非最後定論。今人只據家禮而尊卑通行。可異也。當時時王之禮有子則不立嫡孫。父在而爲母三年。家禮必立嫡孫。從古也。爲母則違古三年。是又何也。服有降正義三科。義服最輕。衰升自別。却爲繼後子義服。然則所後之父亦將義服而不服三升衰耶。練陳練服。祥陳祥服。禫陳禫服宜也。而家禮却祥陳禫服而飲酒食肉。此偶因詩孔疏而不及該考。此類皆可一從耶。降正義三者輕重極嚴。繼後子置在義服。遂作正而不體之科。害敎大矣。外此可言者亦多。或謂家禮而前。都忘無妨。其不思甚矣。此猶可也。至於訛中又訛。一變而再變。將無所適從。則言禮豈非難乎。然非天子不制禮。此謂人皆意造。王法無統。故人文悉亂。天下無以治也。此又大槪言之。諸侯各受制于天子。或風俗相懸。大小異勢。人情物力有不同者。何可一以强之。不得已而變通之。則宜有一方之禮焉。如我東之頭戴折風笠。身被白布。則雖聖王不必易之也。又至於一道一邑。各安所居。隨便處事。其勢亦同。庶人財乏力屈。雖欲事輒觀效。得乎。是以余於喪制。其易行處。固遵家禮。而若其力所不及者。考及古制。不免時有觀通。或者未爲大害。

○不言家禮　後人遵奉朱子家禮。殆與三禮并至云。家禮以後。三禮可忘也。然家禮成後朱子享壽三十餘年。有大全有語類。兩相校勘。異說甚多。其義宜從後定之論。猶守家禮而不動。何哉。家禮不過居憂寒泉一時所著。未及完成。而旋爲童行所偸。至葬日偶出者。必有可删可補。其釁罅亦可指數。其後朱子與朋友門生問答。更無一言及家禮二字。何也。其非把作金石者。可以推之。遍考遺書語類中。只有三條云。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又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將司馬公者。減去幾處。無

修改處。此似指此書。而既云不成書。行狀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若使早出。則朱子之修改完成必矣。此千古之恨也。其合於時宜。不違於古義者。定作典禮。無可疑者。然復歷許多時世。俗尙不同。又或與經禮乖別處。及更有後定之說。而猶不容取舍。則不幾於守株刻劒之歸耶。若果以家禮爲一一可遵。則朱子追憶而略加增删何難。而每云衰病不能何也。以長房一事言之。大全之答李堯卿胡伯量。語類之答沈僩。恰與相符。恐皆一時之言。而斷斷然不許遷奉。按語類目錄。則沈錄。乃戊午以後所聞。後二年。先生易簀。其爲後定之論。無疑。其他長房之說見於語類者只一條。而只云今世大宗法不立。故方言小宗法云云。況今日既許立宗而有不兆之廟。然而長房之禮與大宗法并行。何也。此當與知禮者論。

○朱子末命　朱文公行狀。疾革。諸生問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當用儀禮乎。乃頷之。名臣錄云。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二說不同。學禮者迷所從。近世朴相世采云。家禮者。本以書儀。更考儀禮而整頓之。俾作一家所用之書。而既已前亡。不及再修。無行之云爾。恐未必如勉齋所謂一以儀禮行事。金沙溪因此。每添古禮於備要之中。然爵弁重鑿之類。雖勉齋難保其盡行。葬用松脂之類。不見於儀禮。而猶用之。然而輒曰一以儀禮從事。又因以添入許多古禮於備要。皆未必與家禮平日之制及朱子臨終之意相符也。此說極明。無可改評。朱子之意。蓋以禮廢之後。古禮不可猝擧。而兼之時移事易。又不必盡行古道。故別爲家禮。家禮者。卽成於朱子居祝夫人喪時。則蓋平日躬行如此。末命之時。若使此書見在。雖或與晚年所定。略有不同。豈不擧此爲命耶。其不同者。亦不過旁親去負版衰適之類數條而已。門人之親承音旨者。必將參酌而行。其中又何不足之有。凡儀禮許多縟節。義猶未明。而遽欲一一行之。豈非泥乎。今人魯莽益甚。而惟於喪禮。便欲遍擧一部儀禮可乎。此不可不知。右家禮

○太極說　朱子與象山往復爭辨太極圖說。此古今大議論。然圖說本意。若如象山所指。則不但象山非之。朱子亦必非之。若如朱子所指。則不但朱子是之。象山亦必不非。此爭其文也。非道也。文或可以如此看如彼看。濂溪本旨則必有一定。果如此則濂溪是矣。如彼則濂溪非矣。濂溪既不可問。則從文以決之也。文不可決。則與其從象山。證先賢之差說。不若從朱子。歸濂溪於無過也。象山如曰文雖可疑。如子言果善矣。朱子必肯之矣。朱子必曰文固善矣。苟使如子言。便從子矣。象山雖執滯。復何心而叫喚不休耶。凡儒家爭競多此類。可戒。其所爭。只繫無極而太極五字。五字不了。轉至千萬言。亦過矣。朱子既反復推明。快活無翳。後學得以看到底蘊。則其文果如此。濂溪果無過。抑或偏心固學。不能以意逆志。而執文以害辭。則有疑於無疑。又何異哉。

○交養　天地上下則交相養也。水火不射則交相養也。凡有物。未有不交養而成者。詠元首股肱之歌。知君臣交養也。讀罔戴罔生之謨。知貧賤交養也。讀五敎三居之典。知敎刑交養也。讀衣裳弧矢之卦。知文武交養也。讀思學罔殆之訓。知知行之交養也。知屬心與身也。裡卽心之行。表則身之行。內外屬家。君臣貴賤敎刑文武屬國。雖有大小之別。得於此則喻於彼矣。其根在心。其要在行。先儒轉益張大。至朱子出敬齋箴一篇。以表裡動靜包之。歸功於敬。可謂絕滲漏無病敗矣。夫有文則有圖。文不可以盡言。圖或有盡。意者王魯齋排爲敬齋箴圖。大失本意。首八章屬之表。而前四句爲靜。後四句爲動。次八句屬之裡。而前四句爲靜。次四句屬之表。而事不離心。不東不西。以事言也。次四句屬之裡。而心能制事。不貳不參。以心言也。次四句言裡失正而靜有違。次四句言表失正而動有違。如魯齋圖。幾於隔靴爬痒。程敏政心經。以惟精之精作心。較之大全及朱子親筆。皆不然。今人不察。何也。

○妙契疾書　橫渠贊云妙契疾書。妙契雖能而疾書乃其所短也。橫渠之作正蒙。隨處置筆硯。又或夜中有得。起而取燭書之。恐其不疾旋遺也。故程子譏之曰。子厚如此不熟。蓋熟則不必疾其書而不自忘也。余看經有見。便卽箚疑題曰。疾書人和妙契字看。疑其不謙抑過矣。尹幼章聞之曰。胡子知言非謙也。朱子不以是爲非。況疾書之中。無妙契意思耶。

○謙開善　退溪答吳子强書。謙開善僧名。朱子得禪學於此僧。按僧名道謙而號開善菴。故曰謙開善。先生以爲名誤矣。先生與高峯書云。王元澤何人。又不知安石之子雩也。蓋先生專心爲己。不觀雜書故也。凡傳記所見。何可一一盡識。如啓棘賓商。雖朱子訪之誠齋。誠齋轉訪周益公。是以學貴務本。不害其不能該。

○涵虛易　温公涵虛易。自一等至十等。一等以一配一焉。二等以一配一至二焉。三等以一配一至三焉。至第十等則合五十有五。而與河圖合。各有七變而其中元餘齊三者無變。合三百六十四變而準期之日。夫自一至十。其數各如其序。與河圖合。固也。七變而三者無變。與太玄踦贏二贊。均歸於傳合也。三百六十四比期之日。欠一而又不滿四分一之數。何也。序引子雲之言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余觀其術。頗似安排。不成道理。宋有蔡氏洪範。天地間其不可少此一書。如虛者。上不及玄。下不及範。此子雲之所不復出矣。

○範卦　易主象範主數。象有物而數有名。故視有屬目。六十四象是也。言數屬口。八十一名是也。皆有定理而不可易也。太玄潛虛。以範之義。用易之體。物與名不相停均。何處討自一至九者耶。至蔡氏之範圖。不過如此。今布算形。是爲得之。易曰。掛一以象三。掛一則掛二。掛三在中。所以成卦。卦所以得名。其始

亦以數推起也。以此言之。易不外數而布算之圖。亦可以稱象也。愚謂太玄與京房卦序同。房謂卦氣起於中孚。而玄之自中至養。無不相合。卦起中孚之說。始於緯書稽覽圖。而緯書作於西京。甘忠可夏賀良之徒。與京房同時。其流來遠矣。玄既立九數之名。則宜著九畫。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幽贊生蓍。範易何別。以四十九策。先掛一則餘四十八策。其爲四者十二也。分二而揲之。揲之盡則其兩扐或八或四也。四則奇。八則偶。奇成圓畫。偶成方畫。再揲之如前。或奇或偶。三揲之。或奇或偶或三畫。乃合四十八策。又三揲得六畫。又合而揲之如前得九畫。就九畫三分屬三寸。三分之中。各屬天地人。如此則與易掛體別而義同。未知子雲見之。以爲如何也。

○曾子　藝文志。子思之外又有柴雕子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又有世子二十一篇。景子三篇。公孫泥子二十八篇。芋子十八篇。此四種。亦七十子之弟子。要皆孔門統緒。羽翼經謨者。今闕不傳。可勝咄歎哉。按通考。載曾子二卷。凡十篇。則亡八篇矣。蓋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而已見於大小戴中。此疑後人採而爲之者。然班固時已有此書。或者此書漢後全。而隋唐以後所傳。則後人之採錄者耶。未可知也。

○子思七卷　孔叢子言中庸本四十七篇。焚於秦火。今餘一篇。唐李翺復性書。亦引此爲說。其言未可信。然班固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文獻通考。有子思子七卷。今通鑑所採與孟子說先利之言。是也。蓋中庸之外。更有許多存者。考古者宜知之。詳在中庸疾書。

○沈猶氏　夫子之居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言化而變也。其後從曾子學。其見於孟子書者亦可謂識道理君子也。向之駔儈習俗。何足追咎。如南宮敬叔之悖行。而卽因驟如孔子之一著。卒見稱于聖門。人於是揚其後而掩其前。如沈猶者禮恭而見透。若是其不可易。而人但知飲羊陋行。不復知斡旋遷改者何者。意者曾子於孔門最少。而沈猶氏尊事之。則其於聖人及門之晚。可知。此所以無見稱之說。而後人不審始末。故然爾。不敢飲羊。亦可見克己之速。用此從事。安知不至於上品地位。（右儒家諸書）

○管子　道家者流祖於老聃。然聃之前有人矣。說苑云。常摐有疾。老子問焉曰。先生無遺教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摐以不忘本敬老舌柔齒剛三者誨之。此分明是老子之所師也。管子宙合篇。卽箋釋古訓者。其言曰。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飛鳥準繩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仲爲之句句詳說稱謂。聖人非所尊者。而何其心術一篇。往往絕高。雖貴乎清靜。亦合吾儒操術。不可廢也。程子因思之不得鬼神敎之一段。謂學未至而言至。然觀其文勢。此仲引師說爲證。非自言也。明道於此有未察。此必老君之所自出。而仲亦尊之。惟孤章

短句間見而止。恨未得全書而讀之。

○莊周　莊周是百伶百俐善躲世患者。其言曰爲善不及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是爲莊周而已矣。然君子之處亂世亦當隨遇通變。方可以免矣。如孔子之微服是也。若一向秉直不回。無少歛晦。輕罹患害。奚可哉。如周者。豈不欲立身行道。與天下兼善哉。顧其時卽極亂之際。俗方回譎嫉妬。惡固敗死而善亦不免。若獨行特立於群奸衆盜之中。卒爲其忌害。亦非中道矣。周於是以苟全性命爲主。此或一道耳。聖人亦未必深擯之也。然聖人斟酌顯晦。與時宜之。處己之重。與接物之權。并行不倍。其或智慮之外而橫逆之至。聖人初不計也。朱子曰老莊書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此言。儘有商量。

○玄牝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蓋地之空曠處也。夫天地亦必有根。觀其動靜。其根可得。動根於靜。靜在乎極。夫天何以運。以兩極爲極爲之樞也。極非各樞。有軸爲之承也。不然。雖天地何能貫串而斡回乎。樞亦有兩而其心惟一。卽地中一點是也。此爲地之心而天心亦同也。地在天內。豈有兩心兩樞有斡回之功。而其根又出於天地之一點心。以其藏於地中。故謂之谷。以其鼓發兩樞之功。故謂之神。以其微妙。故謂之玄。以其萬化之母。故謂之牝。萬化由於樞而樞又根於心。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何以明其然也。天至健而斡回不停。凡居天之內者莫不輳向於心。如置物旋盤。同歸射糖也。是以地在最中。不得上下。不得左右。撑柱而不動也。然其一道兩樞之軸則南北相承。無此撑柱矣。地何以不移於南北。天腹大而天樞靜。故居天之內者不獨輳於地心。亦將輳於兩樞。樞若不兩而惟一。則地亦走歸於一樞必矣。惟其一心而樞兩。故地毬所以南不得北矣。是以居心一分上者其勢向下。居心一分下者其勢向上。左右亦然。居心一分北者其勢向北。居心一分南者其勢向南。四旁內輳而南北外輳。此理的然明曉矣。凡天地萬化一長一消。而由其有最心。谷中之神恒存不死。故綿綿不勤而生生無窮也。其所以爲神也。居至靜之中。握自然之機。翕聚大氣。鼓發妙用。比如一圓器。雖有許大。四旁無錙銖之別。而中立一樞。俾有滑轉。則一指之力可以旋動無滯。天地之大亦猶是也。又如旋飈驟至。四面內輳。東者不得西。西者不得東。南北亦然。則其勢斡回不停。中心一道植立直上。至風定然後乃已。此猶如此。況充塞宇宙者合輳內軸。健行不息。其理可推。軸轉輻隨。又何疑乎。或曰比之人轉圓器。以其居外故也。若使人處乎器內。則不復能運矣。氣是天內之物。其勢不能運其外矣。然凡天之內無上下左右之別者。惟兩極一軸是也。離軸一分地。莫不有上下。故地上圓器上下既定。人處其內。則壓重一邊。如何能運哉。假使器在兩極之軸。而人踏內軸。則豈不能運成回轉之勢耶。以人喻之。身

體如天。充體之氣。總攝乎方寸之心。心氣一動。百體隨而行走如志。天與人一理。不得乎大者宜察乎細也。故曰天地之氣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惟其虛也。故氣從外入。聲從內出也。曰天地闔闢。能無雌乎。雌者牝也。開闔者舒翕也。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者翕而闔也。用者舒而開也。莊周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耶。朱子嘗稱之曰。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夫莊子之學出於老子。究其歸則此便是這語也。此與西洋永靜不動天之說不同。知者未知何取耳。或曰永靜則天必偏墜矣。其言曰有理。此可與知者道矣。

○荀子　荀子大儒也。禮論一篇。褚少孫採爲禮書。戴政君節爲記。皆津津理趣如長江一瀉。前波後瀾。渺漫不可窮詰也。解爲篇引道經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比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心亦如是矣。所謂道經。未知何指。而其亦略知存心之要者也。然幾於寂滅。都闕却風過而不動一段事。所以爲道經。而荀卿亦看未到此也。如是者一撞着。事端便汨亂。何知聖人之旨意耶。其王制篇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此發前未發於心術之學大益。有知屬氣。有義屬理。其有義亦非知覺之外。而當其只有知覺時。不過形氣之心。形氣之心雖如此。而却舍己從理。所謂有義。便是人心道心之說。精窮該舉。無復遺憾。非有得於心。能然乎。此一段。眞西山表而出之。今見於性理大全可考也。近觀西洋人畢方濟所著靈言蠡酌。其說恰符。如出一口。豈可以遠人而忽之也。右諸子

○參同　伯陽參同契。去乾坤坎离。以六十卦直一月三十日。每日十二時直兩卦。十二爻以爲火候。比子雲京房。雖似近之。畢竟未免爲安排之歸何也。一月未滿三十日。故其晦不過半日强。然則未濟一卦。終不用上二爻矣。不知更如何處置。以節氣言則又剩許多分數。終欠齊整。

○韻考　韻之四聲譜自沈約。字之反切自神珙。後世字書務便考閱。部分偏傍。然亦可因反切而該其韵矣。梅氏字彙刪繁就要。合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斯已足矣。今之行于世者。韻考一卷。因約之書而增之者也。按徐四佳筆苑雜記云。我　世宗命儒臣撰集成書。疑是此物也。凡九千八百二十七字。計籀文古文上同。則又減四百七十九字。只爲九千三百四十八字也。蓋不及萬也。屠長卿甚譏約之韻書部分無據。而後人猶遵用焉。其說亦是。余時讀經。一一校勘。則只是書中漏字極多。豈非大可羞恨耶。余每欲以六經漏字。編入於今之韻考。而力未暇焉耳。且六書之中。形聲十居其九。形聲者。不過後來增其偏

傍聲未嘗變。試言東冬二韻。罩瞳之類何別於童而在冬韻。籠瓏之類何別於龍而在東韻。意者因古來趁韻之有如此者。而遂爲之區別也。若然。未得爲定論也審矣。

○諧聲　字學已廢。文義遂堙。六書之學。雖不可盡究。其諧聲一段。多有可尋者。或左體右聲。或右體左聲。或上體下聲。或下體上聲。或內體外聲。或外體內聲。皆有條貫。間有可以臆解者。不可忽也。鄭漁仲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

○諺文　我東諺字剏於　世宗朝丙寅。凡有音者莫不有字。人稱倉籀以來未始有也。元世祖時巴思八者。得佛氏遺敎。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舌喉齒牙半唇半齒七音之母字。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凡中國之字。以形爲主。故人以手傳而目視也。蒙字以聲爲主。故人以口傳而耳聽也。然全無其形。又何能傳而不泯。今無以得見其詳。若推例爲文字。可以通行於天下後世。與我之諺文同科。意者明初必有其法也。我國之始制也。設局禁中。　命鄭麟趾成三問申叔舟等撰定。時皇朝學士黃瓚。罪謫遼東。使三問等往質。凡往返十三度云。以意臆之。今諺文與中國字絕異。瓚何與焉。是時元亡纔七十九年。其事必有未泯者。瓚之所傳於我者。抑恐外此更無其物也。按高麗忠烈王時。公主妬寵。作畏吾兒字。達于元。欲人之不曉也。史云回鶻書于愼行云。宋嘉定三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唐之高昌也。居甘州。卽西域國名而奉佛敎者也。巴思八所傳。旣云佛敎而元世之通行。則公主之所作字。非此而何。然則與今諺字不過形別而意同者歟。凡中國書有音而無字者過半。凡唇舌喉齒開合清濁。隨口異聲。何故或有或無。今諺反切凡十四母。其有母而無其切。亦四條。俗所謂入聲也。其舌帖上齶一條。我國亦無字。侵覃鹽咸四韻與眞文等同切。我所謂入聲。中國無有。只有兒二兩字。其蕭爻尤三韻。一字二音。此不可曉也。意者五胡以後歷元魏。華音變盡。北方之音。有然者耶。我俗西邊多濁聲。都中泮村亦然。北民移濟州。故其音與北相類。可以爲驗。西域之字無音不備。則屋沃以下入聲十七韻外恐更別無其音。而其得於瓚者如此。然則此又巴思八之餘意。又可想。可謂後出益工。但其字形全沒意義。惟以一點二點爲別。一點者出於舌端爲正音。二點者皆出於舌右旁偏音也。其凡例今無所考。

○說文　余近借人得漢許愼說文。其說最古可信。而多與今文不同。略採以存之。以爲考證。其引易則云。睽卦。其牛觢觢。一角仰。尺制切。說卦。爲旳顙。旳明也。都歷切。恒卦。楮恒凶。楮。柱砥。章移切。繫辭。重門擊柝。柝。判也。他各切。咸卦。咸其晦晦。晦。背肉也。莫栝切。噬嗑。噬乾。食乾。食所遺也。阻史切。蹇。王臣蹇蹇。蹇。跛也。俗作謇非也。九輦切。犕牛乘馬。犕。平秘切。屯。泣涕漣如。漣。泣下也。力延切。杭然有悔。杭。慨也。口郎切。乘馬如驙。駗。驙也。張連切。渙。拼馬壯吉。拼。上舉也。音蒸上

聲。泰。包兇。用馮河。兇。水廣也。呼光切。升。㦸。升大吉。㦸。進也。余準切。履。履虎尾。虩。虩。恐懼貌。離。百穀草木麗於地。麗。草木相附而生。皆支切。大喜。僮牛之告。告。古粵切。天地壹壹。壹。於云切。豐。士刲羊。无血。血。血也。呼充切。鼎。鼐。飪。食飪也。殊六切。困。執。劓。劓。臬。劓。不安也。五結切。其引詩則何彼穠矣。穠。衣厚貌。汝容切。脣。辟有標。脣。明也。五。故切。替。不畏明。替。曾也。七感切。髓。弁如星。髓。骨擿之可會髮者。古外切。無我敼兮。敼。弃也。市流切。捻。捻差荇采。捻。長木兒。所命切。獨行。䍃䍃。目驚視也。渠營切。睮。睮。睮之求。睮。目相戲。於殄切。赤舄已巳。取其血。瞑。棘人臠臠。臠。臠。力沇切。嘰。其泣矣。嘰。挑取骨間肉。陟劣切。既。葅。荼。蓼。葅。嬦也。新臺有玭。玭。玉石鮮。千禮切。能不我慉。慉。起也。納于媵陰。媵。欠出也。力膺切。一之日觱。㪅。㪅。分勿切。以謹惛怓。怓。怓。亂也。歷歷夜飲。歷歷。安也。赫兮宣兮。宣。寬。嫺心腹貌。況晩切。雉離于罔。罔。覆車也。縛牟切。江之承矣。承。長也。余亮切。得此釃。鼉。釃。鼉。危諸也。或簸或箕。箕。杵臼也。以沼切。尸來燕醼。醼。醉也。左旋右抎。抎。㨗也。土刀切。大車嘽。嘽。口乞也。他昆切。匪車嗅兮。嗅。疾也。撫招切。麀鹿噳。噳。有噍其饁。噍。口聲。他感切。伐木所所。所。伐木聲。營營青蠅。營。小聲也。不敍不來。敍。狀史切。其人美且偲。偲。强力也。倉才切。誰侜予美。侜。有廱蔽也。倜。倜。彼有屋。倜。小貌。斯氏切。僾而不見。僾。仿佛也。烏伐切。俔天之妹。俔。譬諭也。有譏其聲也。呼會切。天兮薦嗟。嗟。殘田也。昨何切。𦈡。𦈡在穴。灰。貧病也。居又切。毳衣𦋞𦋞。𦋞。莫奔切。屢舞㚸㚸。㚸。卽移切。靜女其娝。娝。好也。昌朱切。市也。㚸。娑。婉兮。嬌兮。嬌。順也。力治切。顧大且嬌。嬌。含怒也。五感切。嬮兮蔚兮。嬮。女黑色也。古外切。以晏父母。晏。安也。烏諫切。墻。墻其陰。墻。天陰塵也。於計切。崇墉圪圪。武王載垓。垓。治也。不辟不𨚫。辟。裂也。丑格切。其旝如林。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可以爲厝。厝。厲石也。七互切。匪𪊨匪鳶。𪊨。鵰也。度官切。彼爾維何。爾。華盛兒。兒氏切。牆有薺。蒺。薺。蒺。藜也。烝之烰烰。烰。烝也。縛牟切。憂心炎炎。炎。小熱也。徐鹽切。王室如燬。燬。火也。許偉切。我刄酌彼金罍。秦以市酒多得爲刄。古乎切。鑾。聲。鋮。鋮。呼去切。紞。彼兩髳。髳。髮至眉也。亡牢切。瀰其乾矣。瀰。水濡而乾也。呼肝切。召伯所茇。衣錦䙝衣。晲求厥寧。晲。詮辭也。余律切。載衣之禧。禧。緆也。他計切。瓶之窒矣。窒。空也。去徑切。陶竇陶穴。竇。地室也。㽔㽔。絡馬。㽔。馬病也。其引書則載生霸。霸。月始生也。必駕切。敔乃井。敔。塞也。奴叶切。隨山檠木。檠。槎識也。苦寒切。若顚木之有𠧪。攕。攕。伐木餘也。五葛切。今汝𢡟𢡟。𢡟。善自用之意。他骨切。剛而寒。寒。實也。先則切。有疾不念。念。忘也。羊茹切。𢧵三苗。𢧵。塞也。若藥不眄。眄。眩。眄。冥合也。莫甸切。鳥獸𦍒𦍒。𦍒。毛盛也。而尹人勇二切。平。𩣡東作。𩣡。爵之次第也。直質切。若丹朱傲。予亦烝謀。烝。火光也。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其引論孟則孝子之心不若是恝。恝。忽也。呼角切。友諞。諞。陳伉。諄諄。諄。而來。二女媒。去齊澆淅而行。朝服衣紳。不使勝食。既。既小也。食。其孝經則仲尼尻。尻。九畫切。其他不能盡記。說文又云。揮作弓。杜康作

秫酒。神農作琴。庖犧作瑟。宿沙初作煮海鹽。夷牟作矢。亦與他書少別。而愼乃漢時人。不應甚誤。比後之雜家爲可信。然弓矢之始見繫辭。愼豈不知而云爾耶。

○雜纂　李義山雜纂。人知有殺風景數語。而不知更有許多在也。雖其人未必賢。採諸謠俗。驗之人心。時有可警省者。如子惡苗碩之類。不過街談里諺。君子有取。聲入心通。莫非有益也。余昔作百諺解。其形容物態切近民情。則誠有不可沒也。義山纂何以異是。其不如不解則曰婦人解詩則犯物議。夫婦人之職。不越於饋餉蠶績之間。行貴於柔順而已。斯過半矣。內訓女戒之屬。雖或可以資助萬一。而一向耽玩。亦甚防礙。況詩律無益之功耶。若是者不但女紅之不備。必將有內外不純之誚。故與僧飲酒則犯戒。劣奴識字則作過爲例。宜閨壼之銘念也。其惡不久則曰贓濫官打罵公人。余見莅官者凡府中藏貨。皆屬公家。定祿之外。毫無下手處。如欲非義而妄取。惟胥吏所共視指。比如穿踰而見覺者。對其人不敢出氣也。故贓濫必與胥吏合謀。合謀則尤有所畏愼也。外雖薄罰。內實周遮。一時呵叱。俄而無痕。故與奸汚僧尼罵童行爲例。可以發一笑也。其意想則曰入神廟若見鬼。過屠家覺羶。見梅齒酸。此列子窃鐵之喩也。人有亡鐵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窃鐵也。言語窃鐵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窃鐵也。俄而得其鐵。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窃鐵者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一入於意想之內。亦無由以自暴也。其枉屈則曰惜錢。有疾不醫。有美味慳藏臭腐。凡財不吝則不聚。旣吝而聚。心乎成習。常較於勝己者。惟覺不足。故性慳之人。不但無施與於人。亦不贍於己用。亦不捄藥於己疾。殊不知宛其死矣。爲他人物也。又美味雖多。腹飽而止。我旣屬厭而敗壞不散者亦衆也。人之冀沾於刀俎之餘者何限。豈不怨怒之甚耶。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華元子家可以監矣。余嘗窃聽群婢之詈主者。凡祀饗之餕。藏敗而不散。嘖嘖言不休。此二事尤可以記識也。其無見識則曰不說事因先詈人。不問道理。隨人做事。此實君子所宜者。爲躁暴儱侗人頂鍼。余素持此戒。猶未免往往疎脫也。後宋王鋌作續纂。其奴婢相則曰。扱卓高。添水滿。放物當路。其不相稱則曰。水手淥殺。師巫覡死。其不濟事則曰。殺人後戒酒。臨死許修善。臨渴掘井也。東坡再續。黃允交三續。舉不免詼氣。都不如義山着題。諺者閭巷之常談。人情之切近。而口口相傳。悠久不忘。有不可廢者。余嘗聚十百餘條。仍爲之解。今見王氏耳談。卽收載古諺者也。雖不該備。亦採錄焉。高才無貴。土婦死敗。悲惟身自知。三世仕宦。方知著衣喫飯。破車死變爲纂。人饒楔矮人饒舌。無曲學多。該辯窮鄉多異說。者復生生者無愧。屠人饜蒸藜。鬻扇者嘗苦。喝佐饔者。嘗佐聞者傷。三瓦犬吠。屠千人所指不病亦死。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古人爲屋不成。自料不自照。智不自知。人百聞吃食飽死反怨主人。勿知孫犢觸乳驕子罵母。人勿聞莫嚴家無格奴慈母有敗子。嬰兒傷於飽貴臣傷於寵。富不學奢貧不學儉。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簡絲數。未煩而不察。經師易得。人師難得。斷而敢爲鬼神

避謀見吠堯毫於之
之易鶚生天夢無者無不可宅以八事百跖毛衆　甘瓜與人苦
言敗晝　徒棺千聖一生日蛟龍百買客不　刺見其睫善薔
聞名盲命汚而金人日歟龍百買客不　刺見其睫善薔　煖有病蒼如烹
於者　雖其得之不歟龍百買客不　刺見其睫善薔　煖有病蒼如烹
千難睽在面官鹿廢死失君隣　堯其　物　心不勝　可權而不蠅布龜
里立蛇天　夢　有地百　堯其　物　心不勝　可權而不蠅布龜
易無判學糞相屋萬不心物　睫　有　煖病蒼如烹布龜不
聞虧足命者而馬漏世靈不勝有　煖病蒼如烹布龜不
道　而在如得失於名　可權病蒼如烹布龜不　傷熟
百田飛我牛財之上　志事而不蠅布龜不　傷熟移
自中鑲　尾官瘦知廣士一衡治點帛　傷熟移以禍
以之兒陽成者相之交多君殆常璧人移以禍苦
莫潦五翟者危士在以憂　形得馬人移以禍苦言
己入技憎如顛失下延老堂過中鴦以禍苦言切
若於而無麟之　譽人上鏡醫切言苦　桑深如
○東窮瘿角基貧馬不多擒而　玉深桑　如　戈論至
右海　之　財之若愁將照狹　如　戈論至載
雜附魚人溺者其似索　戶窮鋏鷹戈論至載　道
書耳不秦人汚父鹿居才內　作化載　道　同者
畏人必腐殺者以人拔百門爲　道　同者　道不
網不笑之人題自無城足限鳩　道　同者　道不和
而知　物報千全善折之鬼識道　同者　道不和相
畏無介　仇金　配衝虫見者相　道不和相於
鵜鼻者仰其然人美席至拍猶憐　相於　俗
之不天子有情女上死手憎　於　俗成
事醜慕而必千之歸　不笑其藝　俗成大
者　飾唾且金所愚果僵　目相藝　成大功
難雀胥不行之不夫瓜　千　妬功　者
成夕靡足刼馬能　失一金桀　者　不
而瞽輕汚　而已生地心買犬目不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七上 終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七下

經史篇四

論史門一　總論　綱目　馬史　雜史小說
歷代一　自上古至秦楚

作史之難　作史豈不難乎。退之所言。不過畏禍耳。然秉直特立者。猶可以免此失矣。至古今曖昧疑似者。將何以斷之。如弑君。天下之惡名。苟失其實。臆揣而書之。君子之所不忍也。又若眞有其惡而迹偶不顯。得逭於鈇鉞。亦大不可也。如春秋稱國而弑君者。說者謂罪在君。非也。事在他域。不能目見其百分明著之外。不可以傳聞而妄書也。旣知其人。猶歸罪於君。安在乎春秋。又如惠公仲子事。公羊云仲子桓之母。然則惠之妾也。穀梁云惠之母孝之妾。左氏不明言。胡氏程子從公羊。千載之後何從而決之。又如明之王之明一獄。或以爲眞。或以爲假。當時目擊者。其說紛紜。今何以決知其眞假耶。余故曰作史之難。不在畏禍。

○讀史料成敗　人每以陳迹論成敗。所以多失也。天下事大抵八九是幸會也。其史書所見古今成敗利鈍。固多因時之偶然。至於善惡賢不肖之別。亦未必得其實也。歷考前史。旁證諸書。參驗而校勘之。誠未可以專信一書而爲已定也。史者作於成敗已定之後。故隨其成與敗而粧點就之。若固當然者。且善

多諱過。惡必棄長。故愚智之判。善惡之報。疑若有可徵。殊不知當時自有嘉謀。不成拙計。偶逭善中有惡。惡中有善也。是以據史料其成敗則合處多。從今日目擊顯見者而思量。則八九是不合。非但吾智之不明。卽幸會之占多也。非但今事之多戾。亦史書之難眞也。余故曰天下之事所値之勢爲上。幸不幸次之。是非爲下。余考古今興亡莫非時勢所驅而成。未必人之才德。史策所見者多出於善善惡惡之偏也。其曰積德累仁亦非也。如柴周之盖世英雄威惠浹民而適値五季反覆之際。吞趙匡胤以一權臣乘其子幼一夜間攘臂而奪之勢。位旣得貪欲無厭。直欲盡吞四海。江南李主邦域雖小。施爲政令無少虧。令名賢君匡胤直以强力掩覆之。歷闕殆後世之安在乎。順天應民此特一事。觸類皆然也。

○古史善惡　史者所以勸善懲惡。著其善而不諱其惡。前史之公也。如後秉管者不過憑依野談碑誌。輳成國史。便是有勸無懲。如鳥墜一翼車闕一輪。不離私意套中矣。朱子彙宋朝名臣錄。此異於國史。故善善長惡惡短。亦其宜也。至語類。私相告語。不可掩其是非。則如胡銓孔道輔之徒。往往有大驚少怪極狠狽者。此便是公是也。作史所宜取。然後人以此爲諉。箱篋之間。逞憤售詐。索瘢覓疵。爛熳於噴血文字。遂使後人。迷其臧否之眞則惡矣。常時在當時未必然作史雖因懲惡勸善之至意。今人平地上看過者以偏善讀史每疑善如彼惡者胡至此極其實善中有惡惡中有善者固偏惡者去取不審貽譏得罪者也讀史者不可不知此意。朱子曰晉靈公欲殺趙盾故不得是他大段强了今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得政撰造掩覆如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兄弟搆禍如此之極語皆是父者之何故潤飾地恬又曰然朱無事梁不泛久舟海而滅池無分人明爲是他殺兄刼父代位明當早叅之之語皆是父史之何故

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此皆君子看得是非之眞可以取法也子貢曰紂之惡不如是之大也衆惡歸焉如朱梁者其惡却未必如此之大恐未有心心事事若是之鉅慝而能得天下者也善亦如此如宋朝名臣錄箇箇仁賢據語類所論何嘗一向潔淨無瑕類耶

○古史先見　事未到而獨覺謂之先見。夫懸度於萬里之外。默運於千歲之後。若燭照合符。方始是明智。如史策所見。往往有神鑑鬼算。何其異哉。古今人愚智雖曰相懸。何其在古如是多聞。而在今如是不見乎。上智之人。事皆前斷。行無岐別。其餘莫非事同而趣異。無所準槪也。其在於己。或一左一右始東終西。有偶然而幸得。有詳處而反悔者相接也。況乎他人。心如面殊。事與時外。百塗千蹊。如何能臆料而咸中耶。是必不然矣。如前史所稱。特著其中者耳。其當大事處大權。必有勸與止。未必皆的見也。從其止而成則止者爲智矣。成則反是。從其勸而敗則勸者爲愚。而止者爲智。而勸者爲愚矣。敗則反是。擇其成而斷其智。安往而無先見乎。此古今同然也。人或覽古追前。窃窃然慕效之。臨事臆決。謂覩其未形。多歸於妄想。奚可哉。

○史家掩諱　平城之圍。謀臣猛士得志於項羽者。無不與俱。一朝被困。七日不食。幾乎不能免。司馬遷作凶奴傳。狀其士馬軍容之盛。讀之令人茶然沮氣。況其親撞者乎。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書云。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添畫之臣甚衆。卒其未脫者。莫得以言也。所謂奇譎。指陳平輩也。謂之莫

得言則史諱之也。其勢必無無端解去。當有耻辱乞哀無所不至。有不忍言者乎。是以反位而不敢有忿怒之心。遂遣劉敬。奉黃金千斤。幸得和親而後已也。季布當時親覩。故請斬樊噲。呂氏甘受醜辱。明知不相敵也。以此推之。漢武復仇。莫非强說。凶奴雖曰少衰。飛輓出塞。以勞攻逸。恐無每捷。如史氏所云。太半是掩諱耻辱。文飾張勢。以示後世也。以後事相證。宋匡義受箭於幽州。卒瘡甚而死。明成祖亦塞外中箭。腐爛而不起。此皆身陷凶逆。鬼誅不爽。史家之所諱。而僅見於野乘。皆可鑑也。

○藉口爲亂　革除之際。必有人藉口爲亂。麗末之初。彝以辛氏爲言。我朝靖難有李施愛。靖社有柳孝立等。雖久遠之後。必詐稱前代帝王之後。陳勝稱扶蘇。王郎稱子輿。李昇稱吳王恪。韓山童稱宋徽宗九世孫。惟昇得志一隅。能遂其術智也。光武稱長沙王。昭烈稱中山王。皆景帝子。世數遙遠。流爲庶人。事苟不成。與子輿何別。子輿之不爲成帝子。固未可斷。雖稱王郎。其勢不變姓則不全。苟使當時敗而郎勝。後世史筆。果未知誰與也。

○汚衊精忠　所貴乎人者。莫尙於才德忠孝之行。而多湮埋不顯。亦可惜也。齊虞人蹈禮守正。聖人賛之。見於後世。猶不記其姓名。外此懷抱道德。生且死於蔓草之間者。亦何限。又如行師失宜。萬命同坑。其中孤忠不暴。智勇無施。駢首死於鋒刃者。必不少。奈地卑勢壓。何哉。此不獨天下人不知。天亦不能洗寃也。有最可惡者。人之有善。媢嫉而惡。或精忠大節。令人感涕而必欲汚衊之。如宋之關勝張順。爲國殉節。羅貫者作小說。歸之梁泊賊徒。誑惑愚俗。其深忌毒螫之心。爛不可掩。噫甚矣。右總論

○綱目　綱目一書。朱子自爲序。斷非他人所作。然大義既定。凡例已成。雖操筆在人。不害爲文公手書也。趙訥齋師淵字幾道。學於朱門者也。今於往復八書。其屬託之意。無可疑者。而凡例抄在趙家。得此而後本末始完。蓋其目中去取。趙公承師說而爲之者也。是時朱子衰疾已極。禮書才畢。無力更及他書。既非臨卷筆削。則容有事疑而異例。故今逐節校勘。或不無齟齬難準。汪克寬諸公雖曰詳定。而至於疑晦處。非後學之臆決也。春秋之義。最大者弑逆。其例明明洞洞。疑若無纖毫翳障。而董卓殺何后。李輔國殺張后。張也雖有罪。豈輔國所可殺耶。此又汪氏所不能摘出也。又如燕王熙殺其太后丁氏。熙素幸於丁氏。丁則有罪。然既稱太后。豈熙之可弑耶。綱目不書弑。何也。劉宋時太后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知之。卽以其巵上壽。卽日太后死。綱目書宋太后路氏殂。明帝不飲可矣。而弑母則明矣。然而綱目書殂。目書死。何義。由此觀之。弑逆一而事有百變。不可以一例斷行。則容有隨遇輕重之理。或不無較量遷改者耳。況趙幾道地位。未必與黃蔡諸公比並。則豈無毫忽之遺憾哉。秦之建正十月。雖皇帝始見謬例。然至始皇并天下。改正朔之後。宜亦從而著之。若周亡而秦未統一之間。宜因周正。恐不可以威强之故而便從其謬例也。明矣。綱目孝文王元年及始皇十年皆書冬

十月爲歲首何也及秦亡而漢未興前猶循秦正此何以異例襄王五十六年秋王卒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莊襄王立是實四月爲首塞凍分爲四年事呂也又始皇坐毒不免呂不韋傳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以太后故不毒作亂之目又以云十四月而殺之而遂遷太后綱目則以寒凍爲四月事以既南不毒作文亂之至九月始正三族之法殺其子而蓋

○美惡同辭　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至周紀云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古人已有疑之者。然春秋之例。美惡不嫌同辭。書法之義。蓋以此也。善者固尊之。其惡者所以尤著其失也。愚謂書其官以著其不稱書其死以斷其罪。何不曰某官某死。而與君子同稱耶。此其未可知。綱目書李林甫卒。又何與馮道異例。至賈誼只於目中云賈誼死。不載於綱。已不可曉。況云死耶。或疑不詳年月。然誼亡十年後文帝崩。則卒於文帝之十三年矣。雖未詳其時月。亦但知天鳳五年死。猶特書之。誼獨不可書於是年之末耶。偶識所疑。

○漢少帝　漢書高后元年。立孝惠後宮人子。强不疑爲王。弘朝武爲侯。是時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爲太子。帝崩。立爲皇帝。歷四年太后殺之。更立弘爲帝。及太后崩。諸呂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皆非惠帝子。復共誅之。所謂非惠帝子。乃周勃等陰謀。則其爲後宮美人子信矣。或謂取家人子。家人亦後宮之稱。見外戚傳。亦是惠帝之後宮。而其子莫非呂氏之孫。盡誅諸呂。而獨留此不去。則奈後患。何。周勃傳言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其本情見矣。唐五王盡心中宗而畢境族滅。其事同也。少帝猶有所諉。張后無罪而廢處北宮。文帝立而便薨。葬不起墳。后亦魯元公主之女。呂氏之外孫故也。是亦有說乎。少帝苟非劉氏則何等大關。而寂然於滅呂之前。猝發於陰謀之際。何也。去異姓而安劉。是堂堂大義。何謂陰謀。若然。朱子謂唐中宗無罪不可廢。何也。少帝之立。群臣固臣事而無言。其心可知矣。今綱目。封諸王則曰太后所命。孝惠子少帝卽位則曰太后命。張后取他人子養之。此皆依大臣陰謀而書之。恐非班氏意也。少帝宜不保其位而罪及張氏。文帝亦何忍哉。此又與趙宋開寶后事近之矣。

○魏桓單超　綱目。漢延禧二年。徵處士徐穉姜肱等五人。不至。陳蕃所薦也。姜肱不但不起。詔圖其形。臥於幽暗。以被韜面。工竟不得見。是時黨禍將作。國事無可爲者。穉等見機遠迹。比李杜更高一着矣。同時被徵。又有魏桓者。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厩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此又卓識難及。其出爲行道。既出則以死歸爲期。豈尋常一節之比哉。綱不特書而附著目中。未可曉。其明年。特書單超卒。此段恐不必書。宜附著

於上楊秉爲河南尹之下云後單超卒云云可矣。宦官之卒。宜略之。況不書死而書卒。何也。楊雄獨無口舌乎。此類於彰善癉惡之道。未見允愜。

○當年改元　漢昭烈章武三年四月崩。綱目。稱後主建興元年。當時孔明秉國。必無未踰年改元之事。或者建興是先主臨崩所命。東敗之際。克悔圖新。必欲建興大業。而後主仍之不敢改也。又若唐中宗景龍四年。爲睿宗景雲元年。是時平韋氏之亂。而異於父傳子受。故不欲承用景龍之號也。又如南唐主璟保大元年。即其父昪昪元七年。韓熙載請俟踰年不從。此皆乖亂無章。不可爲據。明光宗年號未定。左光斗曰先帝一月堯舜言。削去者罪不在許止趙盾下。春秋嚴始即位。禮可義起。以泰昌更萬曆未便。以天啓存泰昌。不失爲仁孝。於是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愚按春秋書子般卒。未踰年之君。故稱子稱卒。此泰昌之例也。然後世君義益尊。防患益密。則不可以專用古道。當據實書於綱曰。八月光宗皇帝即位。詔以明年正月爲泰昌元年如常例。既有先帝之詔命。嗣君何敢易之。既卒是年。然後乃立天啓之號。方始無憾。若以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泰昌而改萬曆。與天啓而改泰昌何別。夫年號非先王之定制。或一君而屢易。熹宗即位二年而稱天啓元年。果何所妨。惜乎當時諸臣。見不到此也。元姚燧云校讐綱目徽建二本得三誤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敎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刋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岨峿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均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按此說近之但肅宗之至德與後主之建興同科何獨罪禪至此建興必諸葛爲之不知何故也

○獲羽斬之　三淵集云經世紀年。孫權取劉備荊州。關羽死。與綱目獲羽斬之。書法大異。邵子褒忠綱目。因襲陳壽紀年。愚按綱目之因襲。固有可議。而羽之死。被殺也。非死之也。宜云敗死耳。

○司馬孚　晉泰始八年。綱目。書晉太宰安平王孚卒。孚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此於書法。恐當曰故魏太傅司馬孚卒。以成其志。以厲群情也。孚前後所處。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何故作一晉室之具僚乎。綱目之意。不過謂不能辦命於當時。苟容以終身也。然狄仁傑失身於周武改紀之後。而猶有取焉。顧此純陰之世。有此不拔之操者。寧可不表之耶。

○周曌帝廣　余嘗曰春秋。彰善癉惡之書。人力未及者。以筆代之。一字去就。其義自別。朱子綱目。悉倣此意。如武曌楊廣之類。罪過通天。稱后稱帝。與賢聖比同。令人氣湧如山。據春秋諸侯不生名而失國則名。曌廣之惡。比失國輕重何如。然稱后稱帝無貶辭。豈諸臣可貶而惟君可貸哉。若然。不幾於竊鉤竊國之譏耶。綱目。劉後主元年。書帝禪建興元年。二年。書帝禪建興二年。其當年改

元。雖可罪。恐非己意。如唐之景雲之類有之。後雖失國。罪在他日。春秋之義。又不可以先罪之也。然則綱目書法。不以尊卑異其辭明矣。余欲據此。特加鈇鉞。於周曌帝廣等。以示千古大經法。或未爲大罪也。況曌非李家之寡婦耶。

○郭威趙匡胤　郭柴趙三姓相繼。此天下定于一之會也。柴藉郭業。趙因柴功。非獨己力有以致之也。趙之篡。大有愧於郭。陳橋之事與知之迹。昭不可掩。恩遇未衰而公肆攘奪。其處柴氏父子。不忍之甚者也。非潘美之一言。幾於盡劉矣。郭則有功而無罪。又無故而欲殺之。拱手就戮。終守臣節。義之正。擁兵入朝。亦不得已也。漢主爲亂兵所弑。綱目書曰威舉兵反殺其主承祐。下殺上爲弑。而今書殺何也。爲其殺之非威所知也。然則書威殺。恐非實事。若以其心誅之。則又弑而非殺也。不若依史書漢主承祐爲亂兵所弑。抑可也。石敬塘入洛陽。綱目書唐主從珂自焚死。亦不書弑。亂兵與自焚。恐亦同例。

○蕭綜　梁普通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綜本東昏侯子。綱目書以叛。余昔過疑。余歸而考之。果然。梁之於齊。不共戴天之讐也。若但感其鞠育之恩。不思宗國。則背義大矣。時蕭寶寅在魏。密與通問。畢竟歸身。天理人情。不容但已。夫豈叛亂之比哉。然則恐當書曰蕭綜奔魏可矣。畏庵之見。誠是矣。余偶閱唐類函。有綜詩聽鍾鳴悲落葉二篇。其怨思舊之意躍然難掩矣。梁主之始篡齊。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入宮燒門觀就捕殺之。盜入梁宮。余謂此豫讓之儔匹。而讓則見揚於小學書中。何也。此書亦講者可

○綱目疎脫　綱目。漢順帝漢安二年十一月。涼州地震。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自九月至十一月。不滿百日。必也一日二三震。方成此數。文獻通考。建康元年。涼州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所謂去年。卽漢安二年也。修史之不密。往往如此。漢人唐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祇欲上之乎。豈嘉瑞也。遠地微物。不至上達。何故流語。足以尊煩。立追及帝。三后後並。宮非黃龍見。池水濁。相戲。曰此郡中有黃龍。言妄。治守死。按隱恭敬。愍隱恭。憂懷死。懷恭以奏。以厭勝。一郡人見。以爲嘉瑞。豪有芝草生。太守劉祇。上之郡。人眞若疑。巴郡宋。黃龍。人卓。人董。貴人。貴言。母時。梁母帝。獻帝。恭而。獨不。貴著。人以。恭憂。懷恭。懷恭。敬隱。愍綱。目順。帝漢。母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王兆。喪發。恐帝。發宣。諦看。帝行。事修。以尉。丞上。令以。讀也。本旨。因也。爲若。人程。後元。本

星湖僿說類選七下　一四一

以之事朕漢相能焉稱子者康始李正爲史行特乃止綱目書豫章芝草生此則疑若眞人見以爲嘉瑞相也遠地微物不至上達何故流語遂流黃龍言妄治守死按隱恭敬愍隱恭懷死懷恭以奏以厭見一郡此中有黃龍言何立足追以尊煩宮非宮人卓人董人貴人貴言黃龍見勝一郡守妄言及帝三后後並宮非尊煩流故

致於項羽此業敎率○所所爲元氏嫡敬冊太筆若是耶又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若眞人見以爲嘉瑞相也遠地微物不至上達何故流語遂流

勢閻羽今基復爲漢善之置興宜以爲哉兵戈老鄉之一際首擇倡文敎十例乃而綱按目漢刪書曰敬隱憂懷死懷恭以奏以厭勝一郡此中有黃龍上達何故流語遂流

於忠將死綱於繇此戍當以十爲哉兵戈老鄉之一際首擇倡文敎十例乃而綱按目漢刪書曰敬隱憂懷死懷恭以奏以厭勝一郡此中有黃龍上達何故流語遂流

是卽謂目呂不時武月略賜如酒肉三人首甚不可爲凡字搜分合目漢刪書曰敬隱憂懷死懷恭以奏以厭勝一郡此中有黃龍上達何故流語遂流

背韓信馬載童可惜吾○西若周曹良月擇倡文敎十例乃而綱按目漢刪書曰敬隱憂懷死懷恭以奏以厭勝一郡此中有黃龍上達何故流語遂流

叛名之不於正蒯言徹不也順韓其信並當利劉兩項存並之爭策之爲畢際亭罪人老縣舉非說一始皇未字嘗宜補曰○悼綱母目順帝漢母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竟身長盡及董三民程恐皇字嘗宜補曰○悼綱母目順帝漢母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難起皆獻此公老年子似字嘗宜補曰○悼綱母目順帝漢母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支漢失其漢遮而說縣五說不非稱其考悼綱母目順帝漢母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也廷之邑綱得爲令以讀也本盖因曰漢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嵩之矣綱得爲令以讀也本盖因曰漢宣帝本元後程人程後

當逋○目人義丞上者其宜曰也爲若人程後

閻卒皇亦帝有尉以修事行看帝程後

宦剪甫報恐發兆喪王嵩拂

國天子受制釁發蕭墻禍至四海嵩威名震於一世一擧奉車駕令天下其勢莫之禦也向使梁衍之說得行天下事有未可知也知而恭守臣節有命則發有召則赴不以死生而貳其志殆可謂純臣也綱目不載閹忠之說又不書卒使忠義猶有未盡白者豈非可憾乎忠之說曰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揮振風雲叱咤興雷電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蹈流漳河飮馬孟津誅閣宦除群兇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若欲補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靡及嵩曰人未忘主天不祐逆委忠本朝守其臣節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及就徵卓嗾有司下吏將誅賴子賢壽投歸於卓叩頭請僅免及卓誅拜征西車騎將軍秋拜太尉以流星策免李傕作亂嵩以病卒此宜補史氏之闕

唐玄宗欲以武惠妃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不復讐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飮匹夫匹婦尙相擇况天子乎願陛下愼擇華族稱神祇之心議遂寢今綱目只以或說爲言又略其文只草草而使忠臣烈士之名不見于後世未知何意事見武惠妃傳

武元衡之死也裴度亦幾不免綱目只稱墮于溝中其實隷人王義捍刃而死度所以獲免也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此出國史補夫捨生取義貴賤何別況以身死于其上護得一良相得滅淮蔡唐祚賴安苟非此一著當時果誰任其功只緣人賤其事雖泯豈不爲後世之扼擘

按綱目唐諫議大夫陽城救陸贊仍論裴延齡是年七月爲國子司業坐言褒延齡故也後三年又坐事貶爲道州刺史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詔書出爲道州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盖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勤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又曰諸生爱陽公之德敎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據此陽城素有重名於世所坐亦微事故不欲顯布罪罰陽爲此宣風覃布等語掌史者卽以實直書之耳其諸生願留要亦是美事史氏據柳文採錄固宜而綱目闕之恐其遺也

余昔爲維州論只據綱目守信之說爲得但執送使之屠戮則甚矣後見李德裕論事

狀悉怛謀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逼魯州則敗盟侵掠土蕃先之矣然則乘便攻取亦不害況自來歸耶綱目不載此一轉語何也維州本漢地入邊之初頭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之衝河湟盡沒惟此州獨存土蕃暗以婦人嫁與其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窃開壘門引兵而人遂爲所滅其得失關繫者非少矣以此言之李是而牛非矣○右綱目

○馬史、遷傳賈誼而不載治安疏。傳董仲舒而不載天人策。此豈不知而漏之哉。亦繫乎取舍之失宜。遷亦不脫於末造風習。賈董之言。意者歸之迂濶而略之。若不別中否。細大不遺。則後世誌碣之陋也。又如歐陽脩作范文正碑。不載義庄麥舟事。垂遠文字。不可不商量。

○義帝本紀　司馬史十二年本記七十二列傳。應時候。世家則引三十輻共一轂。此句本出道德經。夫紀傳多少。由人衆寡。豈有較彼爲數之理哉。孔子世家。固多議論。若移於列傳。則彼增一而此減一矣。然則不成道理耶。容齋隨筆。極贊義帝之賢。又譏遷之闕此一本紀。而却爲項羽繼秦之統。其說極是。若移項於世家。爲義帝立本紀。其數亦停均矣。

○表出邳公　太史公作伍員傳。先之以邳公之恐其弟殺王。則善惡判矣。次之以包胥親北面事之之語。是非明矣。是平王不過殺其大夫。而伍員便是弑君也。末乃以烈丈夫贊詡之。使人迷其臧否之眞則誤矣。程篁墩何大復。皆著論贊歎。何固不、足道。程亦有是耶。近世愼晩湖詩中。有一篇。一皆反之。差强人

意。如邱公者。可表以出之。與此所以奪彼。亦春秋之義也。君者天也。天何仇哉。天而可仇。是無所不仇。右史馬

○竹書　竹書者。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胡應麟斷作襄王者是耶。其與史策不同者。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伯益伊尹事。見於杜序束傳。今考竹書。費侯伯益出就國。薨祀之。彼杜束。何從得之。文丁者。殷王太丁也。季歷從伐有功。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困而死。亦安知當時果無此耶。如李白遠別離所道。胡應麟謂本於劉知幾史通。引用璅語事。此恐近之。余考束晳傳。備載異同。而何嘗有此杜束之所不及。劉也又何從得之。璅語今亡不可考。或者後人因其與經傳有別。而攙入疑亂之也。其與經史有別。而理或然者。如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此安知非信筆耶。余謂此有可信者。春秋以後建正十二月之名。與詩書不同。獨晉不然。據左傳。晉滅虢分明有據。此古今儒學所不覺。惟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豈後人僞爲者耶。孟子言湯十一征。與竹書合。竹書藏與孟子同時。若非有實事。竹書烏知孟子之有此語而爲此說乎。按其書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於商。明年。商征有洛克之。遂征蠻。蠻降。又明年夏。囚湯。次年釋之。二十六年。商伐溫。二十八年。昆吾伐商。商遂征韋取之。又征顧。三十年。征昆吾。明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戰於鳴條。桀出奔三朡。商征三朡。戰於郕。獲桀。蓋洛荆溫韋顧陑夏邑三朡而於昆吾再征并葛十一征矣。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可疑。既受湯聘而五就。則當爲六就湯矣。就桀而諳之熟矣。其至於再就三就耶。吾謂二就湯一就桀矣。此必有誤字。竹書亦可據也。其言雖有乖妄。當時必有如此者而著之。安有誣說千萬年前人。欲誑千萬年後人乎。似無此理。況其有可信者多耶。武王之伐紂斬紂頭懸白旗。人猶不信。後竹書出其說亦同。彼魏君必爲漆書竹簡藏之冢。能先冢人表已著其名班固何代何人何時書。古今人表。漢書和共。宜在棄去其可信者又何可並舍之耶。孟子一宣王之棄。晉乘無疑。汲冢又有國論語。楚事孟子。見地中文字。而知之所見不誕。一二哉。此也。其爲晉乘。孟子在魏。所荒過。此安知非楚禱杭耶。蓋作魏史。以欺後世者。必因利害愛憎之說。而失其實。知非上及唐虞非與己相干。安有誣千萬年前不根說話。漆書傳所記不同。如寒泥使其子堯陸伐堯郡鄂。舟者。盪以覆之。漢儒以爲堯行舟。則洛河皆諸侯封國用與馮夷山夷。帝癸扁伐。帝辛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然則洛河鹿在牧。帝癸四十八年夷羊見此河。惟物也。史記訛爲麋鹿。其名誤矣。帝辛元妃於洛曰妹喜。築瓊宮饒瑤臺。以居之。其始之寵愛可知。民女山民曰琬曰琰。后愛二人。棄其元妃。居之民。然則妹喜即桀所棄也。既棄之後。猶饒瑤臺。以居之。其始之寵愛可知。

○水滸傳　水滸傳者。羅貫所作。其言無非捭闔。凡用兵奇詐。莫巧於此。便一兵家大藪也。後爲賊寇所祖。其害彌亘。不可遏也。當魏忠賢之亂政。作點將錄。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兩葉向高浪子錢謙益等共三十六人。地殺星神機軍師顧大章等七十二人。合百八人。蓋嫉東林黨人。以此辱之也。至流賊李自成作亂。其綽號兵術。不出水滸套中。余謂作是書者。其必有陰賊之

心乎。右雜史小說

○堯舜　堯舜聖則同而氣像不同。觀於二典可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此無所爲而恭默正南面而已也。何謂無爲。風雨霜露庶物露生。天何嘗與焉。或疑時不能盡和。人不能盡善。天不能逐一正之。此不知天者也。惟堯則之。但南面已欲使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其在大化之中者。孰敢不從。其或禀氣參差。不免有違理者。亦非堯之爲之也。一部堯典。宜以天字看也。至於舜。孔子贊之曰君哉。君者。制作之稱。人道也。堯則天而所未能舉者。舜却以人道裁成輔相之。八凱八元。堯不能舉。而舜舉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又四凶。堯不能去之。故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也。堯耄期倦勤而舜臣堯。不能無猾夏奸宄。則承堯之意。舉賢黜凶。天下亦理。此勢也時也。使堯臣堯。亦將如斯。

○桑林禱雨　魏伯陽曰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是天有厄運而湯適值其會。非湯有愆德而然也。其厄運也。如歲之有冬日之有夜。不可免。桑林之禱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霪雨。此理難曉。湯新定天下。豈有營作之濫溢。至於女謁苞苴讒夫之類。縱使有之。亦恐無怨讟干天之理。然而以此受而爲罪。天便感應。疑若有此僭過而恒暘便若也。執是究之。聖王之懼災省愆。雖無若有。兢兢乎惟恐一毫之不察。而或干神怒。故必誠必信。既齋既戒。則一理昭格。已十分是感矣。既至桑林之祝禱。便漠然以應。沛然而雨。其勢影隨響報。何論於有過無過。始知回咎爲祥。自是湯德之馨香。其七年苦乾。無與於殷政也。桑林恐是殷之祖廟。呂覽云立成湯之後。宋以奉桑林。可考。

○文王受命　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當太王王季之世則不然。周家雖尊以頌之。其德未有以來天下之父也。不然。二公者避紂之惡。遠循於東北之海。不肯西向。則可以想見矣。文王之善養老。不過制其田里。教之耕織。故能導之養其父母而推及於鰥寡孤獨。然則紂之所以失天下。亦不過虐使重斂。使不得耕耨。無以養老也。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爲殷周興亡之樞要。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命何以爲驗。由於養老。垂於兎罝。成於皇矣。近者舉之。故遠者來。昧者攻之。故天下向之。帝謂文王。乃其受命之符也。文王之三章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彼思皇濟濟。豈必皆胎養於岐山之下哉。如鷹揚尙父。不遠七千餘里之地。負笭箕而待養於一隅。上帝之命。何必諄諄而後可明耶。

○首陽采薇　史記云夷齊耻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食之。遂餓而死。蓋食粟如曹交。食粟。謂不食祿粟。豈並廢躬稼之穀也。彼自窮餓而死。豈謂不食便死也。若不食稼而食薇。則其愚甚矣。奚稱於聖智乎。魏麋元吊夷齊曰。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此可謂癡人前不可說夢。大戴記曰伯夷叔齊

老死溝澮之間。蓋躬耕而沒身也。

○泰伯文武　朱子答林擇之書。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此有待於聖智而未嘗無疑也。所謂詩書。不過指伐密戡黎等事。文王雖爲西伯專其征伐。如伐崇因以滅之。取其地爲都。此又朱子所謂邈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得有者也。其答楊志仁則曰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裡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事。爲皆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究窮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少也。至此。朱子已不俟來者。大開口洞說而直窮到底。令人曉然。不復餘蘊。苟有所可辨析於毫芒之間。舍朱子而更待幾何時乎。一向掩覆。宛轉回護。內自欺誑。學術之大病。亦豈聖賢所望於後世哉。馬肝之論。只爲人學未到。而以私意妄是非聖人之所處。不得其實。而徒惹狂譎之罪耳。此則朱子已十分開張。罄心索說。惟恐人之或復糢糊疑惑也。今把作定說。劈開於黑白關頭。使方寸洒然光明。未必爲大罪也。所謂三以天下讓。何也。史旣云泰伯不從。其不從必有其事也。長子而逃嫡嗣。所逃有爲也。後太王之歿。奔哭而來。見吳越春秋。王季之賢。必將以位推之而不受。此其爲讓。以遂其志也。據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卽友。卽友其兄。卽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泰伯王季之際。其事可想。而周德之隆盛。泰伯實與有其力。然而不有所以爲至德也。彼之所逃。而文王安之。分明有高下。文武之事。朱子亦有取比於果實者。文王如十分黃熟。自下來。武王只是生剝破。然則天命之絕不絕。將烏乎占。占其黃熟自下。生剝則較卑。此朱子所以云爾。

○舜伊尹周公　古經文簡。處變之間。必有多少曲折。今不可詳也。但以見於經者觀之。疑晦難勝。舜爲堯之薦。攝行天子事。及堯崩。三年之間爲政於國中。未聞讓于丹朱。及喪畢始避。何也。湯崩。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待三年而後迎歸。三年之間。爲政者伊尹也。天無二日。又不可一日無君。尹恐不必禀命于太甲。縱使不卽其位。猶卽位也。苟非湯意所授。其敢爾耶。太甲不肖。湯豈不知。殷之得天下。皆尹之功。又捨太甲而傳尹矣。然尹獨待太甲而與天下。則此實尹之德。非湯之意也。故三年爲政而民不疑。若太甲終不悔過。尹必更擇賢智。所謂于湯有光。苟使湯意在甲。而尹偃然自居。或太甲不悛。或尹死於數年之間。事將奈何。此雖無考。其意必然也。周公之於成王。亦猶是也。周公之傳成王。自是周公之德。非文武之遺意。用此推之。舜伊尹周公事。前後一串。表裡無憾也。

○微子　微子。殷王元子。商旣淪喪。攘竊犧牲。祀不血食。故微子抱祭器而行遯。其意爲不廢祀饗也。是時天下已大亂。不復宗殷。微子遜荒。不知何地。而蓋

與舊臣耆長。不廢殷祀於一隅。則紂之所不能禁。周之所不必問也。武王之命曰。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是歆。恐非前事預度則必以已驗者言。所謂不忘者指此也。然則微子之抱持祭具。安知非幷與郊天而遵行耶。至武成之後。獨夫既喪。惟微子舊有令聞。肅恭神人。郊廟不廢。則果何名而更致天討耶。其勢如漢之劉備而殷祀不絕。然天下一統。不可以苟全。故微子亦抱祭器而歸周。知周之必將崇封。而不殄厥世也。是以受封中國。永世無窮。與八百之祚同其休咎。其比諸殘微不振。數世而夷滅者。得失何如也。

○斬紂誅管叔　武王爲天下除殘賊。豈無其道。而若報私仇者何哉。意其平日。已不以臣節自處。不比文王之分定也。前或一日臣事。則彼雖天命已絕。俄稱至尊。必不忍斥呼其名而賤罵之。聖人其有是哉。竹書。有文丁殺季歷之說。若然。初無君臣之義。而以必報處之也。牧野之事。固衆寡不敵。故爲背水陣。見於尉繚子。所謂牧野洋洋是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稱戈立矛五伐六伐之誓。又何勝敗之關念至此。紂一夫也。封武庚於舊都。是存紂祀也。殷祀可存。而斬其父封其子。使之承父爲後而無叛心可乎。至是武庚特一孤雛。又何出家中兄弟三人監之哉。武庚之才知。足以唆動三監。而流言非一日也。十亂當朝。獨不可先事而弭難乎。既誅管蔡。因以東征滅國者五十。奄薄之外淮夷徐戎。莫不同叛。是何思殷者多。而彼殘賊既死之獨夫受。果何力能致哉。此以意臆之。

封武庚於其地。非武王之本旨。蓋不得已也。殷之季。賢聖之君六七作。惠澤之入人者深。仁賢之輔相。遺風餘韻。猶有未泯。紂雖殘賊。而武庚才智。有足興復。繫群下之望。但患獨夫之未斃耳。牧野之舉。衆情之望。實於殷世之不絕。故九鼎之遷。尙爲義士之所非。其光景可想。武王雖欲虔劉遺孽。剗革以掃屛之。得乎。武王之志固在乎應天順人。亦不宜大拂多方多士之望。而後之或致疎脫召患。有不暇計。故因以存之。只增防患之網繆。是卽時宜然矣。不如此。又無以處之也。至於三叔之幷叛。則奈時之不幸。何哉。孟子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訓未明。管叔雖弟。周公必如此其叛。實周公不知也。苟能先覺。寧有此理。宗社幾亡。刑戮及於兄弟。然而忍是。則不免於不仁不知矣。周之制。有議貴議親之辟。管是文王之子也。若無後憂。何至殺而不惜。不然則蓋有不可思度之慮故也。舊都殷頑。尙不易撫安底定。況親兄之包莊不善耶。後人每以聖無不知爲諉。傅會爲說。多見其未快。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其意未詳謂周公蔽於私耶此必不然謂周公不敢不封耶尊兄有道何必置之危亡之地人謂聖人無過故孟子彌縫而云爾其實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也管叔亦有才智者也文王欲伐密須氏管叔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文王從太公之言竟滅之伐殷似非管叔之素心而至於叛周則更是意外周公雖聖何可預度而知之周公豈不欲全生哉是時太公等十亂咸在執法之論必不容宗社之賊則周公又無如之何也

○夷齊受封　孤竹君。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禹後也。徽宗封伯夷爲

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元世祖追封昭義清惠公崇讓仁惠公。舜之十二州幽并營居其三。冀之東北。皆爲內服。今之遼地是也。禹雖變爲九州。猶與荒服有別。故至湯封禹後於此耶。殷末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則非與中國絕遠可知。或者其避國而逃。稍近殷地。又避而北走耶。自遼以北。若至海濱則當至黑龍江之界。此非人所居。伯夷恐不至此。更詳之。

○唐叔必大　周室之封建。可謂密矣。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周公召公。國於泰山之下。齊太公問之。以衛山海之戎狄。三叔國於殷墟。以監武庚之孽。方隅鈞連。外內鞏固也。按左傳僖公十五年。秦穆公曰吾聞唐叔之封。箕子曰其後必大。是時距箕子之世幾多年矣。其言之流傳天下。以爲金石。況唐叔之封。在成王之時。卽箕子東出之後。苟不歷周。彼西裔秦伯。何由得聞其餘論乎。後人誤讀罔爲臣僕一句。不知此是反語。若然。麥秀之歌果誰作也。蓋三監及康叔。盤居中國。惟唐新滅當封。唐是有虞之基。宜親子弟之所居。成王幼冲而有弟一人。周公之意。亦必屬望。然成王戲言而非實。周公豈不欲因以成之耶。柳子厚非之似焉。而不識其實也。然則後之必大。箕子何從而知之。蓋已燭周德之難同。周不動則唐叔。以屬則最親。以地則密邇王室。據天下之形便。若非昏亂之極。其勢必大矣。此以理推之也。

○共伯和　史記。二相周召共和。至汲冢書出。始知共伯和是人名也。人猶以汲書爲不信。按呂覽開春篇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人。呂氏時。汲書未出而懸合。此豈誣辭。以此知汲書之有可採。又有明證。孟子曰由周以來七百餘歲。按史書。自武王己卯至赧王元年丁未而孟子去齊合八百九年。必有一誤。吾友安百順云。以汲書言則自己卯至赧元。爲七百四十九年。宜以汲書爲信。所謂共和。卽馬遷之錯聞也。百順又云邵子經世書。推演曆算。以堯元爲甲辰而歷代帝王紀年始定。然其於國祚之長短。非推測可得。邵子何由知堯元之爲甲辰。汲則堯元爲丙子。此說極精不可忽。更詳之。

○平王弒君　周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弒王而立宜臼。宜臼立而德申侯。至以王畿之民。爲申防戍。此分明是弒父自立者也。晉之弒靈公者。穿也。非盾也。以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良史書之曰趙盾弒其君。非爲其不越不討也。其所以不越何意哉。不討何故哉。穿之事不過殺人之梃刃。罪在人而不在梃刃也。盾安敢遁其跡。平王之奔申。其爲不越境也大矣。又爲之戍申。奚止於不討賊哉。齊之弒襄公者。連稱管至父也。而春秋亦書曰無知弒其君。諸兒。余故曰秉筆者當書曰宜臼弒其君自立。余既有此論。後見端木賜詩小傳云。王世子宜臼。弒其君自立于洛。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古今已有此論矣。今集說。棄而不採。何哉。

○管仲薦賢　讀史者每誚管仲之斥三子而不薦賢相。此只據史筆而不能遍考也。仲之將死。桓公問鮑叔牙曰。爲人剛愎而尙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非覇者之佐也。問豎刁開方易牙。皆明其不可。公曰然則孰可。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君其用之。居一年仲死。遂不用隰朋而用三子。三子爲亂。公渴餒而死矣。仲之仰德鮑子爲何如。而不諱其過。桓公之於鮑子。知之熟矣。凡仲之有功。輒先賞之。其進用又何待仲之言。其不然者亦以仲故也。此猶如此。其爲國竭誠。寧有失薦之理。仲嘗謂公曰。墾田辟邑。闢土殖穀。臣不若甯戚。請爲田官。登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爲大行。早入晏出。犯顏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臣不若東郭牙。請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臣不若弦寧。請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轍。士不旋踵。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爲大司馬。如欲治國强兵。此五子足矣。如欲覇王。則夷吾在此。東郭牙。卽鮑子也。仲何曾不進賢。然孔子曰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皮進子產。鮑叔進管仲。未聞二子進賢己之才也。此言何謂也。仲者覇者之佐。仲尼之徒羞與爲比。周德雖衰。去古未遠。巖穴之間。豈無抱先王之道。未售而死者耶。仲之功成。不但大儒之不見。世道眩瞀。天下事不復可爲。聖人所以嗟嘆。

○齊之虞人　齊之虞人。職則賤矣。而招以旌。榮之過矣。犯死罪而不往。懼之極也。然且不動。此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乎。當時晏嬰之薦拔不與焉。何也。意者見時不可潔身自好。隱於卑貧而不悔者歟。有如此力量見識。而姓名不傳。人以爲恨。尙賴孟子知有此虞人。虞人與姓名。何損何益。並虞人不傳。其心未嘗計也。若以不傳爲憚。亦不辨此矣。

○晏嬰具臣　晏嬰叔向。齊晉之貴臣。雖曰知遇而不諱國惡。臣道則缺矣。況景公之於嬰。可謂言聽計用矣。陳氏之罪。國人共知。在國不聞有一言及此。何也。此存亡之機。言而不聽。介石決去斯可。乃逶迤旅進。任其國亡可乎。齊人尙云以其君顯何居。意者當時聖學之外。別有一種伊尹之學。治亦進。亂亦進。彌縫罅漏。上交下交。善辭命於諸侯。不失尊君之禮也。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嬰乃具臣而已矣。如冉求聚斂附益。卽學其道而轉訛者也。當時有守正不屈之虞人。而嬰不爲之薦達。景公欲用孔子。而嬰則沮之。豈非娼嫉正士者耶。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以稱焉。蓋其不當有而有也。是不但陳氏爲患。公之侈泰又從而虐民。三老之凍餒。屨踊之賤貴。是誰之過。嬰雖曰過儉以矯俗。已不能正君而扶世。何足言。後漢時安陽魏桓。徵不起。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厩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嬰可以知恥矣。

○悼公一人　官人之方。晉悼公得之矣。其始卽位也。凡六官之長。皆用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後楚將謀晉。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賴能而使。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大夫不失守。士競於敎。庶人力於農工商。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佐使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然則楚强猶然。天下之通論可見。忠臣由於君明。其推賢以上之。不恥身之居下。實德之孚人。可知。又將拜將。先蒐于綿上。以其事責之也。與後世之以愛憎授任。異矣。君臣交讓。察其賢能。不憚超陞。任才而不拘常格也。新軍無師。難其人。使從於下軍。則非其人不授也。始欲以韓起將上軍。起讓于趙武。又使欒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遂使武超四等將上軍。使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又以新軍屬焉。貴其能讓也。明年遂舍新軍。無帥則寧舍之。而不可使充位。又以息民爲急。國無積滯。亦無困人。公亦無刑。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九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凡有國之要。都在用人與優民。其政如此。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一人而已。

○伯玉出處　蘧伯玉仕於衛。進不失己。退不保身。所以難也。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檃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伯玉賢者。智足以自免。動靜開闔。詘信淫濡。必因於時也。衛君雖無道。國風自有本末。重賢如山。容直如海。詩三百篇。獨於此著稱。聖人知必不亡。是列國之所不及也。縱不能任用盡材。豈有戕賢之理。此伯玉所以立心不撓也。管仲曰賢人之處亂世。如夏之就凊。冬之就温。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非爲畏死。以不忠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君義。退害臣生。其爲不利彌甚也。此說實合君子出處之道。伯玉所以直己不直人也夫。

○接輿子桑　楚狂接輿子桑伯子之徒見於論語。要皆賢而避世過中者。九辯云接輿髡首。桑扈臝行。臝行。卽家語所稱不衣冠。是也。君子不幸。側在亂邦。何至於若是乖戾乎。意者戰伐之際。不仕於朝者。驅以爲兵。鋒刃溝壑。卽早晚事。是其所以或髡或臝。託身於狂易。喪性而不悔。所謂爲惡無近刑者也。凡民最患。莫如爲兵。兵之死生。只繫於將。非己之所得由也。生不擢陞。死歸京觀。豈不哀哉。不然。遐遯空虛。耕田鑿井。足以了其平生。何必乖形亂性。甘爲賤穢之行乎。

○四君　戰國四君。苟以得人心爲先。猶可以糾合師旅。撑拒强秦。以余觀之。特蜂蠆之雄。初無英傑之略。何也。四君各有客三千。不惜金寶資財。養之惟恐不足。至於玳簪珠履。無所不至。夫財者。出於民也。爲人上者日用凡百。莫非生靈之膏血。豈有奢僭無極。而民不被毒者耶。然則其所以得人。不過得鷄鳴狗盜之心。未必爲庶氓之依歸。昔慶封之車美可鑑。展莊叔知民之瘁。夫車之光

鑑。不過塗漆之功。非費財許多。害之及民者深。況珠以爲履乎。如是而不亡。未之有也。

○商鞅變法　商鞅之變法也。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此言固然。秦守衰周之餘基。惟以射獵爲業。猶未及於富國强兵之術。非革易舊習不能。鞅則必勸其振作。剝換前跡。不然。依舊是一小國矣。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治。因民而敎。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而民安之。其言本自當然。民俗法令。不至乖反。實合順時而安行。是謂舊貫之可因。何必改作。是以殷革夏政。周革殷政。未有當改而不改者也。至杜摯則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非摯之剏說。本牛贅之諫趙王者。見戰國策。是必當時不刋之名言也。商其意不百不變則固有改之之理。但欲詳其輕重之分耳。利少而害多。中智可辨。奚待乎十百。如振衰爲旺。將頹復存。機決於翻覆手之間。而成敗繫焉。則其事豈直十百之間哉。太子犯法。至於戮其師傅。則必也罪關重大。不容不治。較之以後事。可知其爲人也。奢僭妄作。必欲與之乖反。則鞅事不成矣。鞅喜功者也。以身殉功。死生何屑。其舍人無驗者有罪。卽明道之行於晉城者。鞅豈自悔。然所謂變法。卽從法弊之極爲言。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先王之典具矣。其弊也卽與先王之典。弊之盡矣。變其弊而從先王。何害之有。鞅則不然。專以興利爲主。刻薄爲志。所以終敗也。法令寬緩。風俗益奢。奢則權力者勝而小民受害。太子及師傅者。必是無遠慮而重豪侈。與鞅爲仇。必欲毀其法。鞅則反之。然小民必悅。故終賴之而併天下也。若宋之王安石。變法而民不悅。不及於鞅遠矣。大抵二子之本領。不離於財利。其於率由舊章。果何如也。宋司馬光言於神宗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亦不愆不忘之意也。愆則舊章漸弊矣。忘則不思終舉矣。年代之久。或不免湮廢不振。則繼述者輒以更新之矣。與經始同。則如大屋雖有朽敗之患。隨其缺處。易朽以新。改敗以完。千百年之此屋恒全。何必改革然後可耶。子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損益雖在。所因則不改。惟其不改。故百歲而可知也。以此言之。三代亦由舊章也。易所謂變通者。不過如此。富國强兵豈非善事。畢竟是私利之題目。言富言强。時了不見有仁義。影子擧仁義則富强。在其中也。商鞅志富强而終成之。可謂有功於秦。然其終也亡秦。按岐周之故基。復修文王之政。亦未必不王天下者。其也以其外仁義也。使秦岐周之間井牧無痕。惟鞅則決裂阡陌。蓋尙有聖人之遺制也。此其與仁義背馳之一驗。及其霸成富過而奢强過而驕奢。必重斂驕奢必虐人。馴至於始皇而極焉。此皆鞅之餘烈。非一鞅一夕之故也。

○後秦紀　江氏少微通鑑。以秦政呂氏之故。別立後秦紀者過矣。如柴榮之別於周。而亦可謂後周耶。況不韋娶邯鄲姬。而知其有身。渠何由知其必十四月以生政。若異人也。旣娶而生不滿月。其計必露矣。此無他。天下之惡秦。而加之妄說。不足信。如晉之牛金。均爲無根。

○荊軻　燕秦之不兩立。無疑矣。燕丹久質於秦。熟察秦事。始皇老而扶蘇擯在外。少子昏劣。畢竟有潰亂之形。獨始皇駕御將相。非幷呑不已。此諸侯所以竭急而不可少須臾也。蓋政嚴威則上下之情隔。上下之情隔。則奸諛得以媒孽其間。而忠賢屏跡。丹之計不過去一始皇而不肖嗣位。弄臣擅柄。則雖有良相猛將。亦無奈何。諸侯之合從也。與其坐而待亡。不若售于一劍之能。故斷以行之。意亦密矣。但不得其人。反成疎脫。後始皇沒。而匹夫爭起而亡秦。恨不能使燕丹見之也。若丹事得遂。豈不有愈於劉項之無尺寸所藉耶。荊軻竪子。徒恃其勇而居然而失之。此其所以貽笑於俠窟也歟。

○秦帝脫臏　西征賦云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而脫臏。與史記異。史云高漸離擧秦王不中。蓋傳聞不同也。此說出王充論衡曰漸離擧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而死。此亦信書意者欲殺而不得。只中臏骨。或云不中宜矣。怨毒之於人甚矣。以始皇之威毒。幸脫於荊卿之匕首。又臏傷於漸離之筑鉛。及其東巡。便遭張良之椎擊。豈不心驚魂褫耶。卒不能回車言旋。死於道路。不知更有幾多利劒毒射藏在暗裡。至是雖欲悔。得乎。但不知博浪沙中白日之下。壯士何以躲逃。此非子張之鬼呪神術。吾知其終不免矣。後八百年。有弩射楊廣之胷。」

○胡亥李斯　上智不變。自中人以下。其於利害關捩。鮮克有守。既不能不變則轉輾因循之間。或將極狼狽而入阬穽矣。秦之亡也。胡亥李斯之罪。至不可究悉矣。當沙丘之變。亥不聽趙高之說曰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損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廢兄而立弟。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不孝也。能薄而材諭。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此至論也。苟使無極惡之高。而佐之以賢輔。雖得位守成。何所不可。想其人昏弱無斷。易以移動。所値者卽不幸之甚者耳。李斯則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此又藎臣之格言。雖古昔哲人。何以加此。特動於利害之大機。仰天而嘆。垂淚而從之。苟使値平世遇中主。得展其智能。足以與時緩急。變通隨宜。未必不在賢輔之列。卽不幸始遭始皇之猜惡。終致趙高之凶殘。舍己而循人。以至此耳。余故曰姿性不可保。學術不可恃。惟瞑目而後方知免矣。蓋棺事卽定。豈虛語哉。

○項王忠臣　世傳項王忠臣。只知有亞父輩數人。然亞父欲因項王之功名。故項之敗。卽范之事不成。利害同者也。至於天下歸漢。人心大定。無復餘望。猶守舊君之戀。捨榮取辱。坎坷終身而不辭者。方可謂明白痛快之忠臣。如此者惟鄭君一人。鄭君卽漢相當時之先也。鄭君嘗爲項王將。及項王死。高祖令諸侯項王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遂不顯而死。與智氏之豫讓。胡元之蔡子英。曠世同揆。此可表而出之也。蘇軾云帳下佳人

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黃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此只知有鄭君而不知所以贊鄭君也。以堂堂義烈。而並稱於逐影妖妾。吾知鄭君之目不瞑矣。又如我東高麗之亡。而有冶隱。莊陵之遜。而有六臣。燕山之廢。有寓菴洪彦忠。皆不負其心者也。金司諫坽不仕於癸亥之後。詐墜馬還鄉。稱疾韜晦而免。逮李适之變。議欲幸嶺南。勳臣謂金坽之心未可知。遂不果云。

○安期生　英雄回首卽神仙。此言有由也。英雄平常志氣。務出人上。及至功成。不爲君則臣也。屈辱於寰中。始終難全。超出世外。惟仙在耳。仙者。君主不得臣。功名不得抗。視萬物莫非脚板下矣。漢之興。韓彭葅醢。蕭何以媚悅僅免。曹參尙清淨。尊盖公優遊度世。獨張良超然遠引。庶幾得之。當是時最高者。卽齊人安期生乎。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之。終不肯受。亡去後不復見也。蒯徹匹夫也。始與生善。乃專心於韓信。其勸信破齊者。乃劉文靖宮人私侍之計。而使信不得不叛也。信之請爲假王不赴固陵之類。其事雖微而不著。意必是徹之慫恿也。天下幾定。而欲與劉項鼎立。術亦疎矣。及信不可動。而乃區區佯狂爲巫。冀倖其或逭。何其陋哉。右歷代自上古至秦楚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七下 終

星湖僿說類選卷之八上

經史篇五

論史門二

漢祖力量　漢高祖有欲致而不能者四人。四海旣定。思得林下之士。與之共國。彼雖逃隱。以溲溺圈套。又不肯威嚇力致。則其力量已不易矣。四人者旣至。易樹之計。回斡於指顧之間。知天下繫在人心之向背而不可以私智臆斷。見識又如此。爲人上者所宜致思。

○漢祖大度　漢高祖知自矜於太公。封侄爲羮頡侯。不復豐民之類。其隘且淺。安在乎其恢廓大度。必是其人獨於利害處。却能恢廓。若其無甚妨害。則不掩卑劣如此。非本性之量許大也。是以在鴻溝未割之前。群策畢擧。固爲籠絡一世英雄手段。及四海又安之後。則睚眦必報。殆中智之不如。觀人不亦難乎。

○四皓爲師　按十六國春秋。後凉張重華云四皓死葬。長安有四皓塚。惠帝撰四皓塚碑文。見於楊用修升庵集。此必有據也。意者四人爲惠帝尊師不捨也。晉愍懷太子之廢也。閻讚輿棺上書曰漢高皇帝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此不見於史傳也。晉世承漢。必有考信而云爾。子房之行少傳事無可疑者。四皓旣滯帝京。則亦豈不尊而師之耶。古者帝王。必有所不召

之臣所以能治平天下自秦以後友臣之道全沒無聞漢祖易以寬和而斯民歸心其必有意斯道有以貽後也四皓者起自山林天子之所致敬豈爵祿之可呼使乎宜留之邸第有事則往訪不以世務拂逆之故師之而不敢友此史氏之所遺也三老本州里之稱而因爲師傅之號此又尊而不官之證也然則四皓爲師亦無可疑後辟多自尊而不識此義所以道亡不復也按易卦五爲君位五上又有上九一爻即尚賢之義也嗚呼何可復見此氣像耶高祖去古猶不遠遺風猶有未盡泯者故其傳國之制有此可觀由是言之四人之不還山不必訾議時君既如是尊敬而不敢加爵則雖不見施設之如何不害爲際可公養之仕也受調護之責何可悻悻然去之後章帝之於張酺先行師弟之禮後行君臣之義其不肖至此也既稱師弟獨不可以崇高尊之耶所謂學而後臣之者夫豈至此云爾耶上九尚賢之義宜後世不復見矣

○韓信陳平　古今叛亂之臣蓋多不得已也如董卓曹操其始計未必如此權重勢大所處多不合於人心衆猜群怒其終不如此將自及故謀身之計又不得不如是若韓信之拒蒯徹豈非純臣之用心耶至降爲侯猶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至此不妄動之意可見然陳豨之與謀未必全誣是可異矣漢祖猜疑日甚呂后陳平之徒百計危動以中時君之所欲其間巧計工讒何所不至久遠之事未必皆得而其光景可想信雖欲不叛得乎其抵隙售奸自陳平始

僞遊雲夢其意慘毒矣信既就縛若叛實當斬無實則無罪然而降封何也自此以往其有自全之善策乎匹夫猶不宜行詐況君詐於臣耶信之叛漢祖爲之也何異狐埋而狐扫乎高參之言曰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反換豈非用刑之失歟悠悠千載變詐朋生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於囚執恩信不流天子不復巡狩諸侯不敢朝覲自雲夢始矣其語亦正矣使信雖叛楚而天下未必復亂及高祖之沒平背約而許王諸呂漢之爲漢特徼幸其變詐之罪可勝誅哉平六出奇計如平城之謀行於萬軍之中而世莫得聞其必陰慘巧詐有不忍言矣平自謂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平豈不自知耶嗚呼信乎可哀

○蕭何求過　漢祖用蕭何言無不從蕭何相漢求過不暇設書過之吏此見於崔琦諷梁冀書府中如此則天下之言將皆至是漢祖來天下之言也漢之興信越總軍旅良平運籌策然蕭何之所以功第一者此爲最大上以定天下下以保家族故鮑生勸釋君疑邵平勸讓封皆來諫之効也又董仲舒謂公孫弘曰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此必有實而史册之論也如追韓信惟恐失之既得必置諸大將之位而後止求賢如此天下之士豈不矯首而待價乎求過而治身求賢而輔世爲國乎何有書過求賢皆史氏之所漏也夫位尊則任大任大則事繁聰明有不能周故合衆人以爲耳目其事無遺也不然雖欲見窓壁

間之則目無所施。雖欲聞山嶺隔之則耳無所施。而窓壁山嶺之外。庸人已先知矣。維在擇而取之則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舜之明四目達四聰。卽如是而已。有物而不見曰盲。不聞曰聾。盲聾者。天刑之名也。視然後見。聽然後聞。庶人之聰明也。見聞於萬里之外。君子之聰明也。反是者。不免於天刑之疾也。是以聞見之廣。始於求過。終於來諫而吉無不利。蕭何庶幾哉。諸葛亮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復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乃曰違覆得中。猶棄弊屣而獲珠玉。相業之前後相符如此。

○陳蕭殺韓彭　漢祖詭詐擒韓彭。其叛狀是實則殺之可也。不然則復其職可也。降爲侯而又親信之何也。是意在降侯而不繫於罪也。是時帝已老矣。太子不堪負荷。如意雖有類己之寵。壓於虐后。一朝不諱。三王之跋扈。未必恭守臣節。故不得已有除去元功之意。蕭何陳平之徒。揣知其意。且爲自免之策。亦不出於縛信越而效力。故楚告朝至。梁報夕發。莫非帝之密旨。操其機者平而佐成則在何。史稱六出秘計。而不明言其間綢繆闖闇。無所不啻。故渠自知陰謀之無後。可以想見。後至呂氏朝。平只是觀望兩端。幸而成功。畢竟產祿之計得遂。平則卽爲徒衆者也。何足言。余。故曰張良因赤松子免。曹參因河上公免。平與何。以殺韓信免。越之死。史雖不言。必在其中。

○武士談兵　余仲氏嘗謂余曰。昔年與一武士談。武士云古之英雄。非有別般。只處事完備。乘便克勦。風聲一振。翼角來傅。勢轉功就。是謂英雄。其威名之未顯。不但人不能知己。己亦未信。苟值禍亂。安知我輩人。非韓彭之儔匹耶。此說甚是。知言。汝宜識之。余更思之。韓彭之事。亦似偶然。始以項羽不用故去。如置在龍且鍾離昧之列。未必舍之。既入蜀。又非滕公。不過爲劍頭驚魂。入蜀而又逃。非蕭何之力。終必敗亡。其知足以知項而不可謂知劉矣。當其擇木之際。張良燒棧道。惟有故道一條走巴蜀。信於是諳其路矣。秦人之怨邯翳等。淪於骨髓。信於是覺其勢矣。幸而爲將。思東歸之士。定三秦如拉朽。此天也。非智力可圖也。後人之服其智者。不過換幟囊沙罌木也。然趙之空壁。何以預料也。井陘之阨如此。則趙處四戰之地。前後一不聞有用李左車策者何也。壅水於上。半渡而決。非孩童不受其欺。龍且亦有目有耳之人。諸將又許多。信何以知其必獲。又若陰師而渡。運木作筏。車馬粮餉。皆可致。何必罌爲。彼若先覺。亦不可以利渡矣。此皆未可曉也。以言乎智計則高祖詐稱使者。入軍換旗幟。信猶未覺。滎陽高會。楚兵來襲。信方在軍。幸而得脫。安在乎戰勝攻取而多多益善也。以此言之。向者武士之談。怒却有理。人固有智愚之判。抑亦幸不幸者多占分數。其懷莊技能。卒埋沒不聞者。置不論。三軍之中。亦豈無智勇邁世者乎。特因彼爲將我爲卒。故含默被駈。赴死於鋒刃之間者何限。可慨也已。

○陳平丙吉　陳平對文帝曰。決獄責之廷尉。錢穀責之治粟內史。宰相者。理

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此說不是。宰相任治亂興亡。若不知討賊多少獄訟繁簡。何以佐天子出令。撫育兆民乎。彼廷尉治粟內史。獨非宰相之所黜陟者耶。不知能否。何以處之。國之隆替。繫於用度之儉奢。法令之修廢。天子亦不可不審。況宰相乎。文帝除肉刑廢露臺。莫非審克之明。有以及之。如平者恐不必善其言而許之也。司馬温公曰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賦用錢穀。皆宰相之職。食貨。國之大政。豈非宰相之事乎。若空府庫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可乎。此不易之談也。後丙吉不問鬬傷而問牛喘。亦與同科。其民風嬉薄。鬬狠殺傷。豈是宰相之可忽耶。時氣失節。奚待牛喘而識哉。其不曉事如此。後人執以爲典。可笑。

○平勃讓相　子曰禮讓。爲國乎何有。國之貴讓如此。讓之反則爭俗之盛。國所以亡也。文王受命。始於虞芮質成。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則兩國爭變爲讓。此虞芮諸臣。濟濟相推而文王之有以得之也。夫辭讓者。禮之端。辭則已不敢當。讓則推以與人。讓之重。惟在進賢。其讓之非其人。不與數焉。夫子又曰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管仲子產雖賢。身沒而止。亦不足多也。三代以後。尙論人物。惟漢最號得人。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及誅諸呂。平讓功於勃而已居其下。又至決獄治粟之對。勃復讓於平而其心安焉。衆議與之。用此垂法。孰不興動。此漢之所以爲漢乎。然二子者亦有所本而然矣。當漢高之世。推蕭何之功而及鄂千秋。推陳平之功而及於魏無知。二子雖有不爾。得乎。

○酈況賣交　酈商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大夫勃不得入北軍。使人刼商。令其子況。紿呂祿。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乃得入。天下稱酈況賣交也。況有存社之力。而以賣交掩其功。何哉。蓋商漢之元勳。當諸呂作亂。商不思所以興復而其子交遊賊臣。苟安祿位而後行。原其心。非存漢也。實同惡而賣交也。史遷之筆。其亦有微意乎。

○文帝始政　三王遠矣。後世之可法者。惟漢文帝卽位之始。恤刑則除收孥相坐律。保民則定賑窮養老法。崇儉則禁四方來獻。賞功則封侯止於宋昌一人。不及張武而吳公以治行。直拜廷尉。求賢則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而超遷賈誼。偃武則卑辭南越。有以感動其心。六者皆得聖人優民之要也。後之人辟。鮮克有終者。逸豫勝之也。文帝則謙約不怠。始卒畫一。所以民不知兵。公私豐實而頌聲作也。此可以替丹扆箴。

○漢文不識治體　民俗之侈儉。由於上行。然漢文帝身衣弋綈。愛姬衣不曳地。其省約撙節如此。宜表正影端。萬方風動而賈誼之疏曰賣僮僕者。繡衣絲履。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是時漢興纔數十

年。何故至於如此也。王者御世。躬行爲上。立法次之。去一不可。文帝以寬緩爲主。在己者雖如此。不克禁絕於群下。平人之情。易以入奢。如水漬火燃。日與禮素背馳而不覺。高髻一尺。廣袖全匹。其勢然也。故曰仁心仁聞。民不被澤。不行先王之政也。所謂先王之政。輔治之具也。德禮刑政。互資無闕。方是有益。不然。其一點意氣。亦徒爲耳。由是推之。武帝豪縱奢肆。未必無所由來矣。漢之不亡。亦幸也。文帝亦不識治體者也。

○上書囊　史稱漢文之儉約。專舉露臺一事。此猶末也。百金是中人十家之產。其費許多。中主之所商量。其寵姬衣不曳地。是在尺寸之間。雖若無甚利害。然衣必人人皆有。寵姬尚爾。況餘人哉。曳地而尚惜。況錦繡重寶哉。推之日用事物。如雨點增澤。蚊聚成雷。虛耗浪費。暗滋陰長。爲天下巨蠹者。不知幾何哉。至於集上書囊爲殿帷者。尤見奇特。帝之意欲以此示人也。以無用補有益。天地之通義也。腐臭生新奇。新奇復作腐臭。蓋天下無棄物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鍛者拾之。以有餘待不足。天之道也。故古人合而名之曰天物。懼人之不達而暴殘之也。如文帝者。中心儉德。誠達乎外。護惜天物。憂畏民疾。若痒疴之在身。觸境皆覺。一事之微而恩遍于天下。豈直十家之產也哉。孰能以此。箴警于九重哉。

○文帝賜金　漢文惜露臺百斤之金曰中人十家之產。是十斤爲一人之產也。古俗之節用可見。萬乘之主而費用不濫。所以天下皆富也。其卽位。賜太尉勃五千金。賜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賜朱虛襄平各千斤。典客揭亦賜千斤。合萬有餘斤。其他可推也。美飾莫如黃金。苟志存乎奢侈。豈若是之多與哉。時當昇平。主德儉約。故府莊充溢。惟以恩厚。顚倒豪傑。若無其物。雖欲放手一快。得乎。是以黃金。可以安平勃等反側之心也。當高祖入關。秦府之金。盡入袖裡。贈一范增四萬斤而不惜。此實乃父圈套。傳在肖子也。高祖旣死。滛悍嫠婦。不解活絡。惻守莊貨。以待其人。如使先散金寶。用餌于嗜利觀望之徒。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故出其餘財。大慰宵小之心而措國於泰山矣。

○賈疏　昔賈太傅當文帝昇平之世。乃曰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蘇軾委曲解之曰君子之憂治世而危明主。法當如是。噫何足以知賈太傅。若然。古來憂勤盡忠。只是寬言恐刼之歸而長人主傲慢之心。害豈少哉。其臣心知政之已修。世之已治而故爲此憂危過當之說。曰事君法當如是也。其君亦心知彼說者不過告君常法。其實不然。上下相蒙。表裡逈別。頓無警動愼勉之志。則國其不危乎。凡賈傅所論。非架虛也。必當時有此事而其幾又如此也。天下事本有幸不幸焉。危而能免者幸也。可以免而不免者不幸也。今也東林有虎。其意將伺人也。雖或唐突行步。未必皆爲搏噬也。然其孝親慈子之心。其將覩此而狃安曰彼未必遽殺人乎。抑亦申戒重戒。固藩閉戶。若將有禍患之將至可乎。彼

行走而得全。幸免者也。申告重告。孝子之宜然也。若曰虎未必殺人。則棄父遺兒之甚也。如諸侯王分地。豈非危亂之烱兆。幸賴主父偃舉而行之。卒得以無事。不然。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漢文要亦非聖智也。有一賈生而不能識。擯黜至死。其人亦可譏也。當時施爲必多。不愜民情。據賈疏而可知。其或文帝無年。嗣君不肖。不終日而亂矣。憂國憂民。宜如何百分綢繆哉。自坡說出。悠悠者以爲口實。莫之或察則異矣。

○賈鼂二子　漢之文景。守成之主也。時之少康。非文景之力。高祖遺之也。漢法尙乎寬。寬則裕美。其源肇在三章之約。用人尙賢。尙賢則才能遂。其源肇在魏無知之封。至文景之際。其卓然傑士。非後世之所能及。賈鼂錯卽其尤也。玆數子之外。千萬世更無其儔。惜乎文帝旣知誼之賢而超遷之矣。又何濱死不收。景帝始旣任用錯矣。又何信讒而殺之不惜。余每讀二子之書。未嘗不擊節稱賞而痛恨於兩君也。昔者曾西艴怒於管仲者。非但爲霸道之可賤。君臣際會自古稱難。仲得君如彼。行政如彼。而功烈乃如彼。則恨之恨也。其所惜尤在於遭難得之會而卒不能有爲也。是以材能之臣。遇賢君而不能施者。管仲也。非桓公之罪也。明智之君。遇賢臣而不能用者。惟文帝也。非賈誼之罪也。於景帝乎何誅。

○富民　三代以後。自匹夫爲天子。自漢祖始。寬大立法。繼世而舊爲小人。漢宣是也。知民事之艱難。乃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長久。不可欺罔。乃服其化。公卿缺則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咸稱中興。趙韓尹張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黃覇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至民富。去必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此爲萬古治民之準的也。民各自治其生。胡爲而不富。由上之擾奪也。漢之初定天下。文帝數除民租而不獨民富。有紅腐貫朽之慶。武帝好武。海內虛耗。及其末年。封田千秋爲富民侯。趙過爲搜粟都尉。以示信於天下。昭帝立明年。民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問民疾苦。元帝元年。又勿收田賦。然未聞乏用而公私俱裕。何也。苟禁耗害則土出未有不贍其人之理。所謂耗害。不過君侈於上。臣貪於下。漢法可徵。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禁絕贓賄。其禁也。未嘗刻刑嚴斷。郎中令張武。自代邸決策佐命。數十餘年。爵位不增。及其受賂。更加賞賜而愧耻之。不動聲色而使天下知贓濫之爲耻。武而如此。孰敢不警。大抵漢俗。皆黃老申韓。貴淸淨而賤浮華。風行而法立。風行則謹厚。法立則知耻。謹厚故優民。知耻故大臣多自殺。斯民寧有不庶而豐者哉。

○公孫弘　凡導勸之風。誠信爲上。名譽次之。余觀古今人情。趨向名譽八九而誠信未或一二也。何以明之。今有童孩。使之誦讀。十分厭怠。乃加鞭繩以督之。稍至開明。因其慧悟以激之。兒便留心着力。此名而非誠也。着力不已。遂至

於好學。故勸善之始。非名不得。楊子雲所謂名譽以崇之是也。夫閭巷子弟拜拱唯諾。不敢狂肆者。惡悖慢之名也。農野稼穡。灌水歛穀。不敢專利者。惡刼奪之名也。仕於朝者。欲得忠直之名。惟諫可暴也。欲得貞高之名。惟介可暴也。欲得廉潔之名。惟儉可暴也。此雖不免詐習之混涉。在君子亦合致意。若曰諫近訐介近悻儉近矯。是無爲善之路也。昔公孫弘布被脫粟。而汲黯駁其詐。自是公卿大人。皆以爲諉。惟奢美相高曰惡近名也。此賊教之甚者也。衣取免寒。食取充腹。斯可已矣。增加尺寸。莫非分外。使漢之卿相。必御文繡吃珍異而後方可。則帝王之尊。又將如何。自有豐約節適者。自是其身之純行。反之者背也。若以此爲程。豈非大錯。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故人賓客仰衣食。以俸祿皆給之。家無所餘。其亦賢乎。後李蔡石慶等繼相。客館丘墟。爲馬廐車庫奴婢室。以不儉逭其刺罰。得失果何如也。當黯之質弘。弘卽受而爲罪。亦不易矣。客館東閣。豈乏自明之說。性則安焉。不以淸苦爲念也。後世纔得秩級。肥美于躬。靡甘淡泊者。皆公孫子之罪人也。（胡安定湖學規模一如公孫弘東閣以布衣爲宰相開東閣迎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其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躬自掃地矣所得俸祿以奉待之當武帝尚武之際奴隸賤品直致公卿文風殆同非薄猶能扶持一脉佐助官漢治者弟子五之十人也其勢非躬自菲薄不得布被脫粟烏可非誚弘又奏爲博士弟子員補郎中文學掌故其有秀可材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皆選擇以補右職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其力量許多也夫秦滅典籍漢丕革苟無崇用六經幾乎熄矣之河間之博採公孫之）

○劉向董仲舒　明嘉靖間。太學生張璁。疏請劉向不合從祀云。向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按史書。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霍光召問勝。勝曰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小人伐上。然則此傳已自西京之初有之矣。後人不能深考。專謂向之所作。桶如夾漈鄭漁仲之博而猶曰劉向剏傳於前則誤矣。蓋向常治五行傳。有所論撰而已。且進仲舒而退向。亦有妨礙。仲舒爲春秋洪範之學。其說失聖人之本意。與劉向父子同一圈套。武帝建元間。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又引春秋亳社兩觀桓釐廟災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與魯所災同。至謂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殿。蓋勸帝以多行殺戮也。帝頗采其說。後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除竟坐死者極多。故尙論者謂仲舒此對。足以啓帝之忍心而略不能革漢之失禮。又所著春秋決事比者與其三策。所謂任德不任刑者相反。初仲舒老病致仕。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此書。帝之御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

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傅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旨。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經術爲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其傳曰初高廟高園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以奏焉。帝召視諸儒。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其平生大較也。仲舒之學。固有得於儒門宗脈。置之祀典。無所愧矣。實非劉向比類。而若但擧劉向之洪範外駁之論而退向進舒。則烏得爲明快適論耶。

○卜式　卜式起於畜牧。卽古之兎罝之類。才智足用也。但上書輸財助邊。非抱膝長嘯意思。然弟長而推其產。脫身無與。弟破產累分與之。邑人貧者貸之。又民徙而無以贍給二十萬錢。則非以殖貨爲能者也。及呂嘉反。願與子男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則非貪祿利者也。論其平生。乃好功立事豪傑之徒歟。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吾令子牧之。歲餘羊肥。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類是矣。以是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此當時藥石之言。與去其害馬。同一規模。使掌牧民之政。豈不使天下又安乎。余養鷄而有得。鷄各自求食。輒爲强力駈逐。惡者日肥。而群弱日敗。所以不繁也。式有材欲試。財積無用。輸官助需。又何害。被斥以非人情者。何足以知式。至論鹽鐵算商等傷風之弊。皆自畜牧推言。一一中窾。胡氏又謂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以此中其意。始正言而邀名。噫薄矣。如胡氏。善於罵人而已矣。

○霍氏之禍　史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夫光之既沒。山雲輩謀爲不軌。至於族滅。非帝用意而爲之。然而乃以驂乘爲兆。何也。夫人情。大抵皆同好榮而懼禍。其孰無之。既導以榮利。過惡彰露。然後懼之以威刑。其勢必將犯難赦之罪。雖殺君與父。不憚爲之也。宣帝欲報霍氏之恩。益寵任其諸子。外崇而內忌之。末乃屈抑之。甚至使相聚悲泣。不得已而爲逆。其實不爲逆亦死也。蓋震主之權。結怨於天下。一朝失勢。使人主操刃而旁伺。豈區區畏愼。所可防哉。是以鄭之叔段。明之曹石。寵增而過逾積。畢竟不叛何爲。觀史之法。必有肯綮。惟萌於驂乘一句。可以想見當時之光景矣。其意謂爲惡者雖霍氏。而使之爲惡者。宣帝也。若宣帝眞有報德之心。愛護而保全之。則必不至此矣。余故曰霍氏之禍。狐埋而狐扣之也。

○趙充國　帝王之師。必貴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服人。百勝之服人。非心服。畏威而屈也。必也殘殺摧陷。怨結益深。力或可報。則報。奈後患何哉。鄙諺曰殺人者寢不能舒脚。被傷者安眠。此言可以喩大。張南軒謂漢廷將臣。將以趙充國爲最。爲其萬全也。其言切切中窾。句句可誦。如萬斤之石。百世不能移也。南軒又謂不獨爲賢將。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安養百姓。爲邦本大計。如魏相輩當在下風。此一言。又當表而出之。爲後王枚卜之準的。當時魏

相能任其必可用而不能推位以讓之不免爲虞廷之罪人矣凡外攘必自內固我自有釁夷羌之煽動必至之勢若使知侵寇無益渠自不敢屯田所以內修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國有焉

○漢之高光　漢之定天下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制禮儀規摹雖曰弘大抑末也天地閉塞賢人隱當時虎噬龍吞之際大人君子竄伏荒野不知幾何人哉然立法垂統不過戎馬間共事之數人此漢所以止於漢也魯二生之言亦不過不欲屈節於十主反覆之人其實禮樂之興何必待百年禮云樂云玉帛鍾鼓云乎哉上下叙秩風淳俗化方可謂之興其初從儀章度數始叔孫通所制卽其物也不然雖百年而禮樂亦無由興矣苟要其興必先正名名不可以徒正又必賴法度之先定雖道路軍旅之中何嘗一日無禮樂若使漢祖搜訪側陋卑辭厚幣延致群彥講明先王之禮定著一代之治則巖穴中豈無懷經翹首而願有興焉者哉顧溲冠伎倆終消不得而叔孫竪子善媚逢惡皆襲秦故惟尊君抑臣而隆師友臣之儀則不復留跡故治道湮滅則自通始矣嗚呼秦政者三王之賊也周道雖衰遺風餘韻尚有未泯霸迹雖盛枕籍尊王漢距周又不遠苟使大亂之餘因除暴之威剗革整頓一復乎聖王之典章特易易然矣有此機會而失之殆天意不欲平治哉後王莽口口談聖事事遵古是心非而跡未必皆乖故其初天下翕然從之但患苛細虐民畢竟亡滅其實在苛不繫遵古也光武中興則削其疵而留其善因以修之此又一機會乃急於回舊一切剗革則過矣余故曰叔孫之不改秦轍光武之剝盡莽政其失均矣

○光武　漢鮑永始與光武兄弟事更始後永行縣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曰親北面事之雖獲罪所不避也帝聞之意不平賴張堪而得解此令人不快更始卽光武之三從兄弟先爲軍中所立分義已定受其封爲蕭王俄又背之卽天子位雖曰事有經權在更始爲叛將聞其爲赤眉所殺則宜哭臨追謚收葬如儀如魏文之於山陽公可矣乃不能自行而怒人之知禮何哉前此王郎之誅大夫杜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成帝復生不可復得天下其言亦大謬郎之稱成帝子虛實不可考而其遺體之爲飛燕所害則明矣亦安知非眞子輿耶在光武覈其不信足矣豈有成帝復生而人心不歸之理此皆英雄括絡圖覇之權不可爲法人謂以殺兄之讎然更始之不幷殺兄弟卽幸耳更始之立部將劉稷怒曰起兵本爲伯升兄弟今更始何爲者又拜官不肯拜更始收稷將誅演固爭諸將勸幷殺演則其死無恠況旣爲其臣敢仇之耶

○釣臺詩　光武之於子陵欲臣而不得放逐之後未聞更有恩數之加忘之也安在乎故舊之義哉方正學過釣臺詩云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

桐江釣煙水。可謂千古絕唱。宋弘所謂不下堂不可忘。便是箭身譏諷。

○漢明帝　漢光武未得意。已云當得陰麗華。艷其美也。初非婦德婦行而云爾。以仕官金吾之說推之。初非盛德之言。旣策郭后。終犯葵丘之二戒。雖托母以子貴。而其實子因母貴也。使明帝苟有太伯伯夷之讓。恐亦無此失矣。何以爲證。其得位。人心大定。猶狐疑未休。楚英之獄。惟務多殺。千載之下。尙云太濫。當時光景可想。意其幸得之心勝而懼失之慮太過也。何其考一連十。考十連百。殘賊之不憚也。余謂廢彊立陽。其事可知。楚英自殺。亦未知其必有。縱未自殺。其有自活之理耶。

○樊英　士之居亂世難矣。修行則名播。名播則禍隨。接輿佯狂。桑扈裸行。亦非中道。孔子所以不取。龔勝之死。有老人來吊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高則高矣。不過莊氏緣督爲經之意爾。或被徵不起名益彰。起而正論禍必隨。循默而退。謗不貲。又或强拾陳腐。相時塞責者有之。君臣上下特以優禮之義。率口稱善。終何所補。其可耻反不若無所陳白也。非但無益。徒長時君輕視儒士之一矣。身旣隱處。必有所以也。夫幼學壯行。非君子之所惡。特世有所不可也。强意妄論。不計觸忤。不亦愚乎。漢桓時。聘處士樊英。固辭疾篤而不行。不得已而到京。强輿入殿。猶不能屈。畢竟辭歸。以其無奇謀異策。談者失望。當時河南張楷謂曰。子始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然則是懼罪而出也。司馬公以華士少正卯歸之。斷以聖王之誅。嗚呼。其可怕矣。是時十九侯新得志。禍敗已兆。故有終守東岡之陂者矣。有至近縣而還。則以帝之不怒也。當時光景。可以默揣。李固之言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魯陽樊君。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流布。豈非聲名太盛乎。此說爲節中之論也。後來黨錮諸人。必爲樊君所哈矣。如華士之少正卯。恐無是理。馬公亦爲此言耶。若然。賢士之在危邦。無保全軀命之術矣。小正卯事。朱子已有說。而疑之。愚亦曰是時魯君無田。只待三家之收賦。以糊口。其亂政胡至若是之恣橫。所列五罪。又不見必誅之義。或者魯臣而實爲季氏之心腹耶。聖人不欲明言。故特以此聲罪。

○左雄問孝廉　漢順帝時。尙書令左雄。建議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左雄詰之曰。若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罷却之。余謂雄於是失之矣。淑之才未必高等。而雄所問。非揀賢之方也。問之以事。其知之深淺可見。若問之以知幾。則雖有顏回之才。孰肯曰我能之耶。使淑却對云我亦優之。則雄其信之耶。縱不能知十。子貢之知二。可棄乎。世之一種庸駑椎樸者。榮古陋今。無所取材。輒曰汝何敢云爾。此可以屈人之言而不足以屈人之心矣。宰相掌陶甄之權衡。奬以翊之。優

以進之。惟恐士之不至。況以言語訶逐之耶。范曄曰漢初賢良方正孝廉秀才。貢士之方也。中興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俗。榮路既廣。窃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托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因時識宜。天下莫敢妄選。斯亦一時之權而矯枉過直者也。

○董卓　董卓之逆心。始於廢昏立明。以國家大計言之。當創殘極亂之際。援立克戡之才。庶幾扶持緒業。廢帝之昏弱。誠不以負荷。陳留王英明優劣可判。故其言曰。每念桓靈事。令人心痛。此說亦足以迷惑一世群情也。然廢帝之時。雖甚於昌邑。而卓之心。初非霍光也。是以春秋之義。雖暗主悖君。一定分而不撓。必書弑逆。不以人之賢愚而有所輕重。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此據義示鉞。非謂君無可罪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惟聖人與道汙隆。無所不可。當大變處大權。或不能慮之於前。終不可以陵之於後也。至於董卓者。可謂行伊尹之事而無伊尹之心者也夫。

○山陽公　堯舜以後禪代之說。自曹丕始。西京之末。王莽自處以承統之義。母死而服緦。及其簒位。不過曰咨爾孺子云云。蓋謂禪受於孺子也。及丕之簒。奉帝爲山陽公。食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帝。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降封爲列侯。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謚孝獻皇帝。以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置園邑令丞。其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子瑾立四年。秋子立二十年。晉永嘉中。爲胡所殺。傳四世合九十六年。是時魏亡已久也。雖周之處微子。何以過此。微子之命曰上帝時欽其郊祀。亦恐有本。此後世之所未見也。其后曹氏。卽操之女也。及禪呼使者入。親數讓之。璽抵軒下曰天不祚爾。後四十一年。以壽終。亦葬以后禮。如司馬之不道。置不論。至於趙匡胤之處柴氏后與子。視此爲何如。令人氣湧。

○谷永　漢谷永附離王氏。依違阿世。得罪名教者也。蓋其平生身計。都出於專攻上身。而托跡權貴。蔑視天災而彌縫世亂也。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士大夫出身之始。一爲人籠絡。便成私臣。而頭出不得矣。可不戒哉。永謝王鳳書曰將軍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置之賓朋之末。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訐。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祭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讓呑炭壞形。齊客隕首公門。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又與王音書曰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忌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言。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詳此文字。永乃已被大恩於王氏之門。而願忠之不暇者也。特此事君。不能免回互隱蔽也耶。如柳宗元之於伾文張魏公之於汪黃。雖有輕重之別。舉不免後世之譏議。彼魏公未値亂亡之極。卒暴臣節稱名相。不然。不免爲附權妨賢

之一谷永耳。子厚當無事優遊之際。勢去而竄死。殆不得與永比。其後來一點悔悟之心。誰得以詳之。特不幸之甚耳。

○蜀漢似東周　聖人。知時變通者也。時有可不可。事隨而遷。聖人之志。本欲舉天下而尊王道。使文武周公之道。行於天下。然當時周既微弱。覇迹遍天下。歷觀諸侯。不復可以有爲。惟魯猶守先王之遺法。或可以一變至道。至其末年。發嘆乃曰吾其爲東周乎。其意已判。無奈於中國。猶冀倡明於一隅也。東都處四逼之地。秦日强大。聖人已燭周轍之不復西矣。商其意。苟有用我者。使魯之君臣。奉天子而東遷。奬率齊滕之君。號令中國。庶幾不失爲一王之統矣。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舍晉而取齊者。齊桓之正而不譎。尙有餘裕。度可以善導歸化故耳。聖人豈爲無實空言哉。周室益東。果有東周之號而後已。天下之勢。可以想見矣。漢之諸葛亮。知此義。其出山之始。其言已定。入蜀之策。鼎足之勢。素判於胷中。故荆州可取而不取。益州不宜取而强取。誠以曹氏之雄傑。挾天子臨諸侯。劉先主不過苗裔匹夫。信未孚於人心。其勢殆同螳臂拒轍。蜀之險阻。足以捍禦外侮。自爲聲教。諸葛之西蜀。卽夫子之東周也。何以明之。觀乎出師之表。畏服曹氏。贊用兵則彷彿孫吳。雖有種種差失。亦疑怪而不敢短。況順風得便者耶。使先主不早定策。則其爲千匀之壓碎必矣。余嘗私窃有憂。我東地小力劣。素號寡謀。狎近强邦。處在四戰之地。斷無撑持自全之理。迫逐窮苦之極。將何歸。歸於嶺南而已矣。嶺南稍有山嶺之隘。新羅千歲之間。都城不移。不比句濟之多患。可以見矣。智術之士。苟能處之有道。南睦北事。皮幣外走。兵械內蓄。國祚可綿。時月可延。此正忠志之士。建立功勳之會也。昔戰國之間。衛獨多賢。故能守社稷。至於秦之二世。我邦三國時。伽倻之微而與共終始。存亡之兆。惟在其人也。

○諸葛南征　諸葛南征。不知何故。如是火急先圖。中原未復。大義未明。何可捨此而求遠乎。五月豈深入之時乎。牂牁南雋。古哀牢之地。險阻路遠。前乎此而未聞有南寇之侵軼。後乎此而又未嘗有孟獲之助征。有功。七反縱擒。勞師損威。其不罹於疾疫死亡。亦幸矣。余謂此必諸葛失策。其始意必將一征而大定。雍闓既誅。孟獲又反。則徒構怨耳。不服其心而構怨。致寇。亦明者之所耻。故於是遷就其行。至於妥帖而後歸。到此亦不得已而如是也。縱使取金銀牛馬。以給軍用。若曰爲此而征。則非計也。此蓋用馬謖攻心爲上之策。然後九年諸葛卒。又後六年。以張嶷爲太守。其下云越雋數反殺太守。爲之初則非數年間事。然則又不可謂南人不復叛矣。余見諸葛南中紀功碑陰銘云萬歲後勝我者過此。此則悔心之萌乎。軍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有自治而待時者。川蜀地形。其中州隔絕。其勢可以割據而自雄。由是而南臨羌僰。亦足以威敵。示之以威。來之以惠。待其懷懼仰治。然後一舉兵而全勝。是爲良策。諸葛之意。後世必有

用兵而不如我之勞費也。諸葛亦人也。豈有百謀而百不失哉。

○王勃論諸葛　陳壽論諸葛云臨機應變。非其所長。後人以其艷服之深。皆謂壽之私怨而謬謗。非也。諸葛之時。所憚者惟曹操。出師表中盡之矣。有曰其用兵彷彿孫吳。孫吳臨事出奇。諸葛之所不及也。唐王勃三國論曰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擧。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亦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里。夜三百里。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以一戰而擒也。坐亡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駈犬羊群。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之矣。此陳壽之句斷而王氏之證成者良是。若使當時。遠斥堠列埋伏。揀銳投棧。則理無不勝。天下之勢八九成矣。孔明亦人也。人則容有所失。而況孟德勍敵耶。故出山之計已斷三分之國。完保一隅。其不合天下。已定於胷中。祈山六出。不過死而後已之志也。

○思漢　西京之亡。天下思漢。世祖藉以中興。自是以後。能一統而傳遠者非一。而未聞有思唐思宋思明。何也。漢去古未遠。懲秦之苛。約法三章。文景尚儉。天下富庶。立孝悌力田之科。民風淳厚。法寬則樂業。風淳則貪息。此所以愈久而不忘也。自唐以後。侈益肆而民益困。天下幸其亡矣。其復思乎。當唐文之世。權歸中官。宰相充位。然王涯之一月俸金。至七十萬。宋之南渡。區區南創。賢如張趙而奢汰益濫。明之閹璫。富皆敵國。擧一可推也。余謂三章之制。在三代興王之際。皆用此肇基。爲後辟之遵奉。殷之末。箕子東封。以八條爲治。所傳者三。殺人者以命償。傷人者以穀償。盜者沒爲其家奴。帖與三章合。地之相距。世之相後。若是懸絕。何其如合符節耶。余故曰古之王者。不如此不興。而漢祖從之也。然則苟有仁人御世。矯百代之弊。用此爲心。思漢之俗。或者復見乎。詩云嗚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是以沒世不忘。

○魏平原侯　晉愍懷之廢。閻讚上書引魏明帝事云。明帝國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愼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宜爲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故事。若不悛改。棄未晚也。此不載於史冊。易樹之君。宜取以爲法。然或嗣子不肖之甚。將不免喪亡之禍。恐亦不可無變通。如唐太宗時太子承乾。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太子令戶奴伺其平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如此者其可以常例處之乎。唐牛希濟本論云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烝民。雖長適之義。其不善者易之可矣。此又不可不思。杜牧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亦無非理之說。

○韋昭　吳侍中韋昭註國語。古今儒家多循用其說。蓋一世之賢者也。孫皓